

第二冊目錄

三 宋別集三

東坡全集。蘇軾撰。一百一十五卷，本傳一卷，墓誌銘一卷，年譜一卷。	一
御制讀東坡全集（清高宗）	一
卷七十一	一
回同官先狀	二
黃州還回大守畢仲遠啓	二
杭州與莫提刑啓	三
回蘇州黃龍圖啓	四
代大中公賀歐陽樞密啓	四
蘇詩補注。蘇軾撰，查慎行補注。五十卷，年譜一卷。	七
後跋	七
樂城集。蘇轍撰。五十卷，樂城後集二十四卷，蠻城第三集十卷，樂城應詔集十二卷。	一二
樂城後集卷七	一二
歷代論一·三宗	一五
樂城應詔集卷十一	一五
秘閣試論六首·王者不治夷狄論	一五
山谷集。黃庭堅撰。內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詞一卷，簡尺二卷，年譜三十卷，附錄一卷。	一五

山谷詞

醉落魄·茶詞

附錄

豫章先生傳

太常寺議謚（陳緯）

考功郎覆議（趙景偉）

山谷祠記（張元稹）

后山詩注。陳師道撰，任淵注。十二卷。

后山詩注原記（魏衍、王云）

濟南集。李廌撰。八卷。

卷八

德隅堂畫品·靈惠應感公像

畫品書後

跋（趙令時）

四 宋別集四

樂圃餘稿。朱長文撰，朱思輯。十卷，附編一卷，補遺一卷。

樂圃餘稿原序（朱思）

樂圃餘稿附編

都講書寄叔父弟姪（朱發）

都講知筠州進春秋表

演山集。黃裳撰，黃玠編。六十卷，附錄一卷。

演山集附錄

宋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贈少傅黃公神道碑

二〇

二一

三〇

三四

三六

四〇

四七

四七

四九

五一

五三

五九

(程瑀)

書演山先生像後(方某)

題演山先生文集後(廖挺)

跋(黃玠)

西臺集。畢仲游撰。二十卷。

卷五

乞捕盜支賞劄子

再代劉摯乞外任劄子

附畢仲衍上編次官制卷目藁劄子

卷九

上蘇內翰三首

上文潞公

上韓左相

卷十二

興龍節僧寺開啓疏二首

道士開啓疏

興龍節樂語

王母隊樂詞

王母迴筵樂詞

信陽軍筵設樂語

樂人迴筵

萬壽樂人隊

祈雨文

祭羅山府君廟文

省祭文

省賽文

告諸廟文

淮南謁廟文

京東謁諸廟文

謁鄭州諸廟文

代壽州李卿祭諸廟文二首

祝春牛文

卷十八

遊子

溪堂集。謝逸撰。十卷。

卷三

題墨梅

竹友集。謝過撰。十卷。

竹友集原序(呂本中)

摘文堂集。慕容彥逢撰。十五卷,附錄一卷。

卷四

朝散郎提舉永興軍路學時可工部郎官制

卷十三

汝州交代郭內翰先狀

沿路先狀

謝先狀

赴闕沿路先狀

代謝向大王轉開府啓

謝錢駙馬加開府啓

題長生妙訣後

卷十四

宗室故左班殿直石誌	一二四
宗室故前右千牛衛將軍墓誌銘	一二四
給事集。劉安上撰。五卷，附錄一卷。	
跋（竹垞老人）	一二六
眉山集。唐庚撰。詩集十卷，文集十四卷。	
眉山集序（鄭總）	一二七
眉山集原序（唐文若）	一三二
忠愍集。李若水撰。三卷，附錄一卷。	
卷三	
奉使太原途中呈王坦翁副使	一三七

五 宋別集五

龜山集。楊時撰。四十二卷。

卷四十

新湖夜行	一三九
哀鴻	一三九
梁谿集。李綱撰。一百八十卷，年譜一卷，行狀三卷，附錄一卷，後序一卷，後跋一卷。	
卷一百三十一	
回福建黃運使啓	一四〇
附錄	
李忠定公謚議祠記祭文輓詩畫像贊總錄序	
（李大有）	一四〇

謚議（葉適）	一四七
覆謚議（宋之瑞）	一五一
邵武軍學丞相李公祠堂記（朱熹）	一五五
祭文	
張浚（三篇）	一六〇
李先	一六三
張守	一六七
葉夢得	一六九
李彌遜	一七一
潘良貴	一七三
李璆	一七七
曾開	一八一
薛弼	一八二
程瑀	一八六
趙令衿	一九〇
鄧祚	一九四
張元幹（二篇）	一九七
邵才	二〇九
徐元德	二一六
輓詩	
張浚二首	二一六
李光四首	二一七
呂本中三首	二一九
張致遠二首	二一九
陳公輔三首	二二〇

曾開五首	二二一
賀允中二首	二二三
趙令衿四首	二二三
張元幹五首	二二四
鄭昌齡五首	二二六
吳岡三首	二二八
畫像贊	
程大昌(附劄子)	二二九
倪思	二三一
陳瓘與衛公書	二三一
陳瓘祭衛公文	二三二
陳瓘與忠定公書	二三三
附葉夢得跋	二三九
附曾開跋	二四〇
附李彌遜跋	二四一
附張拭跋	二四二
附劉珙跋	二四三
後序	
朱熹	二四四
章穎	二五〇
李大有	二五一
鄒應龍	二五六
後跋	
陳彭壽	二五八
黃登	二五九

姜注	二六一
趙以川	二六二
西渡詩集。洪炎撰。二卷，補遺一卷。	
西渡詩集補遺	
鵝湖山	二六五
毘陵集。張守撰。十六卷。	
卷六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二六六
謝除翰林學士表	二六七
謝紹興府行宮賜本府充治所表	二六九
卷七	
賀冊皇太后禮成表	二七一
北山集。鄭剛中撰。三十卷。	
北山集後跋(鄭良嗣)	二七三
檇溪居士集。劉才邵撰。十二卷。	
卷十一	
孟夏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二七六
相山集。王之道撰。三十卷。	
卷二	
和楊德順題袁望回假山	二七七
卷三十附錄	
追贈太子少師王之道勅	二七七

六 宋別集六

龜谿集。沈與求撰。十二卷。

龜谿集序(李彥穎)……………二八一

屏山集。劉子翬撰。二十卷。

卷十八……………二八六

汴京紀事二十首(一、三)……………二八六

卷十九……………二八六

呂丞相挽詩二首(二)……………二八六

北海集。蔡崇禮撰。四十六卷,附錄三卷。

卷十八……………二八八

內中講筵殿改作謝晴道場散罷表(一)……………二八八

鴻慶居士集。孫覲撰。四十二卷。

卷二十七……………二八九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二八九

卷三十六……………二八九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

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王韓公墓

誌銘……………二九七

雙溪集。蘇籀撰。十五卷。

卷一……………三二〇

去年一首……………三二〇

少陽集。陳東撰。十卷。

卷六·附錄

薦劄(吳敏)……………三二三

又(陳公輔)……………三二三

薦劄(洪僊)……………三二六

致書(趙子崧)……………三二七

卷七·附錄……………三二九

贖屍記(李猷)……………三三六

上少陽公死事(吳敏)……………三三八

請祀墓……………三三八

臣寮論汪黃劄子……………三三八

清波雜志(周暉)……………三四二

鶴林玉露(羅大經)……………三四三

癸辛雜志(周密)……………三四六

東萊集(呂祖謙)……………三四八

鼠璞(戴埴)……………三四八

續資治通鑑(劉時舉)……………三五一

少陽先生墓……………三五一

蘇後湖……………三五三

少陽先生恩叙……………三五四

高宗時諺語……………三五五

亦齋程史(岳珂)……………三五五

論少陽先生祠額……………三五七

卷八·附錄……………三六〇

哀詞(許翰)……………三六〇

讀許右丞哀詞(劉相)……………三六六

讀許右丞哀辭(曾季狸)……………三六七

讀許右丞哀辭(汪應辰)·····	三六九
少陽先生像贊(劉宰)·····	三七〇
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李綱)·····	三七〇
哭少陽國士鄉先生有作(張光)·····	三七二
伏讀諫議奏稿有作(王之野)·····	三七二
挽章(張光輝)·····	三七三
挽章五首(葉忠)·····	三七三
哭秘撰先生詩(陳主簿)·····	三七五
哭秘撰先生詩(徐春中)·····	三七五
題塔詞(吳主簿)·····	三七六
挽詞(何元泰)·····	三七七
挽詞(趙時璫)·····	三七七
又·····	三七八
題少陽先生祠(健庵道人)·····	三七九
又(孫應奎)·····	三七九
又(陳表)·····	三八〇
又(失名氏)·····	三八〇
又(陸深)·····	三八一
又(張九徵)·····	三八一
又(湯寅)·····	三八二
又(謝亦驥)·····	三八二
卷九·附錄	
盡忠錄序(李大有)·····	三八三
盡忠錄序(楊一清)·····	三八七
丹陽學宮三賢堂記(陳華)·····	三九一

宋少陽先生陳公祠記(邵寶)·····	三九七
陳修撰祠堂記(劉宰)·····	四〇三
清忠祠記(姜寶)·····	四一一
墓表(林魁)·····	四一五
祭少陽先生文(葉忠)·····	四一八
卷十·附錄	
跋遺帖(劉宜孫)·····	四二〇
跋家書後(陳南)·····	四二二
跋陳歐遺事(周必大)·····	四二四
跋奏議(楊邁)·····	四二五
又(樓瓘)·····	四二六
又(胡攀鱗)·····	四二七
又(樓鑰)·····	四二九
又(秦州野人)·····	四三一
跋遺帖(孟忠厚)·····	四三三
又(劉棻)·····	四三四
跋陳歐二公實行(李統)·····	四三五
跋建炎第三書(王遂)·····	四三七
又(劉宰)·····	四三九
跋遺稿(潘彙征)·····	四四〇
又(樓申之)·····	四四二
又(李大同)·····	四四三
跋諫稿(宋廣震)·····	四四三
跋奏稿(譚粹古)·····	四四四
又(陳鼎)·····	四四六

又(陳埧)	……	四四七
又(羅愚)	……	四四八
又(許元實)	……	四四八
跋遺稿(劉希仁)	……	四四九
又(吳潛)	……	四五一
又(衛价)	……	四五一
又(桂如虎)	……	四五二
又(任哀然)	……	四五三
又(徐畋)	……	四五三
又(陳宗)	……	四五四
又(章琰)	……	四五六
又(伍霆)	……	四五七
又(滕嘉)	……	四五九
又(張介)	……	四六二
又(孫應鳳)	……	四六三
又(趙疆夫)	……	四六四
又(竇忠樂)	……	四六五
又(趙崇禎)	……	四六六
又(王邁)	……	四六八
又(汪濟之)	……	四七〇
跋第三書(印應雷)	……	四七一
又(李憲)	……	四七一
又(朱承祖)	……	四七三
又(高世奇)	……	四七四
又(趙與言)	……	四七四

又(趙孟迥)	……	四七五
又(詹元鼎)	……	四七六
又(許炎)	……	四七七
又(朱文炳)	……	四七八
跋逸傳(江萬里)	……	四七九
跋遺草(李節)	……	四八〇
又(趙時寶)	……	四八一
跋秘撰誥詞(胡儼)	……	四八二
跋贈誥臨終手書(畢亨)	……	四八三
跋建炎第三書(祝允明)	……	四八四
跋盡忠錄(陳沂)	……	四八六
又(孫育)	……	四八八
重訂文集跋(陳炳)	……	四八九
歐陽修撰集。歐陽澈撰。六卷,附錄一卷。	……	四九二
歐陽修撰集序(吳溥)	……	四九二

七 宋別集七

雪溪集。王銍撰。五卷。	……	四八八
卷一	……	四八八
和江子我見送詩	……	四九五
送和斜川詩二首并序	……	四九六
斐然集。胡寅撰。三十卷。	……	四九六
卷十八	……	四九六
寄政府	……	四九九

寄趙秦二相……………五〇八
文定集。汪應辰撰。二十四卷。

卷二十一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陳公墓誌銘跋（張栻、鄭鑑、朱熹）……………五三九

縉云集。馮時行撰。四卷，附錄一卷。

附錄

刊刻書籍呈（李璽）……………五四一

縉云集後序（李璽）……………五四四

默堂集。陳淵撰。二十二卷。

卷十三

正月十七日上殿劄子……………五四八

正月二十三日上殿劄子……………五五六

竹軒雜著。林季仲撰。六卷。

卷二

周希文賦梅次韻三首（三）……………五六六

拙齋文集。林之奇撰。二十卷，拾遺一卷。

拾遺

祭文（呂祖謙）……………五六七

哀辭（李綱）……………五七一

太倉稊米集。周紫芝撰。七十卷。

卷二十

夜半熱甚湖上短歌……………五七七

舟中睡起……………五七七

五月十九日雨中困卧起讀西清錄見其中載歐陽

文忠公與許昌齡事甚異作此……………五七八
即席二首……………五七八

卷二十一

次韻韓伯嘉擬陸龜蒙坐眠行倚食學書吟八題

（二至八）……………五七九

謁顏魯公祠時新築懷忠堂云……………五八一

吳興道中過落石祠廟貌甚嚴榜云唐李英公廟……………五八一

卷三十

戊辰除夜四絕（二、三）……………五八二

卷三十八

雨中讀韓致光詩偶池上鹿葱盛開因效其體

（二）……………五八三

天申節日謁告不赴贊祝擬王仲初……………五八三

題畫蛺蝶小扇……………五八四

卷六十九

爲郡僚祭李刑部文……………五八五

八 宋別集八

鄭峰真隱漫錄。史浩撰。存四十九卷（原五十卷，缺

卷四十四）

卷六

蕭一中親屬補官制……………五八九

童順等換補官制……………五八九

鄭雄換補官制……………五九〇

張振等轉官制	五九〇
賢忠轉官制	五九一
錢卓等轉官制	五九二
曹輔轉官制	五九二
陸德元降官制	五九二
貴友仁等降官制	五九三
趙不悔降官制	五九三
李積落職放罷制	五九四
李守中降官制	五九四
卷十一	
進呈故事	五九五
卷十三	
上壽皇帝表	六二五
竹洲集。吳儼撰。二十卷，附棣華雜著一卷。	
棣華雜著	
敕奉議郎吳儼除通判邕州	六二七
敕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都巡檢	
吳儼	六二八
進竹州文集表（吳資深）	六二八
文肅吳公謚議并勅牒	六三二
宋故朝散郎知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	
公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	
竹洲先生吳公行狀（程卓）	六四五
竹洲先生傳（葛邲）	六六四

竹洲先生像讚	六六七
陳狀元亮贈吳益恭序	六六七
陸伯壽書墨說後	六七一
南軒先生贈別（張栻）	六七四
陳狀元亮與吳邕州益恭書	六七六
陳狀元亮與東萊先生書	六八一
南軒先生與朱文公書	六八二
朱文公與張南軒先生書	六八三
朱文公與汪伯虞書	六八五
朱文公與尤尚書延之書	六八六
又	六八七
鄂州小集。羅願撰。六卷，附錄二卷。	
附錄卷二鄂州遺文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二、三、四）	六八九
育德齋	六八九
養心齋	六八九
致遠齋	六九〇
晦庵集。朱熹撰，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	
晦庵集序（臧眉錫）	六九一
晦庵集序（蔡方炳）	六九八
文忠集。周必大撰，周綸編。二百卷，年譜一卷，附錄五卷。	
卷八十七	
得嶽廟謝宰相啓	七〇〇
賀吏部周侍郎紹啓（二）	七〇二

賀禮部侍郎曾幾啓……………七〇四

止齋集。陳傅良撰。五十二卷，附錄一卷。

止齋集後序（林長繁）……………七〇六

澹軒集。李呂撰。八卷。

卷一

次張文潛龍圖寄黃魯直太史韻……………七〇九

蠹齋鉛刀編。周孚撰。三十二卷，拾遺一卷。

卷十四

送崇長老……………七一一

九 宋別集九

止堂集。彭龜年撰。二十卷。

卷一

應雷雪之異詔陳時政得失奏議……………七二三

卷六

代襄陽帥張尚書論邊防事宜疏……………七二〇

代襄陽帥張尚書論邊防事宜畫一疏……………七二二

卷七

辭免知贛州劄子……………七二六

再辭免知贛州劄子……………七二八

代許國公辭免賜第劄子……………七三一

代許國公乞立班行馬於宗室承宣使之下劄子……………七三一

代某官乞蠲積欠以安縣令劄子……………七三三

卷八

辭免除司農寺丞申省狀……………七三五

辭免除秘書郎申省狀……………七三六

辭免除起居舍人申省狀……………七三七

卷十四

致王母祝聖語……………七三九

天申節祝聖語……………七四〇

象山集。陸九淵撰。二十八卷，目錄一卷，外集四

卷，語錄四卷。

外集卷四

象山先生謚議（孔煒）……………七四三

覆議（丁端祖）……………七四八

象山先生行狀（楊簡）……………七五一

慈湖遺書。楊簡撰。二十卷。

慈湖遺書序（陳洪謨）……………七七三

卷十九

宋楊公伯明封志……………七七七

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七七九

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七八一

宋故孺人蔣氏墓誌銘……………七八四

盤洲文集。洪適撰。八十卷，附錄二卷，拾遺一卷。

拾遺

戶部乞免發見錢劄子……………七八七

又……………七八八

浪語集。薛季宣撰。三十五卷。

卷九

嘲欲借予雜稿者	七九二
卷三十二	
八陣圖贊	七九二
石湖詩集。范成大撰。三十四卷。	
卷十二	
龍津橋	八〇一
劍南詩稿。陸游撰。八十五卷。	
卷十三	
舟中	八〇二
卷二十七	
癸丑重九登山亭追懷在興元常以是日獵中梁	
山下樂甚慨然賦詩予于是生六十有九年矣	八〇二
卷六十六	
北窗雨中作	八〇三
戲書觸目	八〇四

四月二十八日作	八〇四
又	八〇四
卷八十三	
秋日遣懷(七)	八〇五
跋(毛晉)	八〇五
南湖集。張鎡撰。十卷。	
卷七	
敬和東宮春日泛湖韻二首(二)	八〇七
壬寅立春(三)	八〇七
南澗甲乙稿。韓元吉撰。二十二卷。	
卷十八	
戒先酒文	八〇八
易足堂上梁文	八一〇
雙蓮堂上梁文	八一三

東坡全集

別集類二 北宋

御製讀東坡全集

把卷對古人常愧若不及矧實不及者益覺瞠乎立東
坡仙中人禪悅聊自適糟粕為經濟匡陸應避席竄謫
炎瘴鄉山水娛朝夕佳句出貧餓用東坡句道義足困厄雖
多放浪言要不離忠赤瑚璉而江湖千秋同慨惜古今
或同然思之惴然惕

東坡全集卷之十

回同官先狀

幸因聯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遙欣愉良極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啟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搢紳之末
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
披緘驚眩撫已汗惶恭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
道德龔黃之右牢固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

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聲咳之音瞻咏實勞敷宣罔既
杭州與莫提刑啟

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顧惟頑鈍之資豈任繁劇之寄仰憑多可或賜曲全恭惟某官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風于列郡浹厚德于齊民千佛題名昔忝遊從之末三吳按郡想蒙潤澤之餘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回蘇州黃龍圖啟

伏審政成京口詔徙吳都眷惟疆境之隣首被風聲之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仁厚踐揚臺省既久簡于上心偃息江湖尚歷試以民事仰膺殊用以協羣言欣頌之誠筆舌難盡

代大中公賀歐陽樞密啟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為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抃竊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

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于內者皆效節于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于外者皆受制于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為宰臣職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于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為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豈復容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雄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為迂濶擢居大位實快羣心武夫悍卒自以為盡得其才賢士大

夫皆以為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
登庸助率土之歡咏

蘇詩補註

別集類二 北宋

後跋

先世父篤好東坡先生之詩以施注編年不甚分明而踳駁繆盭間或不免覃思積力搜釋融洽餘三十年而乃潰於成藏諸篋笥未嘗以示人也遭值家難余年十二隨侍請室世父諄念此書為一生精力所聚恐一旦溘先朝露將淹沒不彰求其人以付之而未得既而世父蒙

思超雪余侍先人遠成長安乾隆元年余兄弟復蒙
特恩赦歸井里距奉伯父之諱已九年于此矣流離顛
沛之餘東西奔走慙慙靡騁九年偕仲兄游維揚
攜此藁謀諸好事迄無將伯之助既余筮仕武陟
偏災見告陽武河口衝決竭駕駘之力補救不暇
迨被論南還謝絕塵務校理舊業正其馬烏訂其
闕漏先世父遐搜廣覽之苦心未敢云窺其底奧
然是書之本末亦麤畧完備已歲在辛未

翠華南幸迎

鑒袁浦卽以是書繕本上呈

乙覽蒙

恩賜緞四端書留

內府誠人臣不世之遭逢而先世父畢生之精勤九

原可以稍慰矣客歲遊楚是書仍携諸行笈巨浸稽

天驚風激浪一舟掀舞囊勝盡濕書獨安然無恙

自吾世父之渡淮也軒窗盡裂而是書拔洪濤濁

浪而出與今正同豈精靈不泯有神物呵護之耶
今將開雕于廣陵客舍適武林杭堇浦太史來主
講席重煩勘定體益加潔例益加嚴是書一出洵
蘇氏之功臣施家父子之諍友哉回憶園扉土室
之中耳提面示顯然猶在目前歲月蹉跎人事乖
迤余以不肖未能荷承先業閱三十八年之久乃
得節衣縮食辛勤以竟成此志撫今追昔不禁其
涕泗之橫集也猶子岐昌世父季孫也勤學不倦

以詩世其家學方任校讐之役遽以病歿從孫祖
香踵成之句櫛字比以助余之不逮仲兄七倫先
生為是書劬勞擘畫旁皇終夜絀於力而志不得
逞異日得返舊廬荒村老樹之間緡書聽雨醺濁
酒以酌先靈兄得弛其負荷擔可以啟顏而笑矣
乎

樂城後集卷七

歷代論一 并引

三宗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
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
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
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
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

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

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
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
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
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
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
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樂城應詔集卷十一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變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為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

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公之及戎盟于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欲必為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

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閉拒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絕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與夷狄為治之大要也今日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強盛夷狄暴橫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為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

蓋愚聞之聖人之於戎狄也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要以使吾中國不失於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故其屈伸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春秋託始以治天下當隱公之際未暇遠畧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尚可不得而至哉

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我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無休
之說也

山谷集

別集類二

北宋

山谷詞

醉落魄

茶詞

載草堂詩
餘補入

紅牙板歇韶聲斷六么初徹小槽酒滴真珠竭紫玉甌
圓淺浪泛春雪香芽嫩蕊清心骨醉中襟量與天濶
夜闌似覺歸仙闕走馬章臺踏碎滿街月

豫章先生傳

豫章先生諱庭堅字魯直姓黃氏其先婺之金華人六世祖贍以策干江南用為著作佐郎知洪州分寧縣贍生玘玘生元吉元吉始卜築修水上墓兩世于山中遂占籍焉元吉生中理贈光祿卿中理生湜贈朝散大夫湜生庶嘗攝康州贈中大夫公之皇考也公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康州奇之既孤從舅尚書李公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塾見其書帙紛錯因亂抽架上書

問之無不通大驚以為一日千里也治平中兩首鄉薦
遂登四年第調汝州葉縣尉熙寧中詔舉四京學官有
司考其文章優等遂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留守大師
文公才之留再任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先是眉山蘇公
子瞻見公詩于孫公莘老家絕歎以為世久無此作矣
因以詩往來會蘇公以詩抵罪公亦罰金直差知吉州
太和縣改授宣德郎太和號難治公以平易近民民亦
不忍欺會頒鹽策諸邑爭授多數獨公平平耳大吏不

悅而民安之到官年餘移監德州德平鎮公奉佛最謹
過泗州僧伽塔遂作發願文痛戒酒色與肉食但朝粥
午飯如浮法時元豐七年三月也序遷奉議郎哲宗即
位轉承議郎賜五品服乃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入館未
幾除修神宗實錄院檢討官集賢校理逾年除祕書省
著作佐郎朝廷數議除美官為言事者所梗不果又遷
朝奉郎遇郊當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實錄書成
當進一官而回授母夫人李朝廷從之遂君安康邵公

事母孝有曾閔之行安康卧疾彌年公晝夜視顏色手
湯劑衣不解帶時其疾痛痾痒而敬抑搔之至親滌廁
愉浣中裙云遭母喪哀毀過人得疾幾殆既還墓因廬
墓側終喪先是蘇公嘗薦公自代其略曰瑰瑋之文妙
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為實錄云服除除祕
書丞集賢校理同修國史辭疾乞守太平除宣又改鄂
未幾管句亳州明道宮紹聖初議者言神宗實錄多誣
失實召至陳留問狀三問皆以實對責授涪州別駕黔

州安置命下左右或泣公色自若投牀大鼾即日上道
君子是以知公不以得喪休戚芥蒂其中也至黔寓開
元寺摩圍閣以登覽文墨自娛若無遷謫意俄以外兄
作本路常平官避嫌移戎州公一不以介意與後生講
學孜孜不怠兩川人士爭從之遊經公指授下筆皆有
可觀今上登極復宣德郎監鄂州在城鹽稅改奉議郎
簽書寧國軍節度到官改朝奉郎知舒州又召以為吏
部員外郎辭疾不拜上章乞郡得知太平州到官九日

而罷管句洪州玉隆觀寓居江夏公風韻灑落胷中潤
疎初無怨尤談笑諧謔或以忤物蓋嘗忤趙丞挺之而
希合所不屑也公往嘗作荊州承天院塔記轉運判官
陳舉承風旨採摘其間數語以為幸災謗國遂除名編
隸宜州雖被橫逆未嘗一語尤之浩然自得也崇寧四
年九月三十日卒于宜州寓居年六十有一大觀三年
十一月歸塋雙井祖塋之西先配孫氏莘老之女封蘭
溪縣君後配謝氏師厚之女封介休縣君一男曰相一

女曰睦嫁將仕郎舒城李文伯公學問文章天然成性
落筆妙天下天祐中眉山蘇公號文章伯當是時公與
高郵秦少游宛丘張文潛濟源晁無咎皆遊其門以文
相高號四學士一文一詩出人爭傳誦之紙價為高而
公之文尤絕出高妙追古賢士燭後輝前晚節位益顯
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公謂之蘇黃公嘗遊潯皖樂山
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老人天下皆稱曰山
谷而不名字之以配東坡云公楷法妍媚自成一家遊

荊州得名本蘭亭愛翫之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
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草書尤奇偉公歿後人
爭購其字一紙千金云

史贊曰自李杜沒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以比
興自名者然格下氣弱么麼散翫無以議為也宋興楊
文公億字大年始以文章蒞盟然至為詩專以李義山
為宗以漁獵掇拾為博以儷花鬪果為工號稱崑崙體
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公稱太白為絕唱

王文公推少陵為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
間出班班可述矣元祐間蘇黃並世以碩學宏才鼓行
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李杜歌詩高妙
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二
公不然可謂兼之矣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
必右山谷其然豈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
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

文獻

通考

太常寺議證

朝奉郎新除太常博士陳緯譔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蓋言者文也德者實也德稱乎文則文之著乃實之形
也無其實而有其文抑末矣太玄法言子雲之文度越
諸子而卒無以蓋其美新之失河東之文雄深雅健而
比之匪人終身不悔又奚足道哉黃公以文名世人知
其磊磊軒天地者此也不知其真履實踐卓乎不可企
及非吾夫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乎初蘇文忠公見公

詩于孫公覺座上後過李公常于濟南見公詩文以為
超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大振世以蘇黃並稱然
公之學奚止于文哉紫陽朱文公讀東都事畧惜其好
處不載具稱公為孝友蘇文忠公記分寧祠非徒曰瓌
瑋之文卓絕當世而又曰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則公之
平生凡性分所當盡者真無毫髮遺憾矣濂溪周夫子
闡明道學上接孔孟不傳之祕世固鮮有知者雖以清
獻趙公亦幾失之眉睫之間而潘公興嗣銘其墓又止

以善談名理稱之惟公知其人品甚高光風霽月用一語獨能形容有道者氣象惟賢知賢則其為元祐史官也荆公勿令上知之語陸左丞隱而不書公爭辯甚苦辭氣壯厲至目為佞史紹聖間羣小用事追仇元祐史官詔拘畿縣以報所問衆竦惕失據公隨問隨荅弗惕弗隱而謫黔徙戎頓豁萬狀畧無幾微見顏面其為承天塔記也部使者阿順風旨萬千交扇遂有宜州之行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兄者謂公無愧于東都

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公又默誦大書盡卷乃止
則胸中浩然不哀者抑亦可想見矣公之所學如此守
道守官如此公之處生死禍福如此信乎其為有德之
士其可與操觚翰詠聲音響采色者例之乎雖自繼述
之論起公在黨籍率為罪首然自紹興以來褒貶有詔
一時之屈百世之伸也夫復何憾獨易名之典缺非所
以表前哲而風來世謹按謚法曰道德博聞曰文能固
所守曰節公之文名愈久愈著如皦日之行天終古不

滅非道德博聞不及此公之氣節愈挫愈勁如精金之
在冶百煉不磨非能固所守不及此請以文節謚公宜
無歉

考功郎覆議

奉議郎尚書考功郎兼崇政殿說書趙景偉謨山谷先
生太史黃公名配蘇長公當與穹壤相弊既沒幾二百
年節惠未立茲非聖世一闕典與屬有請于朝下太常
議謚文節移考功覆議議曰夫蕭條澹泊者性分之具

而嗜慾深者天機必淺是道蓋出于山谷先生有得焉
先生詞章入神出天巧妙無餘可以謂之文矣先生出
處夷險一致至死無悔可以謂之節矣抑嘗溯先生心
事而得其所以本然者爐香隱几萬慮煙消木落江澄
本根獨在其遺物自得雖覆却萬方陳乎前不足入其
室故翱翔殿館澹然江湖斥死窮山而頽然物化孝友
之行瑰瑋之文非性天之發妙理之寄也所謂御風騎
氣獨立萬物之表蘇長公之言于是乎信尋類取稱文

儷以節以易先生名太常之議是謹議

山谷祠記

前賢之表薄俗之敦也茲祠是已鼓舞幹旋之機微吾人孰與于斯曠而競力各而奮施寧之俗舊矣忠節凜凜仁義藹然寧前後又不僅山谷先生一人風雨晦明鷄鳴喑喑吾民秉彝之天奚俗之能泯患無揚飛雲之大風破頑陰之震霆爾按文節謚議先生文墨之瓌偉妙絕姑毋論已如蔽上諛史之斥鼯寢自若炎荒幸災

之竄幾微不形夫何胸中浩然之不衰又如爐香隱几
萬慮俱消木落江澄本根獨在又何頽然之不化于物
茲其御風騎氣脫屣埃壒之表回視薄俗真猶鷗雅之
嚇鷁鸞燕雀之笑鵙鵬也天下惟風以動之樹此風聲
民何迷之不感俗何澆之不淳茲祠初于寧署甫靖之
時主之者欽差巡撫都憲林公俊贊之者分守分巡王
公綸王公純承之者郡守山陰祝侯漸二守新安江侯
昌而始終成之者節推蘇孰虞山陳侯察勒石紀之者

州守葉君天爵也林公氣節雄天下二王公亦然祝江
東三侯泊葉君皆江右守佐志操之有稱者則茲祠之
建奉先生千古一類人物鼓舞幹旋大風震霆其關係
豈小哉弘治癸亥六月始工是冬十二月訖工材撤諸
經初出諸勸助有租入以永其繼有裔孫以守其祀州
義士王庭蕙陳潛查仲春協力周旋其事云弘治十八
年己丑秋九月中旬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知制誥前經筵日講官會

典副總後學南昌張元稹謨

后山詩注

別集類二

北宋

后山詩注原記

先生姓陳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幼嗜學行其所知慕古學者不為進取計也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業於門元豐四年神宗皇帝命曾典史事且謂修史最難申教切至曾薦為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方復請而以憂去遂寢太學又薦其文行乞為學錄不就樞密章公惇高其義與來見特薦於朝而

終不一往元祐初翰林學士蘇公軾與侍從列薦乃官之俾教授其鄉未幾除太常博士言事者謂先生嘗謁告詣南都見蘇公為私遂罷移潁州教授紹聖初又以餘黨罷換江州彭澤令未行丁母憂寓僧舍人不堪其貧暨外除猶不言仕者凡四年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為務蓋其志專欲以文學名後世也元符三年除棣州教授隨除祕書省正字將用矣改於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之二十九日年四十九友人鄒公浩買棺以斂朝廷

特賜絹二百匹嘗與往來者共賻之然後得歸初先生
學於曾公譽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捨手
卒從其學黃亦不讓士或謂先生過之先生終自謂不
及也先生既歿其子豐登以全藁授衍曰先人實知子
子為編次而狀其行衍既狀其行矣親錄藏於家者今
十二年固未敢忘也衍嘗謂唐韓愈文冠當代其傳門
人李漢所編衍從先生學者七年所得為多今又受其
所遺甲乙丙藁皆先生親筆合而校之得古律詩四百

六十五篇文一百四十篇詩曰五七雜以古律文曰十
百不分類衍今離詩為六卷類文為十四卷次皆從舊
合二十卷目錄一卷又手書之竊惟先生之文簡重典
雅法度謹嚴詩語精妙蓋未嘗無謂而作其志意行事
班班見於其中小不逮意則棄去故家之所留者止此
昔漢揚雄作太玄法言箴賦如劉歆號知文始敬之後
而短毀謂其必傳者桓譚一人而已先生之文早見稱
于曾蘇二公世人好之者猶以二公故也今賢士大夫

競收藏之則其傳也奚待于衍耶後豈不有得手寫故
本以證其誤者則不肖之名因附茲以不朽為幸甚其
闕方求而補諸又有解洪範相表闡微彰善詩話叢談
各自為集云政和五年十月六日謹記

建中靖國辛巳之冬雲別涪翁於荊州翁曰陳無已
天下士也其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絡有開
有塞至于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論事救首救
尾如常山之蛇其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作詩深

得老杜之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予有意學問不可
不住掃斯人之門雲再拜受教明年春至京師賢士
大夫出涕相弔曰無已亡矣雲驚嘆失聲痛恨無窮
洎來彭城求先生詩文且四年僅見一二最後得昌
世所集凡六百五篇琮璜珎瑀貫列大備雲曰幸矣
至寶不沒乃今有獲因記涪翁之語錄以示昌世自
昔名世之士著書立言必賴其徒傳之文中予講道
河汾以續六經房魏之倫皆北面受業及登廊廟不

能顯傳其書卒以泯滅論者至今惜之昌世先生之高弟操行文章雅擅先生之風雖隱約布韋而所立絕人不苟徇合故能蒐拾遺文成一家之言又序先生出處之大節其辭蔚然讀之使人凜凜增慕然先生之道必昌於後世者昌世之力也千載之下可以知其賢矣政和丙申正月甲午元城王雲題

濟南集卷八

宋 李廌 撰

德隅堂畫品

靈惠應感公像

秦蜀守李冰之子開二江制水怪蜀人德之祠於灌口
世所謂灌口二郎者也風貌甚都威儀嚴毅然挾彈遨
遊僕隸整整有功成廟食之氣

畫品書後

趙德麟藏書數萬卷蓄畫數十函皆留京師邸中廌所

評皆襄陽隨軒橐中品也德麟以文章名于時薦聞其名於薦紳士大夫間蓋十餘年比自箕隗將道漢沔東適吳粵遇于荊州畱連餘半年中間從德麟徜徉山水為觴詠登臨之樂無日不然遇佳興則取諸畫次第觀之薦每有評說德麟曰子姑識其語予將質之于他人薦曰畫之為伎下矣能求其意何足道哉然知其說者或寡能盡其心求舐筆和鈇之際筆墨心手相應於繪素之初則靡有不得之矣後之觀者嘗試以薦之說而

求之元符元年七月既望襄陽北津舟中贊皇李廌方

叔書

附李方叔初以文章映照一世其氣韻高遠鑑裁明
當決不待試而後知每展書畫目所寄處便了妙境
余最喜為畫出所藏謝東山嘗謂政索解人不可得
每於方叔始無此恨故所品畫語勝理詣翰墨娟秀
讀之未必見畫而橫陳目前當與吾家諸畫俱入秘
篋或留子孫或落人間皆為無窮之玩元符元年七

月二十一日襄陽官舍趙令時德麟書

龍之承公以書而辭朝自山南歸
後公又外故號此部姑四品蓋臨
余最喜公是生四諸樂東山皆無
當此永終於所居味以二百里
能事志跡跡以次學則以一世長
好書

朱之氏於平之日則三襄陽北
率長中

樂園餘稿

別集類三 南宋

樂園餘稿原序

圖書五厄自古有之為人後嗣而不能明著其先德於
後世是亦有所負焉樂園文集舊百卷家藏古今篇帙
動萬計與夫數世聚族之居堂宇亭榭名花古木惟建
炎兵火之難吳城失守一日剪為劫灰其後獨先生春
秋通志復傳本於他郡僅有全編忠玷處孫列自幼搜
訪樂園餘藁每得一篇必珍而藏之今裒集有年矣它

未有所增益豈非詢之未廣而求之未裕歟伯父都講
痛心疾首之言每竊傷歎思老矣深懼異時墨渝紙與
不能久其傳今雖百卷之中僅存十一然雄文麗藻恐
又將湮沒遂止憑所藏得古律詩大小百六十有三記
五序六啟七墓誌五世譜題跋祭文賦書銘各一類為
卷十捐俸募工以鐫諸木又以志銘墓表國史特書之
傳伯父為先生而作書題表奏附于卷末且以見吾家義
風業儒有所自來而故交名族多為今代顯人必有博

洽君子廣藏遺逸以補缺亡庶使舊編它日再獲全備
亦仁者用心也紹熙甲寅孟冬望日姪孫思序

樂園餘稿附編

都講書寄叔父弟姪

先人自嘉祐八年未冠登乙科俄墜馬傷足弗能仕即
隱居求志居吳門鄉人稱之為樂園先生元祐初諸公
論薦特起於鄉校後召居太學端明蘇公知定州貽簡
留別云措紳喜公疾平歸國以為儒林光但恨出處不

齊止獲一見而已紹聖間復除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
編修元符初不幸不祿於京師自玉堂青瑣及諸賢士
大夫莫不歎息爭挽之以詩翰林承旨蔣穎叔云十載
蓬臧困京轍一竿風月負滄浪玉盃舊學無施設空有
新詩滿錦囊太常少卿張天覺云虛醫照髓難迴數楚
些招魂不救亡又有金殿鸛鷺舊綴行之句起居郎吳
天用云李廣不侯真有命陶潛雖仕本無心奉常簿張
敏叔云薦福未霑新祿米登瀛空帶舊芸香勞生可嘆

昔已死好學共知今也亡自憐身迹同桑戶誰使潛然
淚幾行編修勅令陳子貞云道山歲月徒為爾樂園風
烟安在哉一醺白醪人不見兩行清淚客重來益重嘆
其出仕而不有所施也自少年登科即嬰足疾已絕意
仕官侍先祖少師遊宦周流四方以著書立言為事常
友天下士授春秋於孫明復得發微深肯作通志二十
卷書有贊詩有說易有意禮有中庸解樂有琴臺志自
成一家書又有琴史六卷續吳郡圖經記三卷集古今

文章詩詠為吳門總集二十卷又所撰詩詞賦辯表章
雜說編纂凡百卷號曰樂園集平生尤邃於春秋故掌
蘇庠及太學博士皆講此書往往多流傳於人間先人
以清白遺子孫素不治貲產嘗曰遺子孫以書不賢於
多財者乎遺之以書是教以義也遺之以財是教以利
也樂園所居曾祖母吳夫人所創先大父分得之今與
諸叔父共居者也藏書二萬卷所蓄前輩鉅公及諸賢
大夫所贈書簡筆精墨妙不啻千餘軸又與一時名公

酬唱歌詩賡和篇什集為樂園篇章錄二十卷皆藏于
家唐成春敵人侵浙右吳門失守發與一子縋城而出
竄身於江湖之間望故廬之火慟哭者幾月故生生之
具一無存者與夫所寶書籍先世著述皆為煨燼惟春秋
通志復傳本於他郡僅有全本其他皆莫能追記可
不為痛惜哉平江自車駕巡幸嘗駐蹕焉委樞臣領重
兵擇將守付以郡政十萬生靈恃城池之固可與共守
悉不為去計無何叛將悍卒陽為備禦而陰實結連周

樞湯守相繼而遁是僅閉十萬平民付之賊手以二百
年承平富庶之俗一旦資於毒焰可不為之大哀邪嗚
呼先人之志既不能少施於一時其著為空言者又不
得流傳於後世皆不肖罪逆之所致也天之彰善癉惡
至此乃大謬如是何其荼毒痛苦如此之極也樂園所
存有朋雲齋齋中有數石刻俾同居弟姪滌磨於牆壁
間尚可觀考皆姑蘇前後賢太守部使者與夫鄉邦舊
德宿望耆英之詩猶可傳示好事顧此纔所蓄百分之

一二耳然類而推之亦可以取信於士大夫於先德不為無補也因書其後以呈叔父中大兼寄樂園諸弟姪庶可以知其詳幸博訪遺逸以補其亡真無怠厥志紹興四年五月朔左朝請郎嚴州軍州事朱發謹題
都講知筠州進春秋表

元聖素王之道蓋緯地以經天六藝載籍之傳實同條而共貫夫缺一則不可豈道二而當然臣某中謝竊以周自平王東遷雒邑而姬室衰微詩於黍離降為國風

而小雅盡廢征伐肆出名號僅存聖人傷周道之不行
春秋因魯史而有作筆則筆而削則削是其是而非其
非歷載一十二公行事之當愆以代二百餘年時君之
賞罰非獨示筆削而昭勸戒又將尊天子而抑諸侯于
以明禮樂而立政刑莫不禁戰伐而繩暴亂片言示貶
戮宵人既死之姦一字或褒發潛德幽光之美知我者
罪我者當時有感而終麟在則人亡則書後世遂資於
古鑑故亂臣賊子以之知懼雖言假卜商不能措辭卓

哉大經孰明厥義嗟去聖之既遠悼為說之紛更稽之
左氏則有叙事之長考之公穀則有解經之善啖助之
集解復為之損益陸淳之纂例自較其短長要之探採
其淵源未免互有於得失發明聖師之微旨允歸極治
之熙朝在仁宗時嘗命以師儒迨元祐初復詔以科舉
力贊盛時之治頗號得人之多伏念先臣幸生斯世夙
紹青瑣之業每耽黃卷之書未冠而擢巍科既壯而事
高蹈棲遲樂園閉門著書者垂三十年特起泮宮鼓篋

授業者每數百輩晚被鉅公之薦旋膺璧水之招翱翔芸
閣之雋遊紬繹樞庭之密議雖平生之述作於羣經固
無不該通而終身之討論在此書尤深於凡例其去取
三家當否旁稽考諸儒之異同遠殊董仲舒劉歆向所
治之偏近取孫明復程頤顯立言之要酌以自得之學
著為通志之編屬時論一起于要塗使斯文遂東於高
閣天祐吾道運于昌辰恭維皇帝陛下大一統于創元
張四維而御極下襲水土之治上律天時之和且欲因

文武而憲章又將紹堯舜而祖述首念恢隆於此道聿
先復用於是經立之學宮取以士類所以撫四海而奄
九有是將舉三綱而明五常而臣以一介之微生際千
齡之嘉會早竊科名於俊域屢叨講習於王宮尋常不
陞於箕裘鑒寐敢忘於堂塾因贊部條之暇自貽傳癖
之譏况此難逢實為幸遇追念前人之志覲揚後世之
名與其獨善以傳家孰若迪教而輔世謹涓筆札恭綴
簡編所有先臣某著春秋通志并序凡二十卷計一十

策謹賫詣登聞鼓院隨表投進以聞恭願天度包荒聖
心稽古輔以緝熙光明之學資於施為注措之時或備
乙夜之觀庶少俾於德政倘示諸生之好亦有補於方
來遂忘鉄鉞之誅仰瀆神明之聽臣無任

演山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演山集附錄

宋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贈少傅黃公神道碑

龍圖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都

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瑀撰並

書

徽猷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魯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李擢篆額

布衣韋帶之士懷材抱藝砥節礪行所負者重不自炫
耀而未有所試其為家人所敬者鮮矣況能取知於鄉
黨乎見知於鄉黨者益鮮矣況能有聞於天下乎以孔
子之聖而易于其鄰子路之賢而慢于同門之士自是
而降蓋在所不論也至若嘯咏衡門之下誦詩讀書考
今玩古作為文章脩然自適而州邑鄉閭推為豪傑不
敢或與之齒已而遊場屋學校有司每得其文必以為
之第一而聲名達于九重天子遲見之一旦策士于廷

親擢以冠多士榮問休暢人以未識其面為恨如端明
黃公者是豈易得哉惟漢儒拘于傳注或不見聖人指
歸而隋唐以來窘束詞章文律益下神宗皇帝始以經
術造士公以自得之學溢為文詞超然獨步而遇合如
此非偶然也公諱裳表字冕仲其先金陵人五代時遷
延平曾祖曰護祖曰添考曰文慶皆隱德不仕考以公
貴累贈特進妣吳氏贈高密郡夫人公元豐五年登進
士第歷越州簽判太學博士秘書省校書郎太宗正丞

尚書考功員外郎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徽宗朝遷兵部
侍郎又遷禮部侍郎求外任差知潁昌府移河南府未
行留為禮部尚書閱數月申前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
青州移廬州又移鄆州久之丐宮祠差提舉杭州洞霄
宮政和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起知福州歷二任除龍
圖閣學士於是復以提舉杭州洞霄宮居錢塘至宣和
七年除端明殿學士再領宮祠建炎二年歸始延年抗
章乞致仕轉正議大夫次年八月十八日卒于里第享

年八十有七遺表聞詔贈四官恩卹如令冬十月十六日其子玠以公與夫人同葬于郡之板橋坑先塋之左公襟韻曠遠文詞出于胸臆浩渺難窮而趣詣深奧見于演山集六十卷少有魁天下之志士亦以此期之至仕宦則泊然無心故久而始達晚而油然外服老而超遙物表世故人累不能嬰其中而拂其外與夫銳進而不可說初貪得而倒行逆施者其可同年語哉為兵部時嘗言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天

下無事而為有事之備則可以坐享太平又言雄州弓
箭手趨捷勇健敵人畏憚請增額選募分屯邊郡又言
東南城池頽毀無戰守具萬一奸人竊發懼無以制在
禮部會朝廷議推太學三舍法于天下公謂宜近不宜
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是
後公私煩費人不以為便卒採公言復科舉而日後敵
人之變悉符公所論由是人知公言不見用而身去朝
廷老于州郡其蘊蓄蓋有不獲展者為可惜也性淡於

財利甫終父母喪舉貲產畀二兄而寓跡僧舍不挾一金之資在太學有同舍生遭喪無以為歸計罄篋寄所有資之仕宦俸入未嘗省錄宗族親故貧者多仰給焉頗從事于延年養生之術博覽道家之書往往深解而叅諸日用凡世俗之所競趨而共鶩者公獨漠然無繫累茲其所以享令名遂雅操得遐壽也與娶同郡張氏累贈越國夫人世儒家方居約時事舅姑盡禮祖姑疾病侍藥餌供澣濯備極艱勤宗族嗟服及公顯達閨門

之治不待告詔而悉得指意其生若卒皆先公一年是亦異矣生四男七女孟曰瑜終于朝奉大夫知徽州休寧縣仲曰玘終于承奉郎監管真定府糧料院叔曰琚終于朝奉大夫直秘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季曰玠今為右朝奉郎大宗正司主管宗室財用奉直大夫直秘閣知單州蔡修承議郎河州通判陳詳承奉郎曾紱左朝請郎中書舍人張擴左承議郎監察御史陳積中朝請郎坊州簽判李悱七女壻也詳蓋兩娶云公既葬十

有八年玠謀墓道之碑于舍人張君張君與予善因以見屬予念幼嘗誦公之文固已欽想其風致比遊兩學延平之人多喜道公事蓋樂聞之于是著公平生而系之以詩曰

延平重淵	劍龍蜿蜒	演山崇巔	棲息真仙
靈蹤緬邈	誕降英賢	篇翰星粲	操履玉堅
高標獨立	逸翮孤騫	智叅著蔡	立言世傳
侍從之老	誰或差肩	初終進退	人無間然

孰謂公死 劍逝仙還 藏棺深窆 板橋舊阡

高風遠矣 永懷莫諼 鐫石墓道 垂千億年

書演山先生像後

左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方某撰

漢顯宗有云郎官上應列宿范蔚宗亦云中興二十八
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蓋物生于地精成于天理
之必然以是知嵩陽方外志所述紫元翁繫紫微天官
九真人之一豈欺我哉紫元翁寶尚書黃公冕仲之道

號公世為延平人在熙豐間以文章鳴方未第時曾作
遊山記上達聖聰神宗酷愛其文以為場屋遺才無何
由鄉舉策試于廷遂魁天下頗愜聖意雖經事五朝綿
厯華要每以紫元自稱蓋必有所授之也素愛桐江之
大明洞俾主僧作草菴于其側將為棲息之地遂以紫
元榜之紹興丙寅歲邑宰南昌胡公和仲博雅君子也
得嵩陽之說于其兄總幹基仲即書其事榜于洞中且
塑公像俾寺僧永奉香火暨丁卯歲公之幼子純中得

漕司屬寮巡歷過邑欣聞其說遂趨洞中恭拜焉且屬予叙其事鑱諸樂石予不敢辭故書

桐廬宰胡樞得其兄總幹杞言嵩陽莊念祖所述方外志載張伯端政和中通名謁黃冕仲於延平繼使人寓書于吳仲云平叔自謂與黃冕仲本紫微天官號九皇真人因誤校籍墮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耳潛耀者三則平叔冕仲睢陽于先生冕仲曰紫元真人平叔曰紫陽真人于公曰紫華真人胡因書其

事實于大明洞俾寺僧塑冕仲之像于洞中云

題演山先生文集後

宋興承五季餘風士弊于俗學久矣神宗皇帝以經術
造士崇雅黜浮當是時演山先生首以高明自得之學
溫厚爾雅之文為諸儒倡及射策丹墀天子覽其對而
異焉親擢以為第一由是名喧宇宙學者仰之如泰山
北斗得其片言隻字競傳錄以為楷式殘膏賸馥沾丐
後人多矣歷年浸久中遭危亂先生遺文類多散逸先

生之子孫毫聯縷緝次為家集而他人或未之見也歲
在乙酉先生季子出守盱江諸生聞五馬將入境舉欣
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郡得賢太守乃端明黃公之
裔端明之文吾儕平日恨不得其全而觀之自今可覲
矣公下車累月挺因以諸生之語白之請以先生之文
判之學以廣其傳公曰唯乃治其藁為六十卷屬挺是
正舛訛挺觀先生平時所著則已慨然有經世之意及
志得位顯一篇一詠凝情物外筆下無一點塵埃反如

山林逸士之語其所養有大過人者或者以為謫仙中人信不誣矣仰惟先生之立朝深謀傑識為時著龜所蘊之施百不一二方且守易退之風饗難老之福嗚呼賢矣哉此邦士子讀其書詠其詩視其生平出處之大節而景慕之異時登巍科厯顯仕為名卿才大夫未必不由此也左從事郎充建昌軍學教授廖挺謹題

先君由布衣取巍科厯顯要享高壽自少年已慕清修之道其他一無所嗜好居官之暇日必以文墨

自娛每有著述必高卧腹藁既而走筆成章其流傳于世者人竟以抄錄自後子孫以先君布衣時所為文章相繼編次為家集聚幾三十萬言建炎丁未寓居錢塘會兵亂陷園城中悉皆散亡比冠平凡歷年求訪僅得二十餘萬言其不存者奏議表章居其半竟不能成全集然玠竊觀古經書及後世名人所為文必待聖賢刪削訂正以取重當世如先君之文雖未經先哲去取然皆自得于胸

襟故盡以其所求訪之文釐為六十卷迄乾道改
元初夏玠被命來守是邦會鄉人廖挺為軍學教
授惜其文之不傳請校勘舛訛鏤板于軍學庶傳
之永久為學者矜式敢不敬從其請而書其後云
乾道丙戌孟夏玠謹識

西臺集卷五

宋 畢仲游 撰

乞捕盜支賞劄子

一捕盜之法遇有賊必立重賞購人緝捕立賞既重則
宜人人鬪用智力以應賞格然州縣每有盜賊更一二
十處未見有賊因賞而敗者此非重賞不足以捕賊蓋
州縣給賞須拘條格每有人捕賊到官留連勘鞠近者
一兩月遠者須半年一歲等候獄成然后檢坐條格支
給賞物其該賞之人捕賊到官經隔歲月未有所得或

者過狀陳訴遷延詰難方始得賞其甚者則勾追往返
取問捕賊因依拘繫一兩月費用錢物方始得賞其人
居家各有生計因官司勾追理會賞格往往暫廢經紀
設使賞格不行反成失所故皆謂官司立賞雖重及至
獲賊未必如數皆得縱得所賞亦留滯別有妨廢以此
人人無意捉賊雖見榜揭視為空文今欲乞令州縣各
預請賞錢在逐處收掌遇有盜賊曉示數目召人緝捕
如獲到官見得委是賊人別無虛偽未勘得賊人情狀

先取問捉獲因依不候結解今州縣先次保明給賞與捕緝之人不得淹延追擾如此則小人雖不知理義但見捕賊入官別無留滯便得重賞更相傳告宜有勸募人人鬪用智力捕賊以應賞格故立賞在信行賞在速立賞不信行賞不速不足以使衆非惟今日之當為蓋亦古人之常事

再代劉摯乞外任劄子

臣近兩具表陳乞外任伏奉批答不允及傳宣問諭祇

荷眷寵不任感懼伏念臣備員左右荏苒歲久無補國
政有妨賢路虛叨祿位臣實自知雖聖恩曲賜包涵而
天下豈無指議每一念此寢食不安所以引義自請祈
解重任況今朝廷清明內外無事此時求退非有所避
伏望天地之度父母之慈哀憐允許除臣一外任瞻仰
宸嚴期於得請

附畢仲衍上編次官制卷目藁劄子

按此篇係畢仲衍作

永樂大典附入西臺集中見一萬五千一百四
十九卷第三頁今因宋代官制所繫仲衍無專

集可以編次謹

從原本附錄

伏以周官冢宰之職常以歲終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而其屬小宰則以叙受羣吏之要而宰夫則又以八職待王之詔令其為攷治計功莫不用此所謂八職者自旅以上其治有三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長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蓋六官之正皆有要以考其屬之治而冢宰則總六官之要而考之所謂受其會也王然後察冢宰之所

受而廢置誅賞之可謂約而詳矣以此論之周官之所
謂要會者正今中書之所宜有也由漢至唐曠千百年
莫知議此故有決獄錢穀之問而不克對者創自睿意
俾加纂集臣以單見淺聞濫與編次重以有司凡目多
所未講承詔取索或無以應摛撫攷究僅就卷帙凡為
一百二十五門附五十八行分為六卷內事目多仍分
上中下共為十卷深懼編次失當不足以仰塞詔旨謹
具藁進上如可編寫乞付中書門下令臣依此投進取

進止奉聖旨令各寫一本納執政仍相度分令諸房揭
貼右劄付檢正戶房公事畢太丞元豐三年八月十二
日

第一卷上

文武官員

官目附

文武職具員

職目差遣附

轉官資級料錢選人

官附

流內選格

攝官流外附

文武換官

三年入流都數附事攷

差除官闕都數

諸路員闕

知州員闕

縣令員闕

職司資任

奏舉差遣

奏舉今職官縣令

選人改京朝官

第一卷下

宗室見任官

附宗支

宗室轉官資級

附料錢

宗室換官

宗室賜名換官

附襲封

入內內侍兩省內臣

內臣轉官資級附料錢

文武散官

爵勳檢校憲官賜附

食邑封國

京府節鎮

防禦團練刺史州附

中書五房

樞密院諸房

伎術官

諸蕃人官吏祿

宗室袒免非袒免不該支錢物附

第二卷上

四京諸路州縣

戶口民田附

二稅

丁身逃開合零附

諸色田租

在京總收支

月支錢銀錢帛附

諸路總收支

在京課利

諸路課利

在京歲支

諸路歲支

封樁左藏庫收支

內藏庫受納

尚衣庫收支

布庫收支

第二卷中

在京糧草

諸路糧草

三路約
支附

三路入中

河北便
糧附

封樁糧草

諸路上供

應副諸路

漕運造船

商稅

茶鹽通商官賣

房園

錢監行使錢銅

市舶

諸路進奉

拋買從拋結

排岸附

酒麴

香礬

坑冶

市易

榷場

折博務

第二卷下

常平

經畧司常
平附免投

坊場河渡

平糶

折納
附

賑濟

義倉

戶絕田

水利田

方田

職田

公使

第三卷上

貢舉

武舉附

銓試

試法官

奏薦

諸色恩澤附

進納

僧道

祠部寺觀附

國子監太學

律學

武學

太醫局

官院學官

諸州教授

第三卷下

朝會班制

大禮

賞給附

祠祭

禮科諸內
神祠附

車輅

鹵簿

雅樂

宮架
附

宗室婚葬

國信

西北歲
賜附

第四卷

諸軍班直名額

請給
附

冕服

旗物

鼓吹

驚場
附

錫賜

宴設

使人支賜

夏州進奉
人支賜附

諸司名額

請給
附

兵民

不教閱
保甲附

防院頭口

羣牧

行司諸路
司馬附

川茶

熙河財用

諸路安撫司封樁

諸蕃國

第五卷

律令勅條目

續降道
數附

五等賞格

刑部奏覆人數

命官過犯人數

提刑司捕盜數

赦宥

第六卷

將作監

買竹木附

軍器監

都作附

都水監

淤田官庄附

文思院上界

文思院下界

祗候庫

御厨

法酒庫

内酒坊附

炭場

西臺集卷九

宋畢仲游撰

上蘇内翰三首

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適值知府龍圖內翰請
外將赴汝陰僅得再請候門下而荷眷逾厚知獎更深
殆非後進晚學所敢望于先生大人者也自疇昔違奉
累更晦朔不審即日台候動止何似某待罪河東以託
庇左右之故苟免如昨幸復霑祿食而已不及親養追
念摧感涕慕何言邈未知侍見之期仰惟體上眷倚精
固生理入輔天子以稱中外之望不宣
某去冬至晉郡適當新泰被冠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

期會頗異于平日尋值易帥多故及被旨往河外體量
道路險惡風雪寒苦之阨前此未嘗歷也近以詔使自
京來故且歸太原以待會議中間欲治問起居何如既
欲稍盡區區而復忙擾如此返成稽緩愧恐何勝

向在京師嘗蒙借重舉以自代辱門下之顧有年矣今
日之祿食未必不由平昔之許與而又出力如此區區
感激義當如何惟謹職事甘貧賤庶幾不辱以圖報于
左右伏惟台慈幸察

上文潞公

仲春漸暄伏惟鈞體起居萬福一向以遭罹家難久不通問不自死滅復餘殘骸以就祿食既已到河東即欲叙致以請問起居之何如而適當新秦被寇之後種種多事異于平日未能收率患難荒忽已散之思慮而為竿牘之問遂至後時豈勝愧恐近日河外歸才得定居謹奉前啓布區區萬一仰惟眷憐俯賜諒察

上韓左相

伏自登庸廟堂再貢竿牘之問于左右竊想即闕聽覽
仲冬嚴寒恭惟機政多暇鈞體起居萬福某近蒙恩除
守奉寧已赴治東來道路區區幸免如昨趨覲未辰伏
覲上為宗社精調寢餼副四海具瞻之望卑誠戀祝之
至

西臺集卷十二

宋 畢仲游 撰

興龍節僧寺開啓疏二首

鳳曆司時敬順大冬之候燕謀啓聖慶逢元后之生敢

因甲觀之期虔奉法王之教俸莊嚴之金地誦祕密之
貝文茂契真來仰資睿算伏願皇帝陛下儲神護護體
道穆清百順業臻萬靈右饗合離明而並照如日方中
享椿厯之大年與天無極

鳳鳴當律應大呂之宣和龍德正中合重離之繼照屬
誕彌之令節爰大啓於真來憑覺路之勝因致封人之
善祝緇流並集梵席載嚴課最勝之祕文益無疆之睿
算伏願慈雲高蔭法海同流恢昭燕翼之謀鞏固盈成

之算惟天為大均覆燾於羣生如日之升永照臨於萬國

道士開啓疏

神策授符對三靈而錫羨真樞蘊妙奄萬物以居尊屬
震夙之元辰希音徽而昭事式陳淨醮祇協明科祈道
蔭之有孚祚帝齡於難老伏願皇帝陛下與天函覆如
日正明寶系宏開真風允格羣生在宥共瞻北斗之尊
諸福沓來永固南山之壽

興龍節樂語

祥標虹渚祐帝德以開先夢兆日符續炎靈之丕赫矧
嘉平之紀序協睿聖之昌期震動休符昭明鉅禮萬靈
響答列辟歡騰延景算於無垠對上天之有相號為慶
節永洽純禧恭惟皇帝陛下思道穆清纘圖丕顯體三
儀而建治合九叙以成功駿惠先猷導迎嘉貺甫更嚴
律允屬誕辰樞電焜煌夙契聖神之會需雲覆露普覃
慈澤之均雖重譯之異方亦後天而同禱諒符人欲多

錫帝齡如日月之常升與山河而鞏固誕膺神冊永執
乾符長發流祥遡瞻於濬哲華封善祝欣戴於聖人臣
名肄伶官恩霑帝力處雖匏繫心與葵傾遙望天庭敢
陳口號

王母隊樂詞

燕謀流慶表出震之昌期虹渚開祥協承乾之景運神
人聳扞華夏謳歌類葵藿以傾陽仰雲天而致祝恭惟
皇帝陛下德參天地道貫皇王茂膺六聖之丕基昭顯

百年之成憲人歸忠厚國以太平凡居履燾之間率躋
仁壽之域某生逢盛旦幼慕僊風瞻望闕庭敢陳口號

王母迴筵樂詞

某生居樂土早慕仙風屬舜治之賓門効堯民而擊壤
矧慶誕生之節獲親錫宴之慈調金奏以在庭燦弁星
而滿坐芳樽屢挹妙舞宜陳上奉清歡伏祈靈貺

信陽軍筵設樂語

伏以校讎天祿子雲早著於聲猷厭直承明莊助常均

於出處况身有太平之畧世傳忠孝之名見義則為所
居何陋伏惟知府龍圖有古達節為時真儒智不自謀
動思及物螭頭簪筆早偕侍從之榮烏府上書大正朝
廷之體勵忠誠於皁日比得喪於浮雲天下想聞其風
廷臣無出乎右比達邊瑣暫建軍牙部伍懷思虎符犀
節封疆候吏簞食壺漿處進退以無心履中和而有裕
衣冠動色如仰高山父老行歌自成樂國第恐鋒車之
召不容鈴閣之間化此一方期在旬日玉堂翰墨未賒

內相之行道院琴樽姑盡為邦之樂敢陳口號上悅懽
誠

樂人迴筵

某聞周家忠孝篤燕好於嘉賓舜治文明資弼諧於庶
尹粵千齡之慶會瞻一德之元臣歡備金匏澤均父老
伏况某官受材博美毓德中和休有家聲挺為國器懷
真儒之遠業抗直道於端明天下想聞其風廷臣無出
乎右動思及物蓋奇節之可書智不自謀雖古人而無

愧承宣上德協致太平屬鳴社之享辰盍充庭而飾喜
簪筵座儼簫呂音諧上悅台顏樂部獻曲

萬壽樂入隊

問隊

適見瑞烟馥嶺仙羽飛空儼霓帔以成行鏘佩環而戾
止蕙風飄拂綵馭徘徊合有由來分明敷叙

答語

某等桂籍遺芳瑤池未系採蓮拾翠曾同江浦之羣嬉

回雪驚鴻幼學楚宮之妙舞偶興龍之錫宴類翔鳳以
來儀側聞絲竹之載揚頗識簪纓之共樂願陳薄伎上
侑清歡未敢自專伏候台旨

遣隊

鞠場雨過金埒花飛已呈回雪之容難駐追風之雋嚴
城向暮逸駕爭先再拜旌塲相將好去

祈雨文

方夏早暵秋穡可憂饑疫已萌餒殍在道嗷嗷之衆匪

神孰依謹蠲厥誠再卜靈貺惟神之仁克終厥賜風雲
勃興大雨時至有秋之望則庶幾焉神實可為苟緩無救

祭羅山府君廟文

近以家有疾病奔訴乎神者再焉亦既痊除知神之
賜不腆再訴之禮恭奠祠下尚有後禱神其鑒之使得
居此以事神則敢不奉承重謝靈貺

省祭文

聰明正直民物所依惟時仲春厥有常祀蠲辰之吉將

以至誠神其格思副茲明薦

省賽文

國家拓土九城執俘萬計乃頒聖澤共慶神明申命庶
邦敬修祀事謹涓吉日以答神休

告諸廟文

華原郡介於漆沮二河之間怒濤奔盪侵薄城郭新莧
壞石培而復剝日脧不止斯民將魚今畫地鳩工繕完
凹缺因其順下之性俾就如弦之轍爰諏吉日載興畚

鋪惟神其相之

淮南謁廟文

某被命改使淮甸嘉與境內庇神之休至之三日恭以
禮見於祠下凡夙夜怵惕盡心以稱神之明德者請自
茲始

京東謁諸廟文

某被命改使山東嘉與境內庇神之休至之三日恭以
禮見於神伏惟尚饗

謁鄭州諸廟文

某被命假守於茲至之二日以禮告神而布其即事之意者州郡之常也矧廟食一方民所赴愬苟事神不至則民罹其咎敢不夙夜惕厲盡心以稱神之明德庶幾民無咎焉

代壽州李卿祭諸廟文二首

國家承天有民期於靖治神為有道以相我國家咎異之臣憂實同之今孟夏初吉物生毫髮懋而天示告戒將

動於三光之明故朝廷享大號解繫囚以應答天意更
詔守臣稱舉常祀牲牢品餼皆國所嚴惟神之明尚克
相之

古之爲治者患在奉神之弗蠲訓民之弗迪今天子奉
神訓民罔敢有懈庶幾於太平而亢暘之氣久而弗還
故大啓其室以延太一之祐敷詔方內蕩滌冤繫惟神
著在典禮邦之常祀宜有豐薦以協祉福於民蓋天子
之命也

祝春牛文

神處震方而奠位助木德以行仁主此熙春標於祀典
神其順布載陽之氣緩翔解凍之風民阜歲成繫神之
賜

西臺集卷十八

宋畢仲游撰

遊子

遊子俛眉思歸如飢薄暮雨止歸雲同歸借問遊子歸
將安之有笑無語驅車駸駸

溪堂集卷三

宋 謝逸 撰

題墨梅

朝見一枝吐暮吟疎影寒
亭亭不解語助我青毫端
毫端直似林逋鬼千年萬年作知己
孤山憶有詠殘枝洗盡鉛華對寒水

竹友集

別集類二 北宋

竹友集原序

謝康樂詩規模宏遠爲一時之冠而元暉詩清新獨出
又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詩者於二公蓋未敢有所優
劣也本中竊以爲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此平
等之論也紹興三年秋自嶺外北還臨川去幼槃之末
十八年矣始盡得幼槃書於其子長訥所伏讀累日益
知前語之不謬雖然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

寧大觀間不爲世俗毫髮汙染固後進之師也其文字
之好蓋餘事耳後之學者尊其行并學其文可也學其
文不究其行則非二子立言之本志九月二十日呂本
中書

摘文堂集卷四

宋 慕容彥逢 撰

朝散郎提舉永興軍路學時可工部郎官制

勅具官某中臺六官職總內外考厥官屬必求峻良惟
爾按學雍郊士論嘉尚召真起部俾程百工往務欽承
副予甄獎可

摘文堂集卷十三

宋 慕容彥逢 撰

汝州交代郭內翰先狀

右某祗膺明命獲剖左符久勤望履之誠茲假續貂之

幸載馳長道已及近封行遂參承預深欣慶

沿路先狀

右某赴官支郡假道大邦久勤鄉往之誠茲遂參承之
幸歡欣預劇敷叙奚殫

謝先狀

過沐隆私特貽華翰永言欽佩罔喻誠悰

赴闕沿路先狀

右某茲馳廣陌將邇高閤敢修竿牘之儀少布腹心之

懇瞻依正劇欣慰預深

代謝向大王轉開府啓

榮奉殊恩寵陞峻秩儀均臺輔品冠文階帝詔誕敷物
情均慶伏惟某官性資淳懿氣守中和貴列戚藩夙著
清通之節賢為國器居多謙抑之言聲猷愈隆眷禮增
渥迺自將旄之重進兼公衮之華某叨備樞廷阻趨賓
館偶缺修於慶牘致先辱於台書感悚交深敷陳曷既

謝錢駙馬加開府啓

清輝絕俗令德映時毓秀儒林早擅藝文之富揚芬戚
晚動遵禮法之嚴

題長生妙訣後

和六年季秋朔大享明堂祀上帝某以刑部尚書攝初
獻同亞獻禮部尚書姚伯受奉俎兵部侍郎宇文仲達
前一月致齋於祠所仲達語及養生手錄此書示某戒
非人勿傳云

摘文堂集卷十四

宋 慕容彥逢 撰

宗室故左班殿直石誌

左班殿直叔篆元祐二年正月十六日生崇寧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享年二十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曾祖德彝故潁川郡王祖承錫故鎮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父克稟故襄州觀察使襄陽侯謹誌

宗室故前右千牛衛將軍墓誌銘

宗室田之字耕道深州團練使承訓之曾孫昭化軍節度使馮翊侯克孚之孫安化軍節度使觀察畱後高密郡公叔建之第四子也母曰永安縣君晁氏熙寧二年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累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勲上護軍爵開國公崇寧三年坐法廢五年四月十六日卒享年四十有二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娶鄭氏封仙源縣君先君一年卒子公式三班奉職三女在室銘曰名秩之寵自其幼時終以無祿嗚乎可悲

給事集

別集類二 北宋

按本傳行狀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中更兵燬釐其存者為五

囊從劉考功公戡借抄二劉長史合集元禮只得半部而已康熙壬午福州林孝廉吉人抄此本見寄乃得其全竹垞老人識

眉山集

別集類二 北宋

眉山集序

君子所貴於文者以與道俱而已詩以道志書以道事
春秋以道名分易以道陰陽此之謂道易順而書險詩
詭而春秋質書之全經不用也字而詩復須韻以成章
此之謂文文非道無以立訓而垂世道非文無以示人
而行遠堯舜禹湯周孔孟皆明道立訓之文雖秦火洞
然傳之不絕其後楊雄韓柳之徒復著詩能文柳雖少

時嗜進不擇所附以至於僨然能學道自勵贖咎滄非其文攻砭世盲有補教化故卒配韓以傳若士之見道不明與雖明而無守文不主道但求其工或道有不足其文僅能給用非沛然有餘無以自立自著則雖聞於一時亦不傳於後世然則文之與道如耳有聰目有明血有氣形有神要之不可斯須遠離然後盡善此學者所當知也眉山唐先生名庚字子西政和中謫官嶺南予邂逅識之往來相好也其文實與道俱觀其文則其

為人不論可知屬意遣詞必存藥石之道或以箴世或以自明體高而妙詞嚴以精或者以為殆近短澀非也以予觀之正如萬頃之瀾浩然東下崩騰曲折盡水之變終而覆之纔數百言爾此其所以為奇天人談妙于元珠四老奕碁於一橘可謂小乎其習中如此使攄之世則善然自謫而哀連蹇以至於死有志之士所為哀之韓退之謂柳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意必不能自力以傳于後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于一時以此

易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西謫官七年詩文益多而工其得失蓋類子厚予始疑近古以來文字有傳皆須科名之崇爵位之顯或大人先生能輕重人為世所信者稱之其勢足以相因而後傳如子西則不待三者惟太學之士得其文田已相傳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丐其本而刊焉士方留意于時學萬音同律始得為醇佗文若不適用不足愛乃今不然嗟乎文章果天下公器子西誠豪傑之士太學誠賢

士之闕哉子西與予俱喜詞章山川遠阻則寄語酬唱
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同好出世間法予謂子西金
屑雖貴著眼成疾文章習氣盡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
人耳子西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
世尚未晚也坐客嗑然而笑嗚呼行成于思業精于勤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子西文章博雅超詣執神之機為
是故也學者有意于傳則以先生為法宣和四年五月
朔日鄭總撰

眉山集原序

味道者不以聲色論文亦如之道散學非一家言日出而無窮君子病焉昔之人惟其所得於此而寓之於彼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莊周曰是其言猶時女也周書諷詭連牝無端崖而自好如此不誣也陶靖節非隱非仕不以萬物之變易北憲之涼即其詩豈與魏晉同其聲色哉惟先君自幼承學於皇大父若與蜀先諸儒異轍也既仕矣始紹聖訖政宣名益高身日

益困折家君嘗謂所知曰後世有揚子雲此復何憾嗚呼昔子雲亦蜀人仕漢不遇比歿且無子今其傳非以書故耶先君視子雲年與位皆未究先君有不令不肖之子雖存而太元不傳他日徒因其書之遺質諸父兄見聞欲少發其端緒而家難流落復多散逸不果嗚呼尚忍言哉嘉祐熙寧間皇大父淹有盛名於西南學者爭宗師之益昌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訢荐諸朝不報其徒益興蜀先張氏蘇氏中分魯至其推明六經謂易詩

書始著乾坤君臣夫婦之正禮樂藏諸用春秋謹其變
繫詞之旨微夢奠不發春秋之作盡獲麟無褒獨推原
孟軻氏而繫然負異于諸儒者如此先君年二十擢第
四十南遷五十而死其流風甚遠其樹立甚大故其於
文章皆懲世漫靡多所矯拂扶雅黜鄭不為苟作當是
時如操南風之絃以遊北里雖濫吹雜然衆寡莫敵而
平和大雅之音厭服于人久而愈信令其傳如存舊如
辨同實熙豐以來黨事以之如議賞如察言實宗觀以

來邊釁以之宣和中朝京師燕薊始事公因作韓忠惠
公傳斥其非幾以身殉焉是又豈空言哉嗚呼昔魯大
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叔孫穆子曰是謂不朽始先君
携束書度嶺閱五年而後歸世皆憐其窮惟其身方擯
斥且死而其言率憂深不怨如贊曲江論憫俗君子讀
而哀之亦曰是千載之表微也先君歿後四十餘年羅
浮之人乃相與竊竊然尸祝而俎豆之于今不忘然則
先君子雲之嘆與叔孫不朽之言所以期之後世者復

何如哉復何如哉紹興己卯歲立春日左朝奉大夫權
知饒州軍州事男文若謹書

忠愍集卷三

宋 李若水 撰

奉使太原途中呈王坦翁副使

舊持漢節魏前人消息傳來苦不真五鼓促回千里夢一官
妨盡百年身關山吐月程程遠詩界含秋句句新孤館可能

忘客恨脫巾聊進一杯春

案北詩原本不載今據
三朝北盟會編補入

龜山集卷四十

新湖夜行

平湖淨無瀾
天容水中煥
浮舟跨雲行
冉冉躡星漢
烟昏山光淡
桅動林鴉散
夜深宿荒陂
獨與雁為伴

哀鴻

哀鴻常苦饑
悲鳴垂其翼
朔漠曉霜寒
江湖晚烟暮
乾坤一網罟
高飛亦何益
日暮無與羣
驚風暗沙磧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一

回福建黃運使啓

伏審運使大夫光奉宸恩遠臨閩郡方下車視事之日
有褰帷攬轡之風士民歸心江山增煥顧茲衰病方託
庇庥未遑尺牘之修先辱華緘之貺具為感愧罔既敷
宣

梁谿集附錄

李忠定公謚議祠記祭文輓詩畫像贊總錄序

天下之公論出於天下之公心小人無公心君子有公
論先太父厯事三朝在政宣則論水災而贊禪議在靖
康則卻敵騎而全都城建炎中興首居相位則進忠賢
殛僭偽寬民力變士風積穀儲財招兵買馬罷絕通和
專務繕守逮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
西衛關陝南葺樊鄧誓將不去中原必還二聖其大忠
大勲固已貫神明而塞天地天下匹夫匹婦莫不知之
然當其進用也言未盡行功未迄就而竄責隨至政和

則有沙陽之貶靖康則有寧江之行至建炎則竟寘於
萬里鯨波之外其後雖皆復召用而濱於九死已屢矣
蓋其生也悲惡忌嫉之方殷小人各以私心而讒譖之
故也逮及堯謝也陳詞而祭哀歌而輓遠者數千里重
者至再三而詩篇或累十數鋪叙紀述顛末畧同後數
十載表祠者為之記奠祠者為之文瞻像者為之贊天
子又命有司節惠來上而太常考功得以大書特書定
錫今謚視前之歌詞於其大節愈益章較蓋其沒也悲

惡忌嫉之已釋君子得以公論而發揚之故也自古及
今天下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而小人嘗右君子
嘗左故治世少亂世多使大父於三朝眷遇之時在廷
而皆君子則公論明於上不惟其身安於朝堂國家寧
復有戎敵侵陵之禍哉而政和則王蔡主開邊靖康則
唐耿主和議建炎則汪黃主僞命且力進遷避之謀皆
得政用事其徒實繁志趣不同怨惡忌嫉無所不至一
時公論壅遏於下故忠愈著而身愈危勲愈高而謫愈

遠而南北竟以分裂蓋棺之後君子有意於斯世者始
咨嗟太息托諸空言以抒風憤則未如之何矣然公論
者天理也小人雖能屈之於一時君子必能明之於萬
世在公論終不可得而泯顧小人亦何利於此哉剝之
上九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大父釋之曰小人之剝君子能剝其身使困窮以至天
下危亂而已豈能剝其道而絕民之思哉小人以剝君
子為利而不知所以為害剝至於極天下危亂則小人

亦無所容其身矣其所以剝君子者乃所以自剝也觀
大父與王蔡唐耿汪黃之事不其信與大父之薨也輓
奠哀詞凡數百篇先子錄藏於家大有今擇其深切著
明者並集謚議以下得六十有九篇合為一表餽本傳
世使覽者知小人之私心卒不能勝君子之公論而大
父之忠勲雖當時見掄而後世愈明非敢為私家幸蓋
重為王國惜也始大父之謫沙陽蓋自左史了翁先生
貽書即許以狄梁公及李文靖王文正事業又於曾大

父衛公書問及奠文中數數稱述晦翁先生後大父之
沒三十有七年而叙其文又十有一年而記其祠序則
論天人氣數之相盪記則述君臣義理之本然感慨發
明殆無餘蘊兩先生天下公論之宗主也故大有哀次
大父既沒諸君子所述於廷議錫謚之外取詞記以為
之冠而特繫以大父存日了翁所遺書文者蓋欲得兩
先生之言為一編公論之終始以垂信於後世至於晦
翁先生之序則已並正獻陳公之文刊諸奏議篇首云

嘉定元年十一月朔日孫大有謹序

梁谿集附錄

謚議

葉適

議曰始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灾斥為監當而抗直之聲震於天下矣及幹离不來寇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而敵以退卻然其留割三鎮詔書擊女真之歸而募兵以防其

再至皆為同列沮之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
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事河北河東錄堅守者建
遣張所傳亮往援接之乞辛襄鄧以繫人心而無走東
南使周望傳霽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清
也公方除京黼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
多中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而敵不敢
鼓行入內地矣而讐恥因可報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
罷去迄其後常疎外坎壞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

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為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志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死彼其有所顧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為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以京師之禍公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譽敵人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譽敵人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為謀詳慮密而謂

公為畧而疎自以為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為輕銳而喜
事其怙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為世所賤侮而以公
之能尊君以身徇國為人望所屬者謂為朋黨要結以
自營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為失策矣則公之
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
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亦必至久而後論定是從古
以然者也公之沒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未有以大
異於前日也何歟孔子稱管仲一匡天下民受其賜考

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
媿於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
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為公謚謹議

覆謚議

宋之瑞

議曰當禍變搶攘之際有能忘身徇國謀定大事慨然
以天下之重自任誠可謂不世出之材矣然而功業濟
否關乎時毀譽愛憎存乎人要未容以輕議故孟軻論

創業垂統至成功則歸之天而揚雄答或人是非之問
亦以謂衆言淆亂折諸聖審乎此則故相李公之行事
可不待校而明矣公平生大節載之信史論諫匪躬形
於奏議至於釋誣辨謗追誦忠烈則具見於宗工鉅儒
之文固無俟易名節惠而公之沉寃滯痛已昭揭乎日
月之上矣况泰常鋪叙顛末又若此其備而考功尚奚
辭焉雖然姑試掇其遺論之嗚呼靖康之變天地傾覆
使吾國稍有人焉決不至是一時訐謔廟堂之上者類

皆患失鄙夫曾無遠慮寇至則割地以請和師退則弛
兵而撤備又其甚則乞幸江南以避敵區區自謀第不
過為全軀保妻子計其視宗社阽危君父蒙辱殆無異
秦越之肥瘠惟公剛正慷慨憤氣填臆獨持戰守之說
力排羣議雖中外翕然莫不恃公為砥柱而同列交忌
日思所以去公者矣方敵騎既遁而復來都城始堅而
終潰公之謀用與不用此智慧所知也惟是兩河之役
議者往往不能無惑嗟乎太原之圍自二种敗衄譬猶

膏肓之疾已不可為在廷之臣顧豈不曉特怒公不肯
割三鎮以講和故乘危抵巇使之送死此顏真卿使李
希烈之意也況是時朝廷議論不一號令不信節制不
專大類唐九節度之師雖以李郭為將莫能成功則公
之獲罪蓋亦其勢然也雖然向使公言聽計從旁無冒
忌則國家豈復前日之禍而公之功業為不細矣君子
於是乎歸之天高宗中興首命公為輔相進對之次玉
音嘉獎謂卿忠義勇畧靖康之際宣勞為多特為同列

所不容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禍故如此然則公雖為
朋姦黨惡毀短中傷而聖言炳若固可折衷而無疑矣
大槩士大夫之患在於責人太詳持論太峻故公之公
議久而未伸今泰常以忠定二字為公諡庶不沒其實
謹議

邵武軍學丞相李公祠堂記

朱熹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為小官即

切切然以天下事為己憂宣和初一日大水猝至幾冒
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為言
者公時適為左史以為此中國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
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歲乃得召還則敵騎已入
塞而長驅向關矣公復慨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
言未及發而大計已決敵圍既迫羣小方謀挾至尊犯
不測為幸免計公又獨叩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
退敵兵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

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召公
為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維所以脩政
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備蓋方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遺
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遂將扼據形便
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宮之勢而小人有害
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矣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
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德命教此邦謂公之忠義壽畧
海內有志之士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

能道其萬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肖公之像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安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繇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而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

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
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
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
有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熹喜聞其事而樂推其
說以告軍之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猶復誤
有平日之壯心也十二月癸巳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
華州雲臺觀朱熹記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呂勝
己書朝奉郎權知邵武軍兼管内勸農事賜緋魚袋侯

彥繩立石

祭文

張浚

惟公奎躔孕秀崧嶽降靈奮百世之英風推一時之豪傑
頃未冠字事親行古人之難迨展壯圖許國任天下之重
著直聲於左史決大策於泰常遡登侍從之班爰極將相之任
凡三朝之厯事惟一德以自持雖屢逸於祠宮實乃心於王室
每當艱危之際力陳忠謹之謀慨

功名未副於所期而泉壤遽成於永訣浚竭來假守載
獲親仁備聞雅論之餘益佩成人之德豈謂云亡之嘆
俄興契濶之悲念一老之弗遺徒自嗟於交臂倘百身
之可贖其孰憚於捐軀惜涕泗之無從具醪羞而致薦
明靈不昧昭鑒此誠嗚呼哀哉尚饗

又

惟公挺秀特邁往之才歷輔相有為之日定大議決大
策氣壓嵩華忠貫金石聲望聳於朝野風稜動乎蠻貊

隱隱然可與鎮輕浮而靖患難堂堂然可與當大事而
定社稷勲業未就志願未伸辭機政而退處久居外以
均佚憂國之言屢沃帝聰愛君之心不忘王室措紳士
夫幸公春秋之未高神明之無恙望公秉鈞軸而在相
整車書而混一何斯民之無祿棄人世如陳迹聖主興
不憖之嘆蒼生動云亡之戚浚躡朝路於後先慕義槩
於疇昔偶此承乏復遂歟密聞急計而驚悼為清時而
嗟惜再陳薄奠涕泗俱出尚饗

又

嗚呼哀哉公之碩德重望著人耳目重惟天生英傑蓋
將以為一世之用胡不假之以齡俾遂康濟涕泗交頤
為天下惜竭來此邦公不我棄促席之言諄諄在耳憂
國憂君念念莫置天分罔測不祐忠義薄酒菲殽聊寓
誠意尚饗

李先

天之生材實勤實艱涵濡成就數百年間材不克施用

鮮得究天實尸之誰任其咎英英淑靈夙播其聲秉筆
珥貂左右天庭宣和初元不戒於水浸淫郊墟極目靡
迤下罹其瘼政失厥理衆言罔聞公疏力詆洪惟徽宗
知公國士不大用之以遺聖子煌煌靖康維天龍飛置
公近輔畧見施為彼敵渝盟羣議方洵避冠請和使者
接踵九鼎泰山公屹不動止輦之功如冠平仲於穆天
子夢想耆英馳詔江南走駟以迎謂言舊老曾莫如卿
其遂相予底於丕平公拜稽首天子聖明孽臣姦驕尚

竊寵榮正衙論奏卒服大刑建都定邑足食練兵經畧
中外以次舉行天子垂衣信如權衡壬人在朝惡直醜
正一薰一蕕勢不可並所試幾何坐此幽屏平生所懷
尊主庇民三進三屈終莫得伸拳拳孤忠誓不忘君事
有可否引義力陳憂憤激烈至於沒身嗚呼哀哉我之
與公初未相聞以言觸罪攜孥南奔傾蓋定交情踰弟
昆我官栢臺公正樞極龍鸞差池步武咫尺負罪竄斥
相望江湖金玉之好風雨不渝公歸廟堂英俊必錄流

落之餘亦綴名曰申伯于藩樊侯就國懷哉若人退一
何速公遷嶠南洎于復歸書札相尋絡繹荆扉公請造
朝我在從列冠蓋迎門獲厠下客蘊結莫伸一見冰釋
洪都之政不苛不私有如峴首只今懷思頃持帥越寶
踵公規政若畫一人焉得遠離合艱難垂三十載丹心
不磨耿耿終在庶幾公歸復冠鼎鼐公之仲弟持節司
刑有請于朝歸唁其兄來未逾時忽聞公薨扶服赴弔
握手涕零懷安之岡卜云其吉山佳水長永閔幽室闕

越相望莫與執締巍巍公堂馨歎依佛猗嗟公靈沒而
不亡風馭雲虬來從帝傍終天之訣舉茲一觴嗚呼哀
哉尚饗

張守

惟公識洞古今氣涵宇宙高明之學成於夙習經濟之
具得于天資進讜言於羣邪拱默之時定大業於國勢
阡危之際赫然偉望著在兩朝逮上聖之嗣興冠羣臣
而入輔規模甚遠經畫云初俄讒譖之陰乘遽飄零而

遠引落落難合豈容爰盎之居中惓惓不忘何愧畢公
之在外嘉猷必告哀詔屢頒謂宜適歸上宰之班永弼
中興之運國之不幸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公之用也不
究其施公之賢也不得其壽輟朝興一老之嘆告第冠
三孤之崇雖極哀榮曷慰存歿惟是高明大節揭日月
以爭光爽氣英姿照丹青而不朽守從游固久辱眷尤
深歎緒論於閩中接遺踪于江表醉吟綠野永懷杖屨
之餘歎諾黃堂猶奉教條之舊驚呼奄忽想像平生寓

哀以辭有隕如瀉嗚呼哀哉尚饗

葉夢得

嗚呼天之生材靡不為時人之相天視時則為禹稷之功自彼溺飢世苟我須攝衣疾馳宣和之末國步甚危肉食盈庭孰先肯持公奮下僚如著如龜自任以身獨決大疑入踐政塗爰整六師衆志用寧惟公所施天子踐阼皇圖再基為民擇相曰予非私公來自南如楫得維凜凜在朝百辟是儀闢其榛荆既翦既留僭偽既誅

人罔間辭退即于間方壯未衰公哀斯民一念弗遺抗
疏屢間如痛在飢卒其前懃尚公來斯云何憇然儵去
莫追一疾弗興行道共悲嗚呼哀哉臨難之忠不擇險
噦邁往之氣掌握四夷我縱我擒我招我撫公志之堅
金石不移嗚呼哀哉昔先君子實我見知定交忘年豈
惟肩隨識公未仕如豹管窺見公登庸勒勲鼎彝曷云
老矣哭公涕洟公如鳳麟世孰可羈誰其起公公來無
期湖海相望莫泣總緯緘辭寫心尚公鑒茲尚饗

李彌遜

天生忠良必有所付公仕於朝逢國多故奮身百僚易
人所難入告之謀轉危為安既登鈞衡遂總兵柄老師
宿將俯首聽命大敵叩關不日去之彼都人士微公則
夷建炎龍飛公位冢臣誅鋤逆徒王道以尊視彼寇讐
弗與共戴義在必報一置成敗嗚呼哀哉公乎有國有
君以身衛之有社有民以身任之有兵有戎以身令之
姦回險佞退而抑之忠鯁端毅之士則爬羅剔抉進而

激之道之將行國之將興天其或者佑此老成胡不慙
遺上為列星揀折棖崩何以支傾義士忠臣心摧涕零
武夫捍卒拊髀失聲噫公視僕總角之交久而益親貴
而不驕五十年間若出一朝向來見公酌酒我流願言
卜鄰同老漁樵他年北歸有些可招哀哀我心鬢白為
彫雖然公之生也不有其身至大之氣塞乎宇宙不倚
之節信乎鬼神令閒廣譽極榮於儒者獨行特立追美
於古人其遊乎世如長翮大翼乘風奮迅不可得而親

至其死也不病不惱不恐不怖屈伸臂頃奔逸而絕塵
夫死生知不足以累公則僕尚奚悲乎而緘辭千里寫
此一痛者公之云亡有國有君孰與衛之有社有民孰
與任之有兵有戎孰與令之姦回險佞孰與抑之而忠
鯁端毅之士孰與激之耶嗚呼哀哉尚饗

潘良貴

嗚呼哀哉運遭百六外患未衰夫何此時哲人其萎訃
音一聞匪獨搢紳太息而流涕雖愚夫愚婦亦莫不感

嘆而歔歔嗚呼哀哉頃在宣和諫官失職大水驟至都城
危慄公吐鯁論義形于色流竄荒裔不變于德靖康臨
御強敵于時窺我龜鼎累卵之危公以談笑起而揮之
羽扇一舉長敵解圍提師百萬號令中堅寶帶宛馬英
風凜然時分不利喪吾左旃公則引咎退歸林泉主上
初載灼知忠義麻制告庭首登相位當是之時安危所
繫公別邪正如草偃風坐致九有諸侯會同功未及成
橫論紛起乃身在外去國萬里上既感悟公則遙歸均

逸於外付之方維湖湘之間盜聚民移公手撫摩且蕩
平之唯彼南昌襟帶大江公作屏翰綏懷遠方小人利
口肆為巧詆公懷惕然歸伏田里蒼生徯望謂公復起
云胡奄忽而止於此嗚呼哀哉孰謂如公之光明碩大
抱經綸康濟之業而竟不得施乎孰謂如公之巍巍堂
堂慷慨義烈而功不及於中原乎豈顏之夭路之壽在
天者固不可得而測乎抑亦下視塵世御風騎氣而與
造物者友乎嗚呼哀哉死生有命成功在天彼寓形於

宇內安能比金石而永堅惟志氣宏遠道德混全茂烈
元勲照耀簡冊英聲偉節震動幅員雖既歿而益顯可
以垂光於千年也顧殄瘁而興嘆公亦何憾於斯焉惟
我剛褊世人所棄淮甸見公公時未貴把酒笑語通夕
不寐自是一別十有五春捧教墨之盈笥望聲光而莫
親念茲焉而永訣徒涕下而霑巾嗚呼哀哉引領望闕
道阻且長弔不在斂祭不在堂遐想精爽沒而不亡緘
辭千里奠此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李璆

惟公間氣所鍾為時而出英姿本於天挺當代推乎人
傑蓋榱桷豫章寶大廈之奇材而駢駟駟真汗血之
駿骨弱齡學官文采煥發射策高第榮耀簪紱仕歷三
朝志堅一節精誠貫乎金石貴名齊乎日月惟自任天
下之重故以安社稷為悅曩神京之巨浸民戒備乎舟
楫時秉筆於螭陛陳變異而激切鳴朝陽之一鳳百鳥
寂兮結舌懷孤忠而去位廿七年之貶黜屬宣和之內

禪適賜環而在列洪惟徽宗與道同體兼忘天下視如
棄屣盛德之事世歸美之孰建大疑公實啟之不次而
用機政委之彼敵不情犯我帝城妄求釁隙以就要盟
公議不辱確然力爭需大臣以為使獨奮身而請行以
至止大駕之出狩鎮羣情於未寧雖豺虎之貪肆亦心
服而膽驚炎運中興真人應世首馳名駟擢登端揆黔
黎引領望公之惠斲銷百六之厄輔成九五之治公則
區別忠邪判折是非議都襄陽以扶國勢繕兵選將以

揚士氣百為將施羣毀隨至浮滄海之不測嘗險阻而
既備明明天子念功起廢屹然長城寄重連率食足兵
強所至受賜而公身則在外不忘獻替奏疏數上皆國
大計雖存王室之心莫甚流言之畏嗚呼哀哉氣足以
抗羣鋒之暴而不能勝同朝沮撓之謀望足以增本朝
之重而不能安近君弼諧之位義足以激忠臣烈士之
心而不能逃陰邪中傷之巧言聲足以重沒世無疆之
休而不能弭平生怨仇之謗議天乎人乎其命有所制

乎公之於時不為不逢公之於國可謂盡忠其在相位也
不得以展盡其經綸之才而釋位而去也天下惜之
尚冀其復用以終其經濟之功忽一逝而不返曾莫喻
於蒼穹念宗臣之云喪傷斯道之何窮嗚呼哀哉公生
於世纔五十有八年豈謫仙人分固自薄於世緣鄙世
之涸漏兮去而朝乎上天抑反真於嶽靈兮或迴光於
星躔嗟蒼天之奚賴溢皆淚以潛然璆同年之契從事
賢關追維疇昔最沐知憐江西偃藩屢歛教言郵亭語

離相視慨嘆謂當壽考松柏之堅聞訃失聲廢寢與餐
所哀斯時而失斯賢一觴千里寓誠以文冥冥英魂聞
乎不聞嗚呼哀哉尚饗

曾開

嗚呼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及其成功豈人能為惟公大
節舉世所知天實與之豈人所私三聖視天決用無疑
公亦自信力扶顛危遭時若此宜大設施天不我忱乃
止於斯念昔邂逅長淮之湄謂公必貴可指而期二十

年間有險有夷身雖屢黜志不少衰哀今亡矣其誰不
悲此非開言朝野之辭尚饗

薛弼

嗚呼惟公德備行純剛明嚴肅雄奇卓絕千古靡傳振
於風雲蚤踐華貫當官表表厥譽四馳盛美英稱未易
悉數試舉其大以附史闕宣和初載珥筆螭上大水忽
至冒於宮城大史發書占變則異公曰臣職近可以諫
伏闕上章其言甚偉方時恬嬉養為容容鳳鳴朝陽誰

如公者一斤而遠天下推重令名宣揚如日月白嗣皇即位邊塵犯闕內外震驚議出避敵力能回天遂定王國國人瞿瞿惟公是望不撓不移遠邇隨定皇帝神武握符御極孰復大計冊公以相朝廷倚公不動如山蒼生望公勤若望歲未幾去位有識嘆咨嗚呼公之盛德可謂如青天白日天下尊仰之固矣公之貴名可謂如景星卿雲天下以先覩為快亦固矣如其光明俊偉之才正直敢為之氣博極古今之學脫落倫類之志措陳理

亂之識洞視幾微之智固非庸常之能為然皆公平生之餘事也方朝家大論之未決羣公逡巡而不進公獨擁笏而前奮舌而議危疑禍變一言而解俾天下還泰山之安宗社增九鼎之重此豪傑之士所以服公之大勇而區區薄陋者所以愧公之大義也然志大則難行才大則難用謀大則難合功大則難成自古在昔以是為喟公亦如爾非天雨耶國人誦言公去必復國回聞濟扶危定傾萬姓嘉昌六服承辟袞衣歸兮日月可冀

嗚呼胡為起起並踐天夢大廈未支而巨木壞滄海橫
潰而神舟沉華繁中零誰謂不痛冥冥莫測非命爾耶
嗚呼天生公之甚難終用公之不盡又止於歲奄忽繼
之推命與天可若何哉弼兄弟庸末托於鈞播薦墨華婉
俱升賓僚翼而長之恩不足過垂光敝族嘉惠難忘聞
訃哀摧百身何贖屬當師律莫造門牆濡繇隻雞聊陳
薄薦執紼臨穴永負此心輅車何遙隕涕如瀉嗚呼哀
哉尚饗

程瑤

嗚呼天下之事其變不可勝言也有衆人以為難而君子易之者固不足道矣雖君子猶以為難者其孰能堪之有衆人以為非而君子是之者固不足道矣雖君子猶以為非者其孰能辨之天未遽喪斯道必有魁壘傑立之偉人離羣絕類望古聖賢而無愧者堪人之所不能堪辨人之所不能辨由是方其未得位也人固以宰相期之幸其既得位也必欣歡慶忭日冀事功之成及

其既釋位而去也又咨嗟駭嘆冀吾君之復用忽其梁
木壞而逝也人所願欲者於是已矣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斯痛也豈適私於一人也惟公受天異稟為時
偉人學該今古氣塞宇宙識洞幾微才周事物而濟之
以昭日月貫金石之精忠則夫雖君子以為難且非者
惟公克堪辨之是豈偶然也哉昔在宣和諛佞盈庭水
發無由滋及都城厥咎罔念舟楫是營公立螭坳忠奮
填膺直前論奏披素翰誠遽嬰逆鱗聞者震驚微皇慕

道軒轅是法敵始稱兵內禪意決輔弼回通環拱莫發
公貳泰常密章夜達重光升輝亟濟承轄敵在朔陲遙
聞氣折限制南北天塹長河敵騎颺至虎士投戈遂議
出巡百僚嬖阿公持不可有唱莫和屹如砥柱獨沮頽
波匪或持之糜潰柰何寇既臨城詐請和議內食幸之
墮其詭計公獨治兵論堅志銳城不可犯尪羸奮厲潛
軍夜襲敵營震悸國有人焉相率斂避聖上龍飛亟詔
公歸宰衡正位中興始基請旋故都庭議其違號召河

北十萬義師或詆生事拔本塞機落落孤立羣口交非
屏逐顛沛迄於海外雷霆怒息萬里歸旆往帥長沙荆
湖都會寇盜雲屯望風駭潰歷歲逾年政成身退乃心
王室誓死不悔為宗廟計蹇蹇王臣計天下事切於謀
身跡有內外心無疎親有策必獻有議必陳愛君之切
不憚諄諄視彼著蔡曾何足珍凡是數者人苟得其一
節已足以自立於世世苟得一節之士亦足以扶顛危
而起疾疚嗟夫有如公者兼是衆美世方望公在君左

右克終往緒光復先業天不憖遺使棄茲世而死無所
歸咎矣或有君子以為難且非者其不拱手而瞽瞍者
歟則瑀所謂痛非一人之私者是乎非耶受知有素往
哭無從抽詞致奠而痛之深者又非鄙文之所能究公
其鑒之尚饗

趙令衿

嗚呼閩山崢嶸閩水清泠陰陽聚英神擷其清世運五
百命公以生意天惠民俾佐治平公在盛時氣量忠烈

邦家重實人忠上傑忠孝傳家清脩端潔錦心繡口自成家說宣和之初立柱史地天示災異暴雨為祟京師蒼皇時正忌諱露章獨言未伸而棄靖康改元金敵長驅移文侮慢臨我大都百官襁騎公守版圖三關不下遵公檄書繼領本兵忠義益振回天有力人賴為命軍聲久弱紀律盡病一木支厦孰能克定異者幸失讒言得入納笏殿陛乞骸堅執衆驚偉人去位何急神明調護凶不犯吉真人嗣興四方未寧龜筮協從首告大庭

曾未期月忌怨橫生抱冤投荒終不自明指正為邪反
忠為姦謂智為妄以嚴為殘獨立自信不閑其閑羣攻
其排不動如山力行吾道尊君許國每有大事龍鱗必
觸坐是久廢以書遮目好儒推士情見心腹文章軒昂
典刑具在胷襟流出筆不得礙傳授紙貴華瞻蓋代我
常誦之病除心快撫綏兩路所臨有聲字民吏事罔不
肅清不徇世道謗篋易盈雖有大志何敢請纓退居七
閩日涉三經釀酒栽花訪道理性議論不欺威儀常正

士夫信慕神物亦敬我誠鄙人久隱山麓涉世多事疾
惡忤物懼辱知音謹慎彌篤公嘗貽書勉我勿恤招
我入閩指以津路為我擇居許追高步我非良馬荷公
先顧大恩未報言辭莫措聞我論事契公心機報我祥
刑津津見眉居家憂國知無不為安邦之策百未一施
嗚呼哀哉歲在庚申上元之日垂紳正笏延客私第愛
弟推子以嗣絕世夫何一慟亟至薨背嗚呼哀哉皇天
之誤奪此人豪朝野震悼知識號咷山容改色雲慘不

高擁簪之願遂成不遭嗚呼哀哉玉樹既埋金甌寧再
邦國殄瘁人物零敗玉樓文成辭源澎湃公雖終天家
國奚賴嗚呼哀哉龍門路絕尚想公面恨無羽翮扣戶
慟哭遙遠千里徒負其願冥福薦靈脯脩不腆白雲英
英風搖銘旌無路執紼有淚橫膺惟公純明鑒我實情
懿行在世史法有經嗚呼哀哉尚饗

鄧祚

嗚呼上帝不仁殲我青哲士失司南國喪人傑措紳士

夫聞公之亡識與不識莫不為之痛傷而況於門下士
掘衣升堂受恩最深者義豈能忘嗚呼公平學足以究
理亂之本智足以周事物之微才足以任天下之重識
足以斷古今之所不敢言為人之所不能為天之生斯
人也其將有意於世故何又遽奪之年未至於下壽而
深謀長策百不施一雖秉鈞當軸位極人臣然中心所
存有志未就僅同於山林不遇之人嗚呼哀哉公奮自
妙齡遂擢高第擢據要津意氣橫出名冠羣倫正色立

朝徇國忘身崇論閎議蓋嘗劇虎牙而嬰龍鱗至於安
危之際臨大事決大策守正履忠動必由德從容帷幄
隱若以敵國嗚呼巍巍堂堂國之著龜坐論黃閣威懾
四夷使韓彭無所騁其勇而良平無所奮其奇也小人
得志青蠅競起周公遭謗仲尼被毀與道進退了無愠
喜雖三黜窮荒終以歿世而忠義之氣凜凜然可以貫
日月而塞天地柝為布衣受知于公片言見賞曠若發
矇往官盱江公還自南一言如舊載笑載言公總戎旅

辟置幕府誨慰勤勤國士見遇人亦有言貴相知心平生知我莫如公深昊天不弔哲人其萎山頽川竭魚鳥何依嗚呼世間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而善人於世殆猶朝露之易晞望九原而太息獨煢煢其從誰聞越相遼踰三千里致誠一觴有淚如洗尚饗

張元幹

嗚呼哀哉大鈞播物造化茫昧篤生豪傑之士常與厄運會焉王室多艱肇自先朝撥亂反正扶危救傾奮不

顧身孰知公者然孤忠貫日輒蔽於浮雲正色立朝俄
傷於貝錦雖用每不盡其所學一斥則終不復收用豈
黔黎命輕而善類深否耶此殆外侮間之後進忌焉使
不得一日安於廟堂之上者天也道之不行果厭溷濁
談笑之頃去若脫屣是則公之英氣復藏山川而精爽
上騎箕尾固無事著蔡可逆而知也嗚呼哀哉我來哭
公異於衆人往在宣和庚子拜了堂先生廬山之南心
知天下將亂陰訪命世之賢先生指公曰諱言久矣迺

者巨浸暴溢都邑震驚陰盛兵象也貴臣方負薪臨河
有柱下史叩頭殿陛願陳灾異大略胷中之奇曾未一
吐已觸鱗遠竄矣異時真宰相也吾老不及見矣子盍
從之遊後數年始克見公梁谿之濱厯論古今成敗數
至夜分語稍洽爰定交焉蓋瞻望最先而登門良舊也
越明年冬敵騎大入公在奉常決策力贊徽宗內禪之
志已而庭爭挽回淵聖南巡之輿明目張膽自任以天
下重一遷而為貳卿再遷而為右轄三遷而為元樞建

親征之使名總行營之兵柄辟置掾曹公不我鄙引承
人之乏直圍城危急羽檄飛馳寢不解衣而餐每輟哺風
夜從事公多我同至於登陴拒敵矢集如蝟毛左右指
麾不敢愛死庶幾助成公之奇勲初無爵祿是念也敵
退城開羣邪未盡逐父子之間人所難言飛語上聞大
臣畏縮避事公毅然請行剖赤心迎大駕調和兩宮再
安宗廟實繫公之力而宮傳疑間事乃大謬向使盡如
壯圖督追襲之師半渡而擊首尾相應可使太原解圍

奈何反擠公則有河東之役僕嘗抗之曰榆次敗績特
一將耳未當遽遣樞臣此盧杞薦顏魯公使李希烈也
必虧國體且陳以禍福利害退而告公公雖壯我而為
我危之既不及陪屬同列有擇地希進之誚即投劾以
自白議者猶不捨也是歲秋九月卒與公同日貶九七
人焉流落倦游回首十有四載于茲矣中間丁未至庚
戌公入秉鈞衡歸自嶺海而僕阻於江湖有如參辰辛
亥至己未九載之內公多居閩歲時必升公之堂獲奉

觴豆間乃登高望遠放浪山巔水涯相與賦詩懷古未
嘗不自適而返若將終焉無復經世之意迨夫酒酣耳
熱撫事慷慨必發虞卿魯仲連之論志在憂國坐客皆
曰師尚父鷹揚衛武公淇澳公則得之福祿固未艾也
別曾幾何時天不憖遺奪我元老聞訃之日若噩夢然
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嗚呼哀哉儒學起家位躋衮黼慶
覃子孫始終為吾有宋師保之臣夫復奚憾所乏者壽
考耳人孰無死期願亦盡如公不亡者大節存焉先民

有言死日然後是非乃定定與未定公庸何傷哉百世之下必有君子知所以處公者矣嗚呼哀哉疇昔公之在廊廟猶僕之在幕府雖小大殊途貴賤異勢其為出處齟齬略相似焉公今云亡殆將安仰几筵肆設恍惚平生讀公遺藁永無負於國家視僕孤蹤果何報於知遇幽明之中賓主不愧皇天后土實聞此言投血填膺公其歆止嗚呼哀哉尚饗

又

昔炎正之中微兮天步多艱竭孤忠而委質兮公進每
正必迎鋒而犯顏考風雲之初載兮遭大變以策勲歷
三朝而一體兮輒坐困於讒人豈君臣之不密兮卒直
道而弗信時承平而水暴至兮肇災異於先見奮激烈
於柱下兮觸逆鱗而遠貶歲收召於大荒落兮式啓黃
屋之內禪時陽厄九而會百六兮宇宙震駭肆嗣皇之
纂圖兮整紀律於既壞城狐社鼠導外侮兮封豕長蛇
恣吞噬兮嗚呼哀哉扶神器之傾圯兮公崛起而安之

挽帝裾將焉往兮號召四方勤王之師返木主於九廟
兮升皇輿於端門撫六軍誓以死守兮薄懽聲於乾坤
挺身爲金湯之固兮被飛矢之雨集公夙夜以盡瘁兮
屹萬仞之壁立餘姚之舉雖未勝兮敵已怯其敢而請
和夜三鼓扶疾而援兮公承命靡知有它彼利口之覆
邦家兮幸中傷以死禍士舉幡以訟寃兮公免胄入謝
過悼秘計之不行兮決天源以灌注掃匹馬無噍類兮
又沮擊於半渡帝復用而愈交譖兮公猶躬迎於太上

釋父子之危疑兮叱宮傅之疑闇遂力擠以并汾之圍
兮密授旨而撓公節度凡可藉口以為公害兮衆莫恤
其國之自蠹也嗚呼哀哉公百謫庸何傷兮剖赤心而
奚言虎豹守關而磨牙兮徒闕首莫窺其天非鐵心石
腸兮孰罹如斯之憂患賴真人之勃興兮爰冊命以首
相披荆棘而立朝廷兮欲盡護於諸將辨逆順以正邦
兮尊廉陞於君上論形勢而建都兮以下策為建康用
兩河之民兮敵所懼也定六等之罪兮衆所怒也涉鯨

波而生還兮皇明燭幽身放蕩於江海兮心惟王室之
是憂也遽蟬蛻而不返兮皇一甲子而莫周嗚呼哀哉
公之不死於甚毒兮沒元身於牖下慶流長而源深兮
可無憾於用捨世或賣友以速信兮余獨甘心而守窶
意東山之起兮夫何哭於西州之路諒功名之無用兮老
邱園其有素亂曰咽笳鼓而陳班劍兮羌師旅之徂征
森畫翬以披拂兮風蕭蕭而馬鳴朝發軔兮永和夕稅
駕兮桐口眇銘旌兮塗車芻靈岌豐碑兮龜趺螭首龍

左旋而虎右峙兮幽宮坡陀何止乎立萬馬兮廣莫陵
阿象平生之胃次兮吞雲夢者八九公忽歸是中而千
秋兮堅帶礪於山河築闕兮佳城蹇天祿兮辟邪紛斧
斤於土木兮悅貔貅之野宿鬱夜竈以生煙兮炯太白
於蒼松之麓公之神具猶仰占兮冀旄頭之墜覆倣祁
連而表牟駝兮圖遺像於雲臺慘余白首而熒熒兮公
先去果安在哉涕淋浪兮酌此卮酒歌楚些兮公亦聞
否嗚呼哀哉尚饗

邵才

惟公益世英威濟時勲烈衆所共知才得以畧才之識
公自公布衣公之出處故無不知惟茲作誄紀公之實
言雖不文祇寫胃臆惟公天姿忠孝友弟凡事所難公
獨全美公未及冠嘗居母喪寢苦枕塊廬處墓傍公之
居廬啜粥而墨豈惟不葷滋味弗識自旦及暮自昏及
明晝夜百刻各有課程鷄鳴而起始終佛事東方則明
左圖右史退食之餘周旋山間手植松檜百萬成行午

未及申溫尋舊學晚而汲井灌溉所植夜親燈火刻意
詩書統如四鼓苦塊與俱鷄之復鳴佛事如故率履有
常不改其度供佛之初公必宴坐戒定慧光照耀其所
至今里人語或感泣如公之孝世豈易及錫山之西重
岡複嶺爰卜佳城既固且永迨公終喪往遊上庠高文
妙學瑰秀無雙太上臨軒登科唱第聖語褒華宰輔之器
粵自絳帳旋居栢臺冠豸所觸有泚姦回院曰文思瑞
侍所莅市物於民不償其費公怒究之請得考治罪狀

著明乞不以赦天子則嘉權臣是怒即舉親嫌亟移郎
位再鄉奉常及遷左史汴水橫流大浸城北公曰異哉
我宋火德胡為上天降此譴慝抗疏極言請班賜對政
事缺失必有馴致時宰憚之奏俾歸部遠小監臨銓曹
直注自茲廢閒無慮十年杜門怙養所履益堅俄起便
郡俾守嘉興飢荒餓死枕藉相仍公則移文倉庾見在
欲盡發之以活凋瘵未幾復除倖臣之壻或者勉公咫
尺往赴到罷之間所獲萬計公語笑之焉得此句公不

旬浹亦既環賜容臺卿月重履舊班螭頭昨言始駭今
日金人長驅直窺王室首建大策以及靖康啟關延敵
擊陣堂堂處公列卿繼總右轄兼領行營俾任其責公
導日轂且保帝居敵無所得逾月而遁奈何驚危太上
出徙或肆厥姦睽間父子公復挺身邀駕請歸太上見
公泮然無疑回輿至止淵聖則喜匪卿孤忠何以得此
公則勲高忌者愈愠啟公出師以奪其柄其初遣公諸
帥聽制既離國門分授密旨公初不知猶督進討傳令

再三往往不報公驚而疑日虞敗事納刀於靴恨無死
所終然報罷竄公長沙彼計斯得以騁其私夫何歲終
敵人再寇肉食寡謀都城不守建炎之初公始被召揆
路延登厯右而左公之剛勁百煉不折雖更患難抗論
猶昔致居鼎司曾不兩月羣起交攻復被竄責後雖間
用兩帥江湘要非所處不盡其長公逸祠宮無慮十年
人皆謂公宜在廟堂公之投閒天威咫尺苟有見聞論
辨必力術者或言公命畏己己亥己酉禍患立至前年

之冬國有大議公嘗語我此非至計我如不言心則有愧奈何明年歲屬己未我罪南行此事決矣亦遂抗章奮激不已我則勉公正命以俟如公之忠舉世有幾公家昆友是稱連璧伯仲叔季渾金璞玉公既多子仲亦復然叔季之間子姓未傳公之二弟並秀同產人生百年已及其半弟雖念此飲恨弗言公則心憂召來使前兄弟之子載於禮經輟已而與以紹過庭惟弟再拜受兄之惠闔門欣欣人各慰意公之叔弟猶所矜持前年

陸對校讎石梁歲未及期不幸早世公一感泣投淚如
雨今春元夕公往致祭哭之盡哀一息不至惟公細行
微至如歲友弟之性誰復可比我自卅角就傳公家屈
指計年三紀于茲公之富貴位極人臣我雖九品亦頗
自珍故每於公知所矜畏獨不一毫輒或有冀荷公知
憐自謂有素同舍之賢薦者必遂願公還朝歸秉鈞軸
躋治中興雪此大辱豈圖一日無疾而薨梁木其壞我
何適從嗚呼哀哉尚饗

徐元德

邵武軍學
祭祠堂

英英之氣巍巍之風憂我王國血誠大忠生誰忌之甚
其成功巍巍之風英英之氣豈無規撫天未欲治死誰
思之噤其遺味易水之筑汨羅之詞燕趙成勁荆楚多
悲相在爾邦是豈小知恒山有枸澧水有杞天地之間
曰此人紀嗟我懷公曷具有已

輓詩

張浚二首

蒼蒼安可料舊德奄重泉痛為黎民惜誰扶大廈顛英
風摩日月正氣返山川丙午功勲在豐碑萬口傳
十相從明主惟公望最隆召周雖迹異郭李本心同未
遇升天樂空餘濟世功薰風歌吹咽淚盡古城東

李光四首

忠言直節動華夷肯為投閒便息機南國忽聞梁木折
中原猶望衮衣歸平生學術惟心得晚節功名與願違
老病無因執哀紼朔風空有淚霑衣

國步艱難際方資間世賢流言空似錦聖主本如天大
節終難掩危辭世罕傳

靖康初定策人無知者

僉謀依舊隱卜吉

定新阡憤氣空留劍孤忠尚握拳故交惟我在短髮亦
蕭然

早應商巖夢還扶漢業尊功名鍾鼎在英爽畫圖存國
論推人傑流風有後昆白頭空恨望昔歲忝登門
箕翼三台近班聯一品崇精忠頻獻策砥柱合論功庇
族金錢盡談兵玉帳空相望隔今古蕭瑟起悲風

呂本中三首

舊學邀難繼相期從少年
初看驥伏櫪遽作鶴冲天
烈士平生志名高後代傳
如何事未濟此老下重泉

兄弟俱英妙聲華萃一門
論才無不可於道獨為尊
未定十年策終嫌萬丈渾
天平乃如此不使拯乾坤

事業符蕭相胷懷識謝安
流風有餘烈志士只長歎
淮海它年竭冰霜此夜寒
向來知己淚南望不曾乾

張致遠二首

蹇蹇三朝社稷臣
兒童草木亦知名
龍章鳳質元希世
鹿尾犀蹄了此生
地下祇應拳透爪
人間空憶水平城
芙蓉城下車千兩
風駕潮來送哭聲

整頓乾坤第一人
堂堂真相足儀刑
梁碭方示維摩相
箕尾俄從傳說星
盟室千年藏竹帛
雲臺他日付丹青
潛知未展平生志
精爽猶吞老上庭

陳公輔三首

豪傑不世出為時
斯間生有心安社
稷無計避功名憂

國唯知重謀身祇覺輕徒令青史上永永著英聲
材大古難用功多忌更多忠懷衝日月譏口肆風波此
老今亡矣蒼生獨奈何應遺一時恨千載不能磨
當時偶同罪平昔豈相知天下指為黨我公終不疑空
懷荆渚樂已失鴈山期此意憑誰訴臨風有淚垂

曾開五首

先帝收多士惟公發妙年清班依日月謹論薄雲天終
賴高名重來扶大業全誰提太史筆臣主頌俱賢

太上初傳祚安危俛仰間從容回萬乘指顧復三關漠
北塵沙迥都中日月閒誰知千載後遺恨在燕山
追數中興相公居第一人初明從北伐寧料久南巡此
日勞明主他年憶舊臣東都朝萬國不復見簪紳

昔造東都第斯文得典刑謬蒙蕃下榻親見鯉趨庭鴈
序相先後鴻飛獨杳冥至今鸞鵲峙梧竹養脩翎

一別睢陽後風霜十五年勞生俱老矣流涕獨潸然丹
鼎秋來就心燈夜半傳

開去年得公傳書頗有豫貞學
道超然方外之志後數月聞公

定應真不死歸臥白雲邊

賀允中二首

已矣經邦業茫然造物心人生固有定天意頗難諶此
日嗟亡鑑當年用作霖吾皇方願治十事想遺箴

憶昔公為相朝廷係重輕勲風圖漢閣夢想奠商楹哀
絕龍門士思隆黼展情舊都今未復孰與作長城

趙令衿四首

道大終為累功高反被疑恨無長日月寶此大著龜鼓

咽空山暮風酸落木悲
帛喪哀不及賴有哭公詩
相位期三入人心望一新
名稱高世表器識自天真
孰謂仁人壽空憐吾道貧
彼蒼如有意應有贖其身
氣量吞雲夢風流冠習池
致君雖素定濟衆未全施
後望金甌詔俄摧玉樹枝
天心殊莫曉神物失扶持
鯨路心猶望龍門跡已荒
樓成上霄漢書擬奏明光
賤子無賢譽先生獨薦揚
凜然生氣在誰謂哲人亡

張元幹五首

望重公師位身兼將相權三朝更出入一德奉周旋
盍為蒼生起曾扶大厦顛何如老賓客擁篲掃新阡
往事東都日傷心丙午年不從三鎮割安得兩宮遷
抗議行營上排姦御榻前英風遺昨抱恨望雲夫

城守麾強弩諸班果翕然雲梯攻正急雨箭勇爭先
中夜飛雷礮平明破火船如公真徇國繪像冠凌煙
壯志深憂國丹心篤愛君謗書興衆枉諫疏在奇勲
風咽梁谿水山悲湛峴雲空餘雙舞鶴鼓吹不堪聞

淚盡西州路碑留峴首名買山緣荔子為圃養黃精所
至登臨地猶聞步履聲堂堂真漢相天恩閱佳城

鄭昌齡五首

籍甚聲名自少年螭坳藍綬映羣仙敢言獨繼鄒陳後

鄒道卿

直道增光冠范前

范萊公

九曲波騰看砥柱千

陳了然

齡運合有凌煙誰知厚夜身難贖慟哭雲山久愴然

感會風雲起靖康忘身徇國著旗常一天星斗循堯歷

金人初犯關奏請淵聖御樓宣諭軍

民堅守以挫敵謀百官有司不失次

萬里山河保漢疆

力爭和議不
割三關四鎮

富貴在天寧少屈勲名驚世久何傷曉來
歌挽西城路聲咽松阡哀怨長

炎圖第一相蕭公王謝風流愧下風力正君臣先偽楚
不將金帛問和我輸忠自昔忘夷險注意如今見始終
駐馬佳城天莫問寒空慘淡沒孤鴻

宣威兩鎮歎勤勞霜雪侵尋上鬢毛袞繡照人歸繪象
風雷深閉想雄豪冠平故國沅湘靜江遶新城翼軫高
讒口不充豺虎食更容狐鼠夜呼號

獨立三朝屬望深山推忠義淚沾襟逆謀反覆餘三窟
餓咏消磨幾萬金奏藁向來真感激世情休問若嶮嶮
門生未死公何恨不負平生報主心

吳岡三首

夢卜庸真相艱難倚大儒英風起衰懦真氣懾姦諛琳
館終高臥燕然漫壯圖哀榮看贈典猶足慰寰區
敵騎圍城日諸生伏闕時公方扶病起人遂有生期日
者猶如此天乎不憖遺傷心原上路烟淡鼓簫悲

才大時難合言深道轉艱去朝吾不負巧譖爾胡顏袖
手功名外忘懷水石間蒼生不知恨猶望起東山

畫像贊

程大昌

先事憂未燃之薪獨力支將顛之厦念吾身之當致豈
驚難而自赦繫沐浴而請討固齊境之莫躡若因唱而
袒左微絳侯而誰藉悵英雄之襟淚繇年齡之不假相
武夷之風夢蓋歐丁之石馬既巖壑之俟來何經綸之

能寫噫其生可亡其神不化敬瞻敷腴雍容之儀形足以
想夫艱關盤錯而思常優暇也

附劄子

大昌嘗在史館獲知先丞相靖康規撫嘗竊自嘆以
為淮蔡用數州陸梁而主議者猶如許其難靖康變
故先丞相乃敢身任功之不成天也若此志之忠且
勇豈可掩蓋也哉所贊誠出夙見非敢溢美伏幸台
察五月日敷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知建寧軍府事

程大昌劄子

倪思

維忠定公人物之英論議崇峻凜有直聲豈無毀訛莫
損令名豈不挫折卒相中興我訪公後獲瞻儀形眉宇
秀發儼乎如生嗟我晚學希冀莫能敢不敬贊以表厥

誠

陳瓘與衛公書

衛公於瓘同年友終中大夫右文
殿脩撰具龜山楊先生所撰墓銘

忠定公實衛公長
子天紀舊字也

天紀所言天下亦有厭之者乎莫有厭之者則其言也
時矣若使不當其可則人豈有不厭之者乎積誨有自
可以百拜為壽而遠莫能也聖主寬仁收復可必更惟
強飯以需瓘頓首再拜中立博士先生必常歎見瓘欲
上狀病不能也煩為道此瓘再拜

陳瓘祭衛公文

嗚呼斯和

斯和衛
公字

氣大色溫確守不懈常保其存進取

之士有弋必獲獨不詭遇以退為得厥施可博歛於一

州割有餘力日無全牛薦者交章欲與俱顯其心休休
貌通心遠深耕數耘安得無年天與其穰有子皆賢孟
仲叔季咸守誨飭論水者誰其動也力不苟不訐孰曰
不然許其為之嚴父之賢新新無窮胡不少俟益觀其
大乃止於此吳門夜語如夢寐中子為歸人我悲何窮

尚饗

陳瓘與忠定公書

瓘啓姑蘇之別六年矣是冬抵九江戊戌夏蒙恩除宮

觀俾居南康三年於此哀憊有加益擯人事相看不厭者江山而已自餘非所計也頃者忽傳謫命繼聞莅局鄉邑吾里之士有仰德比賢之意者將以親炙為幸為之助喜幾至忘寐若夫讚頌之音徧於海內者幸竊聞之而不敢以私意評也尋欲仰問起居以久困足疾至今未果茲奉手誨勤與甚過錄示近文以警昏怠尤見不鄙送默縣序溫潤條暢展繹不厭如對古人而聆其話也但包奄之辭并逮衰朽無迺獎善而失於泛乎眇

跛之習方以偏少自懼而遽蒙以具眼與之何敢當也
且古人冠冕之制必設黹續以蔽塞其耳目者所以絕
聞見之知也聞見之知絕則四目四聰洞達無壅豈意
根情識之所能具哉中國與西方之聖人其具一也履
六三之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與有
行也夫何為而不足哉偏少而已矣不偏不少其唯九
二之中乎故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然則以具眼而
閱靈文者其人幽矣華嚴還原觀云假使十方衆生一

時同問如來如來唯以一箇塵字而為解釋蓋塵不破
則眼不具眼不具則文不靈世俗凡劣其足以望此耶
此所以聞誨駭懼而不敢承也權壯年有狂易之疾率
意妄動積咎至深在丹邱時行年已五十有六矣然後
幡然內訟盡棄騎習所倚以為筌筏者唯取諸內典而
已編軸無窮心目有限譬如沐猴貪果馳求採摘黏恪
不捨迄今九閱寒暑而未知歇也因思狄梁公之言曰
得筏猶捨況其餘乎古之鉅人於誠明寂照之理融會

無問有如此者初不棄筌而取魚終不戀筏而迷岸舉而措之彰彰然著於事業者不失時宜而已矣李文靖公深達釋典而未嘗有手錄之文所親嘗勸其治第公答之曰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已足自庇亦何用豐屋乎及居重位取陸象先擾之之論凡內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自謂以此報國及其將終也沐浴而逝盛夏停屍室無穢氣楊大年文公以為履行之報王文正公亦好佛者歐陽文忠公為作神道碑銘曰公在相位

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庶民耕織衣食蓋其衡物之志壹於饒益寧有餘暇孜孜切切於言語道耶今公稽古齊賢子未取實方茲屈默之時出納之餘徧讀內典不為無暇然所以副天下之望心止於一而用無不徧者徧乎筌筏而已耶嶷嶷梁公疇克與對文靖文正輔世無悔誰者嗣之願公繼踵乎筌筏之外壯羸不同事趣捨不同業安敢以同我者為是而忘其盡忠之告歟無由面奉誨益唯祈為宗社自重前對休命

以慰愛國憂民者之望不宣
權頓首上伯紀舍人年家

附葉夢得跋

李丞相有大志蓋以天下自任者崇寧末夢得與先
太師衛公同為郎時丞相方以太學諸生求舉知其
為社稷器也素所蓄積首見其論都城水事此書蓋
在謫官沙縣時瑩中未嘗以言假人然所論已及李
文靖王魏公豈固即以宰相望之歟子家出以相示
追嘆異時從游不覺泣然出涕紹興丁卯初伏日

附曾開跋

李公丞相受知三朝其論大事多矣言雖不盡用天下至今稱之紹興庚申春公薨開為文哭之其大畧曰惟公大節舉世所知天實畀之匪人之私三聖視天決用無疑公亦自信力扶顛危哀今亡矣其誰不悲此非開言朝野之辭蓋著天下之公論如此今觀陳公書亦以謂贊誦之音徧於海內者幸竊聞之而不敢以私意評也開於是益知公論之可信故與陳

公有不謀而合者嗚呼公雖亡而天下之公論常在其聲名當如何耶丁卯七月丙寅日

附李彌遜跋

梁谿李公相國以身衛社稷當其見危知有社稷不知有身故勲業至如此了翁初見其論都城水即以李文靖王文正望公且盡翁所蘊蓄授之蓋剛大之氣積而未發同聲相應不知所以然耳兩公用捨雖殊要是一揆稷與顏回易地皆然是帖不朽後世不

獨知梁谿亦知翁也紹興庚午中和節

附張拭跋

丞相隴西公宣和元年六月論都城水事自左史謫
官沙縣此諫議陳公所寄書也丞相精忠大節森然
如星斗之在天而事業權輿實在此時諫議於丞相為
丈人行今觀書辭所以相與益甚篤至前輩憂時之
念深故於人才拳拳如此歛衽三復敬歎何窮惟是
拭嘗竊怪諫議平生於君父大義跬步不舍其與異

教淪棄三綱者不翅霄漢之殊矣顧乃區區樂講其
說獨何憾恨生晚不及親見公質所疑也乾道八年
冬至日

附劉跂跋

劉勗諫議以忠言鯁論排擊羣邪身雖屈於當時其
言驗於靖康臨變之後梁穀丞相英風誼槩身任安
危聲名振於海夷而望實基於都城論水之際二公
出處不同其忠誠憂國一也觀諫議所遺丞相書相

知之深期待之厚以前朝一二鉅公許之豈非道同
氣和故耶夫辨姦邪於始萌識公輔於未過可謂具
眼矣尚何資於釋典哉淳熙乙未上春三日

後序

朱熹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
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
至於亂然於其亂也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

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靡爛泯滅靡
有子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
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
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
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
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
大水卒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者公獨知其
必有中國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

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
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
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
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彊敵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
無復遠慮而爭為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
以為不然而數深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
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蠱起遂謫遐荒而不數月
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脩政事

禦邊陲為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
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
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
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
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
亦皆畏天恤民自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為非
策懇叩反覆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
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

去凋飾而變化開闢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
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
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
孫晉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
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
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
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
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

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漭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用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執而至於然與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

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
次其說以附於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
云淳熙十年十月既望謹書

章穎

昔先正李公輔欽宗皇帝忠誠貫日月勲名震夷夏其
所負抱亦大矣而功業未就茲豈非天乎中興一代事
業著為成書乃在數十年之後文獻所存固已寥落况
於靖康之事欲其無逸遺也難矣公之家所藏御札為

多亦足以見其一時眷遇之隆至於設施之畧奏議始末具存史筆於此當有考焉公之孫大有欲刊此書久矣是書前後序文諸老先生所述為詳穎獨喜公之有後而是書得以傳於世故為之書其刊行之歲月嘉定元年十月望日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泉州軍州事南郡章穎謹書

孫大有

大有謹案先大父家傳未云每有議奏下筆數千言俄

項而就蓋公平日以愛君憂國為心籌畫計策曾次素
定故遇事成章如此之易也晚於易尤有所得著易傳
內篇十弓外篇十二弓其言微妙頗取卦變互體為說
動有所稽異於今世君子之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
弓所以發明聖賢之意甚備而文章歌詩奏議百有餘
篇其在政府帥閫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奉迎二
錄時政記進退志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
錄嗚呼亦富矣哉此叔祖南昌通守所述也今易傳論

語說弓裘仍舊而文集合政路帥府所紀為篇百有七十內以傳信錄時政記進退志附益表劄奏議凡八十弓是為今書蓋其後諸父所離合譔次也得之先子大父生平有作皆楷筆屬藁書問亦然則後人哀集當無遺逸顧薨謝距今七十載獨子孫寶藏外無傳者它文或有可諉此書則實與國史相表裏其可不廣諸世以圖不朽哉淳熙末年先子嘗繕寫投進併高宗為大元帥時所賜大父手書墨本孝宗嘉嘆亟命宣索宸翰真

蹟既奏御命有司定錫今諡中間史院取索亦嘗錄上
然廣內所儲不到人間也先子方隱居每恨無力板行
大父遺文而於此書尤切大有歎承遺旨食指痛心充員
舁懷適帑藏空匱而庸使先後結盟鳩工鉅木太守今
春宮使章公尚書郡守趙德甫皆助其費而尚書章公乃
又為之跋以垂信增重於天下經營涉歲工始告成久
閔而傳非偶然也嗚呼宣靖炎興間中原變故國步艱
難極矣一時謀議之否臧處實之當不敵騎之所以既

却而復至王業之所以再造而偏安莫不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世多梏於成敗已然之見鮮有知者則是書之傳也大有敢獨以為私門存沒之幸哉若夫大父之精忠大節宏摹碩畫則有正獻陳公晦菴朱先生與今大宗伯章公之序跋在不肖孫何敢稱述如其它書未傳大有不韙尚庶幾異日卒成先志云嘉定二年五月既望孫修職郎差充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大有謹書

鄒應龍

余里中有巖曰瑞光去縣十許里余七八歲時嘗侍先
大父遊為巖中有丞相讀書堂大父指示諸孫曰鄉人
李丞相嘗讀書於此因言丞相未達時巖主僧號丹霞
能前知一日忽書四句云青著立米去皮那時節儘光
輝初莫曉其意後丞相貴顯登政府方悟前二句蓋謂
靖康年號也大父又舉似丞相詩文十數篇乃留題崖
壁間者往往成誦應龍從傍習其辭間記一二至於今

不忘其後稍長慨慕丞相之英風義概欲徧求遺文而
讀之苦不多見蓋鄉人無能收之者每每為恨逮守溫
陵公之孫提幹大有出示所刊丞相三朝表劄奏議凡
八十卷又總錄一卷及陳少陽盡忠錄如是居士靖康
感事詩於是得盡讀公之文及見公之行事望洋而歎
大喜過望古人以言立為不朽以有後為不死公之文
既得其子哀而集之又得其孫鏐而傳之將使天下之
人家有其書真足以不死且不朽矣然武陽者公之父

母邦也如聞提幹將以其書之板歸於三山其何以慰鄉人之思不然它日當告於鄉郡守之好事者取其書重鋟木焉併請其家藏文集附益之庶使吾黨之後進有以稽其典刑云嘉定三年九月朔朝請大夫充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鄒應龍謹書後跋

陳彭壽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願執鞭而不可得分符樵水適

在鄭鄉去之六七十載英風義概凜凜如存敬以公所
著刊於郡齋若夫出處大節前輩諸公言之詳矣彭壽
竊附名以託不腐嘉定癸酉立秋日天台陳彭壽書

黃登

登自能綴文時嘗恭讀國史已知有丞相忠定公之勲
烈又嘗於碑刻間誦公天寧上方詩足以見其憂國之
憤耿耿不忘自此詩之外它文蓋未之見及官畫錦之
鄉即事未數月史君以公文集餽諸板且命登董其事

因得盡觀其所為文大抵英風義氣隨寓輒發其建議
切而當其表奏實而忠制誥之文弘而溫諷諭之詞婉
而辨賦如擬騷有正潔耿介之義詩如和陶得冲澹高
遠之風至其感時託興使人有慷慨淒滂之意箴銘序
贊體製雅健莫不悉有典則中興文人固不為少要如
公之氣概益不可掎若乃相業光明持論正大靖康以
來一人而已而文直公之餘事是集刊於秋之九月成
於冬之十二月其為目三十有三為卷一百八十集既

成史君將廣其傳誦使有位於朝有職於列者皆得味
其文想其人因以髣髴其立朝之大節此其意蓋不獨
為傳遠而已也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
不興起登雖無似不敢不勉迪功郎邵武軍軍學教授
黃登拜手謹跋

姜注

注竊惟大丞相忠定公一代鴻儒三朝元老豐功偉烈
著在國史炳若丹青出處大致名公鉅卿紀錄尤備昭

武乃公之故鄉郡齋已刊奏議獨文集尚缺無以副邦人景行之思注假守繡里莅事之餘屢加搜訪了不可得會丞相之孫制機與其族孫國錄示以全帙注盥手熏誦至於再三顧雖不肖亦知興起輒鳩工刻梓屬泮師董其事凡三月而後成於以傳示將來啟迪後學注亦得以記名編末與有榮耀嘉定庚辰臘日朝請郎權知邵武軍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姜注謹書

趙以川

余家三山寓東報國寺實李丞相忠定公舊居之右於
公諸孫間盡得拜觀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御札批答百
餘軸與公反覆當時事宜者今具載公集中武陽舊有
集辛卯春閏郡遭寇燬官書散落殆盡明年余被命來
此首訪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境內稍安即刊補之蓋
公之忠義文采足以扶人心興世教而武陽公鄉邦也
集尤宜存公為靖康執政以疑忌去國首相建炎七十
五日而罷紹興初羣盜蠭起用公帥湖南帥江西皆席

不及煖其所著立猶卓然光明如此使盡行其言功業
詎止是邪千載而下忠臣義士覽斯文者鮮不拊膺而
長歎余假守一年有半值寇荒交急之秋比公時曾不
過蚊蚋疥癬耳而須髮為白於以知公之為難也追感
前事識於卷末壬辰日南至長樂趙以夫書

西渡詩集補遺

鷺湖山

又作玉父詩
見西渡集

重出

萬松參嶺路千畝勸春耕不復紅鷺下空遺碧澗橫
佛局傳縹緲仙馬鎮崢嶸道釋分殊境籃輿許我行

毘陵集卷六

謝賜對衣金帶鞶馬表

討論潤色已懼空殫衣被服乘更蒙蕃錫冒寵章而增
悸超禁路以知榮中謝伏念臣久安龍具之貧居豈識

蟻封之試足羈孤寡援誰憐范叔之寒災禍冥心久悟
塞翁之失竊重金之顯服跨沃轡之名駒病骨支離睿
恩優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而徧物哲以知人駿骨
而市千金灼知誠意狐裘之非一腋務盡衆長乃捐在

筭之珍曲示解驂之惠臣敢不仰思藩飾俯効馳驅束帶而使與言儻不愧搢紳之列據輦而示可用庶幾逃負乘之譏

謝除翰林學士表

旬閒避劇既叨碧落之林舍短用長復冒承明之直接俊遊之翰墨動榮觀于綏紳寵不獲辭愧難自己中謝竊以發施大號出于絲綸鼓動多方孚若卜筮雖險阻艱難之日資討論潤色之工視草而報淮南之書上增

嚴于國體扶杖而聽山東之詔下期合于人心如臣性
蔽諛聞道非深造詩書托業初有意于壯行章句決科
老自慚于少作適逢辰之尚武殆絕筆于摘文方須長
劍之銛鋒安取毛錐之用末乏黃鐘之雅奏遽容瓦缶
之鏘鳴頒詔綈之便蕃幸躋禁林之密勿顧囊書羽檄未清
郊壘之驚塵而蓮燭錦袍猶想鸞坡之盛事叨蒙已極
報稱未知伏遇皇帝陛下堯舜惟仁禹湯罪已攷圖數
貢體天心全賦之仁任賢使能啓王室中興之運憐臣

託傾搖之孤跡終賜保全察臣無左右之先容每垂親
擢躡登黿禁仰玷龍光謹當緝骭骹之陳言編廢忘之
舊學曲留朝宁已銘正人端士之褒助發德音期感悞
卒武夫之涕誓殫千慮圖報萬分

謝紹興府行宮賜本府充治所表

六飛回馭想清蹕之餘音一札疏榮復黃堂之舊觀吏
民交慶屏翰增嚴中謝竊以總師七州提封八縣聽事
所在相攸允宜鑑水環城莫禹巡之沃壤龍山負海面

秦望之奇峯會逢輦轂之駐留煥發湖山之深秀逮旋
法駕實擬陪都屬行殿之久虛眷守臣之僑寓乃捐管
鑰以重藩維家在樓臺真踐詩人之勝戰森兵衛稍知
州將之雄居靡敢安思豈無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勵
精以復境土布德以綏邇遐俯稽晉文桑下之言懷安
是懼遠跡漢高馬上之略暴露靡辭復矜羣下之宣勞
惟恐一夫之失所方書下下之攷遽享潭潭之居廣廈
千間已免震凌之患土階三尺尚存簡素之風忝惟幄

之舊臣拜忻懽之新寵一日必葺敢忘前哲之規四方
于宣期壯輔藩之勢

毘陵集卷七

賀冊皇太后禮成表

剛辰協吉緝禮備成王化所基式表一人之慶母儀增
重聿臻萬國之歡恭以皇太后道配坤元德符帝眷誕
育聖神之質嗣成貽燕之圖屬敵騎之內侵從鑾輿而
遠適未崇位號徒想徽音恭惟皇帝陛下稟天縱之英

姿輔日新之聖學丕揚大業坐致中興謂祀夏配天實
本有仍之懿清宮見廟當先薄后之迎然以未聞北狩
之還尚阻東朝之養惟聖人無以加孝視天下不足解
憂正長樂之隆名奉慈宮之寶位冀上天之悔禍盡洗
邊虞佇行殿之遄歸永安人養臣叨分屏翰密邇闕庭
拭目熙朝傾心盛事堯門紀瑞增光圖史之傳漢殿稱
觴阻預臣鄰之列

北山集

別集類三

南宋

北山集後跋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
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
有變易後集則遷篋中號藁藁者良嗣放初中而編次
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為三十卷凡一千
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
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

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携藁之桂陽以橫逆故亡
失良嗣纔能省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
有得當為別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
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為收
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孤
無以塞責徒悵悵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
簡編硯墨未始以居艱治劇而輟益所樂者在是也
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為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自喜

故邦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
畢於此書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
可傳於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仲夏朔旦男良
嗣拜手謹識

樵溪居士集卷十一

宋 劉才邵 撰

孟夏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案宋史全文續通鑑紹興

十三年二月詔令臨安府建景靈宮於新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為之築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殿宗居中昭憲而下二十一日居後

孟夏屆候法駕親臨恭焚寶香供養聖祖天尊大帝皇帝伏願永御丕岡益恢洪業慶協多儀之應運符景命之昌

相山集卷二

宋 王之道 撰

和楊德順題袁望回假山

遠岫來蒼石閒庭出翠巒
小松分豎髮新篠列叢玕
雪竇臨窗見香爐俯砌觀
鈎連千尺荔掩映一枝蘭
坐覺清吟勝門無俗事干
縱真聊爾爾莫作假山看

相山集卷三十

附錄

追贈太子少師王之道勅

于公以仁恕治獄老於尺曹而定國相漢栖筠以忠正
事主終於御史而吉甫相唐夫報不在其身則祉必施
於後積善之慶神理不誣中大夫參知政事無為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蘭故父任朝奉大夫
贈通奉大夫之道以明練有為之才抱剛毅不回之節服
勤州縣有志事功曩在擾攘保全鄉社寇不臨於一境
活何止於千人嗟顏駟之不逢喜臧孫之有後今其次
嗣翊我化鈞是以似之見典刑之猶在所憑厚矣知世

德之靈長肆因授任之初申錫追榮之命升宮師之亞
秩貴懸冊於幽局尚其英靈歆此優渥可特贈太子少

師

相

我亦知君公昔遊大荒山
我亦知君公昔遊大荒山
我亦知君公昔遊大荒山

龜谿集

別集類三 南宋

龜谿集序

元樞忠敏沈公當建炎紹興間被遇思陵為耳目股肱
其勲業在朝廷其聲名在天下其風節挺挺特立號稱
名臣蓋中興人物之冠冕吾鄉閭之光寵也紹興三年
由吏部尚書奉祠歸里門伯氏桐廬丞彥衡字元規自
公在憲府賓客館下與其諸子游雅相好也時彥頴年
十有五學於伯氏早暮見公來館舍相對無雜語論文

說詩亹亹不倦尤喜論體製格律源流所自不務苟作
每從旁竊聞之則知所忻慕焉時方亂定才大夫士游
居郡邑者以十數相與賡唱為娛樂篇章流傳得輒誦
記若其它文藁伯氏又能收拾藏于家得以時時覽觀
顧方為童子雕篆之習它未暇以學莫獲拜下風而請
焉而公益嘗辱撫憐之曰是子可教也未幾詔起公鎮
京口召還仍為天官掌內制遂持鈞樞位貌殊絕無所
窺尋其聲光已剗間君薨于位矣年甫五十二家在故

里旁無壯子弟平生著述文字故多散落或為親黨取
去此得於所聞者如此而吾伯氏亦且下世諸子都未
省事凡得公手筆起草與所抄錄在紙者皆亡之雖往
還尺牘無留者惜哉後六十年當紹熙辛亥公之孫詵
為浙漕始能裒輯類次為十二卷將以板行於世蓋其
家所存止是矣以序見屬念自少小知敬重公今甲子
一終既篤老矣撫往念舊安能無槩然也公英邁絕人
早以翰墨知名歷三院御史中執法排姦擊邪風采峻

厲觀所作中丞謝表有曰本之以忠厚愛物之誠加之
以正直事君之道故嘗為之言曰此御史箴也或謂公
在臺中論議少怨是何足以識公之用心視草禁林得
代言體親征詔書凡四方聽聞之者莫不感動流涕庶
幾乎奉天之作此特私愛味之故云爾初衣冠南渡一
時能言之士衆矣當其時儕流之所推稱學者之所宗
仰如公者屈指幾人而後來或未之詳也傳世行遠其
始自今公為不亡矣公諱與求字必先其立朝出處之

大節固載之史官獨始初親見之幸夙昔願學之私因
得自見於此十一月既望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
吳興李彥頴序

屏山集卷十九

汴京紀事二十首

帝城王氣雜祲氛
汴水何知屢易君
猶有太平遺老在
時時灑淚向南雲

聖君嘗膽憤艱難
雙蹕無因日問安
漢節凋零邊地闊
北州何處望鳴鑾

屏山集卷十九

呂丞相挽詩二首

慎德重調鼎宣威屢幹方夷吾欣在晉尚父果興唐
佩凌烟閣笙歌逸老堂猶聞病乘駟遺恨隔清光

北海集卷十八

宋 綦崇禮 撰

內中講筵殿改作謝晴道場散罷表

臣言伏為罷散內中謝晴道場設醮一座三百六十分
位者伏以國以民為本益惟憂樂之同民以食為先豈
免豐凶之慮屬茲陰沴將害歲功既昭祈禱之誠遂獲
清明之應五風十雨敢稍傷天地之和千倉萬箱愿毋失
公私之利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言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七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

臣聞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自託於鄉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即大位坐席未暖而強敵侵疆長驅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敢櫻其鋒中外之憤孰不欲一戰驅之以為快然茲事體大陛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為萬全之計差之毫釐便有莫大之侮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讀國史見寶元

康定間趙元昊為嫚書邀大名以怒朝廷規欲譴絕以
激使其衆舉朝忿然皆曰發兵坑小醜耳時吳育為諫
官奏言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
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
患且當順而撫之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
將擇士堅城銳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
而吾戰守之具立矣疏入宰相張士遜見之大笑曰人
言吳舍人患心風果然于是決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

騷然大將劉平石元孫任福相繼戰沒大盜王倫專掠
江淮間契丹聚重兵境上邀請三關之地中國耗虛邊
民疲敝天子厭兵卒賜元昊夏國主如育初議今女真
暴起滅契丹為北方大種而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大
入直抵京師又非元昊犯邊擾塞之盜天子之郊宗廟
社稷太上皇兩宮在焉亦非戰地至於將帥不才士卒
驕惰軍政隳壞器械朽鈍財用空竭法度廢缺又非仁
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如和戎為上策強胡乘勝屯

兵觀闕之下彼見天子宮室城池苑囿之大而西兵日
至正疑懼不測之時陛下戒諸將堅壁固守不施一鏃
不交一刀使野無所擄掠後然與之議和彼將竦然聽
命捲甲而歸足以為德矣以其暇日蒐擇名將選練將
士謹蓄積修法度成中國安彊之勢所謂屈于一時信
于萬世之下者也陛下受太上皇投艱之托至大至重
豈若匹夫之勇小不忍遂校勝負于一擲之間耶伏望
聖德以趙元昊校北敵之強弱以寶元康定校今日之

盛衰臣一人雖不能勝衆論而憂國之言或有合于吳
育特賜采納不勝幸甚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
知道之權者能摧剛而為柔識事之變者亦轉禍而為
福今者強敵乘百戰百勝之威合諸種控弦之士超邑
越都鼓行而至直抵京室以為中國有人乎此臣區區
之愚力排羣議進和戎策庶幾甘言重幣足以厭虎狼
貪暴之心紓一旦倉猝非常之變而後徐圖國家天下
善後之計其權固在于此也昔漢高帝仗一劍誅秦廢

項以定天下而冒頓亦崛起于東胡呂太后稱制冒頓
遣嫚書出惡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當是時謀臣猛將
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儔固無恙而上將軍樊噲請以十
萬衆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謂冒頓如禽獸
耳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第當自計利害何足與
論是非呂后翻然稱善詔大謁者張擇持書幣奉車馬
報謝更結私親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而季布
為任俠以勇名關中一言從容消彌兵端貸兩國數百

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悻然撫劍疾視斬頭穴胸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嘗讀國史澶淵之役諸道兵大會行在敵懼清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勦殺無噍類也真宗皇帝曰如何殺得盡祇結怨為邊患耳詔按兵勿戰縱使歸國時諸將曰秋高馬肥復入寇矣或曰未也邊儲稍實復為盜糧矣真宗顧近臣曰將率之臣平居無事瞋目抵掌欲赴功名臨時便誤事卿等豈不知此輩情狀乃相為

和附信其說耶陛下觀今日之勢為何如大將劉延慶屯重兵于燕山一夕無故投寨而退人馬相籍躡蹄踵交道棄委金帛穀粟如山積敵人長驅萬里無所忌憚職此之由也伏望聖慈監觀炎漢之興受命而帝羣臣佐命百姓歸仁之初真宗皇帝駕幸澶淵殺其驍將當此兵威大振之時尚不忍計校一時小利摧剛為柔以為萬世無疆之福固不俟臣喋喋瀆亂聖聰而予奪之計已默定於聖心矣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六

宋故楊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王韓

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諸種數萬騎絕淮沂江鼓行而南如踐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散竄伏草莽間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是時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咸安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置使提孤軍駐揚子之焦

山募海舶百餘艘具糗糧治具器械進泊金山下連艦相屬為圓陣東向邀其歸路植一幟書姓名表其上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几上肉耳平旦擁千舟譟而前先是公命工鍛鉄相聯為長綆貫一大鈎徧投諸軍之伉健強有力者比合戰分蠻舶為兩道出具背每縱一綆則曳一舟沉之敵帥立萬馬江上銳為救熟視譟擾莫能進一步曾不踰時掩獲數百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乃已並出城西南隅鑿一大渠亘三十里欲潛

師渡建康而地勢高仰潮不應一日東南風縱火十餘
棧抗吾師破巨浪冒百死趨瓜州渡公曰窮寇勿追縱
使去于是錄俘囚束之沉江中金帛盡分麾下贐遣吾
人之被係執者書婦女于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家然
後獻捷行在所是後兩淮交兵伏尸流血十有餘年而
金人卒不能飲一馬于江者繫公揚子一戰之捷也公
名世忠字良臣綏德人年十八始隸延安府兵籍驍悍
過絕人不用鞭轡騎生馬駒挽彊馳射勇冠軍中家貧

無生產業嗜酒豪縱不治繩檢問從人貰貸累券十數
遇出城戰則躍一馬先登捕敵首馳還得金幣償之率
以為常嘗從統制官黨萬戰銀州方解鞍頓舍而賊騎
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為公袒裼持一戈率
其徒戰却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遙見一騎金甲朱
旗護其兵意得甚公馳一騎刺殺之後訪知貴駙馬郎
君烏伊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
怒不先已黜其功不錄宣和初妖人方臘起青谿不旬

朝衆數萬破衛嫫杭睦歛五州江淮大震徽宗詔諸將
發兵捕誅時公隸統制官王稟行次浙河別將王淵駐
兵在焉公叩馬而進曰公領騎兵而戰非其地奈何淵
矍然問曰汝謂誰答曰韓世忠也淵善其言移屯據便
地翌日縱騎搏賊公率所部突其旁賊驚奔殺無噍類
淵喜甚飲公酒悉舉飲器授之會稟率遂從淵不去方
臘授首例補承節卽河朔山東羣盜蠭起大者攻犯城
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萬計少者千百為聚魏博則楊

有楊天生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勝數
公方從王淵招捕于兩河之間而捉殺置制使梁方平
又請公自副除山東之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
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
張師正統勝提一軍號精銳尚書李彌大素不知兵
欲誅一二裨左立威以強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遁歸
彌大斬以徇衆反側洶洶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所遇
焚掠官軍莫能抗淵聖皇帝詔公討捕公晨夜兼馳至

宿遷單騎扣其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
豈肯作賊李公繆妄使若等求活于草間耳衆素伏公
勇相視慨然投戈免胄請從公自歸公杖馬箠護之而
還淵聖召見嘉獎面賜袍帶改授單州團練使今天子
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羣臣勸進公偕諸將陪扈南
京上即位進嘉州防禦使御營平寇將軍再幸維揚又
負橐鞬以從建炎二年春乘輿亦自維至傳正彥輒起
異圖擁衆伏闕殺統官苗傅劉正彥扈隆祐太后駐蹕

臨安府明年樞密大臣與中軍統制吳湛通為囊橐裒
凶聚慝視君父無有也于是觀文殿大學士特進張公浚
以禮部侍郎御營參贊軍事檄召諸將除君側之惡公
時以所統軍承宣使自淮揚由海道來舟次平江境上
檄書適至公讀之怒髮衝冠推床大呼雪涕誓師共除
凶逆人人感厲爭先請行遂偕丞相張公故太師張公
浚故少保呂頤浩合兵倍道而進苗傅弟翊伏赤心軍
伺擊於臨平山下公曰乳臭小兒敢爾耶一戰驅之直

抵北關而傳正彥已拔柵宵遁矣越日公入見曰主辱臣死臣誓不與之俱生縛二酋以快中外之憤上壯其言酌巨觥勞遣公即日就道至建州浦城追及之傅等陣而待正彥曰突一騎拒戰其鋒剽甚公手格正彥擒之吏士隨搏傳亦就縛卒檻二酋以如獻言上親御翰墨書忠勇二大字賜公制除檢校少保武勝隆慶軍兩鎮節度使四年金捷書至除檢校少師改武威感德軍節度使制曰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聲殺傷過當

敵人震疊知國有人至今天下誦之金人退舍羣盜尚
猖獗如故時范汝為據建州曹成馬友李橫衆數萬轉
掠湖南北而劉忠者戴白氍笠自表最強盛上面命公
副參知政事孟公庾為福建江西荊州河南北路宣撫
使公次建安傳城而陣汝為雖不敢出一甲而嬰城固
守彌月不下公周視雉堞一日伺其怠梯而上將士隨
之盡夷其黨而建州平遂卷甲循江西路入湖南公語
其下曰成等烏合無聞志非汝為比追之則併力玩之

則生奸一諭以招撫一戒以勦除俾自擇已後其徒更
相猜二倒戈相誅或畔散或伏降惟白毳笠者負山阻
水旅拒自如欲老我師公曰忠作賊耳欲何待之夕部
勒諸軍公數道並進忠大窮馳小州跳出有頃徒中持
其首至湖南悉平旋師建康是歲建炎四年也除淮南
東路宣撫使方宣和末金人犯京師議者皆謂敵人不
量彼已鼓勇而來忽見天子宮闕苑囿城池之大慙慙
然莫相知而五路之師日至因其疑懼壓以重兵而與

金人講席幾退聽湮淵之盟足以爲信奈何却塞一路逃
竄不遑使彼輕視中原五六年舉國大入趙邑越都通
行無忌累至潭湘東暨吳粵皆罹其毒諸將按兵坐視
莫敢前惟公自負其勇獨與敵角何其壯也北方之俗
善騎壯士健馬被鉄衣數重上下山坡如飛矢及不能
傷故常以騎兵取勝公在建康蒐揀惡少年敢死士爲
一軍教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蒐如古羽林飲飛射聲
越騎之傳履鋒鏑蹈水火無不一當百于是敵馬牧淮

楚間公至天長之大儀與之遇敵將貝勒托卜嘉擁鉄騎
奔突而前背嵬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樁其胸
下稍其馬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自出新意剋敵
弓斗力雄勁可洞犀象貫七札每射鉄騎一發應弦而
倒敵大震駭若有鬼神捕獲千人長萬人長鎧甲器械
甚衆又轉戰至高郵卒擒托卜嘉等具舟載俘獲獻之朝
自是敵人一再敗衄稍知沮畏雖時時小入盜邊無復
跳梁不制之患矣進少師橫海武寧武安軍三鎮節度

使公生長行間習知戎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一毫挫于
人臨機制勝一出于意造故能以少擊衆劉豫聚兵泗
上公成山陽與之對壘屢戰破之嘗乘勝逐北踰淮涉
泗並符離徑淮陽之宿遷豫丞召北軍四面而至圍之
數重公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
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按轡而旋公曰敵易與耳益治
兵赴利進攻淮陽敵將達哩貝勒者驍勇蓋衆獨出
挑戰不勝而逃有馬大師亦號勇將欲乘兩虎相斃

之勢奮迅而出亦重傷敗去退而太息曰名不虛得矣
師旋斬捕首功過當封英國公會金主遣完顏烏凌貝
勒來聘請以太上皇梓宮皇太后鑾駕來歸除前事復
故約上曰誠如書吾能忍詬以從使驛五反歲行兩周
而和戎之議定兩地晏然解兵徹警自山陽造朝拜樞
密使豹冠赤舄入侍帷幄極人臣之遇閱數月思避時
柄上書解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臣蒙國厚恩誓捐軀
戰場效一死以報今以非材承輔樞極進陪國論實懷

危溢之懼所冀天慈俾解將相之官以祠宮奉朝請日
望清光不勝區區至願上不能奪加太傅鎮南武安寧
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恩禮褒崇度越前
世公受命已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一驢從二三
童奴負几杖操酒壺為西湖山水之遊解衣藉草命酒
獨酌興盡而歸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以二十一
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三方公被
疾上飭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于道疾益劇始用公

請冊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贈賻加等遣中貴人護
喪事贈通義郎郡王官其親屬九人嗚呼靖康建炎間
兵戈內訌天下多故公起行間忠憤感發奮不顧身以
殉國家之急建陽之役手擒二叛金山之戰敵帥奔北
僅以身免然後驅攘羣盜四封之內埽蕩無餘方是時
也諸將校徒屯江左公獨留戍山陽孤壘塊然傍無虬
蟄蟻子之援蔽遮淮江屹然如金城湯池之固中興之
烈公為第一主上英武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

其尊榮而干戈鉞鉞亦未嘗有所私貸故岳飛范瓊輩
皆以跋扈賜死惟公進而許國杖一劍戡除大憝為社
稷之臣退釋兵權以功名富貴始終官一品為公師持
三鎮戎節累封大邑進爵稱王賜號揚武翊運功臣食邑
一萬三千七百戶實封五千九百戶澤流子孫書勲
竹帛追配前哲可謂賢也已曾祖則贈太師國公祖廣
贈太師國公考慶贈太師國公元配秦國夫人梁氏今
配魏國夫人茆氏四男子彥直左朝請大夫行光祿寺

丞兼權尚書屯田員外郎彥朴右奉議郎直顯謨閣彥
質右奉議郎直徽猷閣彥古右通直郎直徽猷閣充兩
浙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八女右朝散郎通判饒
州曹沾左迪功郎充廣安軍務使馮用休左迪功郎充
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王萬修左迪功郎新授福州
懷安縣主簿劉莒左迪功郎新授婺州東陽縣尉胡南
逢右承事郎充秘閣脩撰張子仁其壻也二人奉道為
黃冠孫男四人挺右宣議郎直秘閣杖右宣議郎直秘

閣格右承事郎相右承奉郎公御軍嚴而有恩紀律修
明不以賞罰佐喜怒黎羹糗飯與衆均士以故樂為用
摧鋒陷堅百戰不殆威名凜然天下想見其風采太母
行殿歸次國門將相大臣班迎道上太母坐帷中顧左
右曰韓某孰是虜中皆知其名既而嘉歎久之間遇朝
謁傳呼道途老幼夾路倚舂釋擔聚觀太息上所賜詔
皆親札雲章寶墨奎壁之光粲然集而錄之為若卷錦
囊玉軸子孫千世守之為希代之寶公病且革故時將

吏問疾卧内公曰某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
流矢未嘗退衄瘢痕尚存發衣視之舉骸皆是賴天之
靈得全首領卧家簣而沒諸君尚哀其死耶彦直等以
其年十一月庚午舉公之柩合附于平江府吳縣胥臺
鄉靈岩山秦國夫人之墓于是寺丞過余請銘某曰太
師咸安王中興名將盡奏乞本朝有名位能文章銘公
卿大夫功德者為之辭以詔後世余方以罪斥辭不敢
距今七年韓氏書謁無虛月請益堅會余蒙恩除罪籍

遂不辭乃即平日所見聞誌其大者而係以銘銘曰
災正中否有來天驕牂羊之咏墳首為妖萬騎控弦鼓
行而至諸將按兵拱手坐視暨暨韓公西山之雄赤心
許國詎不營躬羣梟譟譟伏闕稱亂奮挺一呼奉頭鼠
竄手格二叛檻載而歸磔之東市封為鯨鯢邊馬飲江
千艘北渡公挺一身塞其歸路敵人膽落江水為丹電
掃霆驅威懾八蠻移屯楚甸坐鎮千里長城隱然強寇
氣死釋兵十萬歸居廟堂玉帶金魚異姓之王麒麟圖

像中興第一巍巍堂堂莫與公匹國恩粗報哿矣歸休
奉身而退以老菟裘大雅君子明哲是保一馬二童擔
夫爭道嗚呼逝矣生雖有終與宋亡極惟公之功閭閻
之西靈山之麓有坟歸然過者必肅

雙溪集卷一

去年一首

去年寇來清水巖黃河狹溢冬凌頑戾如飄風速如鬼
紛紛淫虐兼殘貪探馬星奔汗流地猛士皆裂髮指冠
潼雍見兵不及萬半闕甲冑屯河邊陰寒身體例皸瘃
亦復勉強橫戈鋌它司金繒封雍府犒軍紙襖如泥錢
敵人隔水相笑侮殺身於爾何直焉同州告急唇齒喻
無兵赴救誠難旃元戎鈴下兵八百蒼頭廝養爭後先

廊延詔發五千騎此日收兵姑自全平時保甲例烏合
縣符迫促揮空拳甚哉田夫無鬪志一夕驚走如窮煙
漢將蒼黃結旌遁敵騎勢合彌山川關中控弦誠萬騎
忠臣義士力可宣書生命運亦塞劣我師疲少鄰敵堅
却憶長安無事日談及甌亂為尤愆飯囊酒甕誇厚福
捧土揭木皆才賢生靈未悉坐何罪髓腦塗地尤蒼天
天公誠能祐戎敵豈復不解興中原案圖戎索八百郡
我邦日蹙知誰憐吳中據江恃舟楫惴惴慄慄聊偷安

旅人流徙隘城郭歲事寒薄理勢然去年往矣不須問
安枕而卧祈來年

少陽集卷六

附錄

薦劄

少宰

吳敏

靖康元年四月初二日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明忠義上用賢之請陛下虛已盡下或即聽其言剛克沉潛或久乃施用東之勸獎今始其時臣愚欲望聖慈錄東忠誠遂加官使風勵在位取進止

又

司諫

陳公輔

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

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也雖古者聽納之君如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有疑焉以調陳東之書遠勝炳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惟諸生不平炳與觀恩亦厚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陳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諍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及諸生皆曰方邦彥退朝百姓皆斥罵東與諸生力過之繼而百姓誼譁東

惶恐憂懼面若死灰遽欲退而百姓遮擁東出不得然則東豈有率百姓為亂哉東非學問淹該喜論天下事亦忠義奮發之士也陛下善用之于朝必能為公議者臣謂東書深詆李邦彥而大臣有庇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人大臣以私意阻之也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默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薦劄

知海
州洪 擬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臣伏見前太學生陳東風
度曠夷文采贍蔚自其少時已勵名節其心事榮榮與
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倦遊空乏專務趨人之急朋游往
往附之頃遭事變忼慨論事務引大體前後數萬言明
白切至其後東所言畧施行朝廷命以官陳東義甚高
懇辭弗受士論偉之今退伏窮巷菽水奉親俛首鄉舉
澹然不撓未易以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蓄積必能抗

義率志以徇國家之急臣與之同里與為忘年交之最
詳恭被詔旨令薦士所不敢隱默輒以充職取進止

致書

延康殿學士
知鎮江府

趙子崧

子崧謹再拜致書于陳公先輩執事子崧去年在淮寧
間聞公抗章論事士大夫推重今年城中羣奸誤國坐
致傾覆二帝北狩六宮九族盡隨以遷稽首賊臣再三
而不知恥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仗節死難之義疾
首痛心何所逮返子崧適至輔郡蒙主上召至帥幕又

付以東南道制竭力赴難挿血為盟以厲于衆及城
之日邦昌以書見告返正甚確子崧得旨赴行在所遂
奉中興見士大夫日望左右召命以濟艱難昨日逮到
指揮其慙公論而子崧偶被守臣義當勸駕切聞公有
進避之意此何時而避耶昔韓退之移李渤書言之盡
矣萬一左右少頃未赴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
難况主聖臣直欲大有為之時幸無多辭亟赴仄席不
勝至願謹布腹心不宣

少陽集卷七

附錄

贖屍記

李猷

建炎政元八月猷以妻父歿于王事自京師詣南郡行在所十五日雙門外忽見友人太學陳少陽敘問畢從容謂猷曰東被召方到未有館舍子當為我圖之猷曰太僕寺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果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猷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顧

謂猷曰吾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邃不能自達吾友相識滿目必能為吾辨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中心所欲言者其餘盡煩吾友也于是書三上皆不報書意大率乞車駕還京聚兵親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為少陽設也錄以示少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血淚何益臣以名來不敢私還也後二日太僕寺丞之子大方倉皇過猷曰少陽已執赴應天府矣猷應之曰少

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公名家子何足
多怪但未知罪之輕重耳因偕大方就卜于日者孫黠
曰公所占者恐有負累耶此人自得臯名不及也抵暮
乃知少陽死于市猷愴然若無以自存遂于此館哭之
移時其僕從潛匿逮夜有來竊伺者猷呼而前曰餘僕
何在何乃久不見耶輒曰某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取
行李之屬某輩亦自還鄉猷告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
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且令召其徒

而衆皆懼其染逮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等若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懼乎又恐其不之信乃命挈行李就猷之舍明日潛至其死所而遺骸已不知其所在僕輩益喧愈欲求去猷叱曰汝豈盜主翁之物耶一有去者罪在汝輩于是諸僕皆不敢去猷乃于所館舍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者吾欲收少陽之尸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當啟我心使有可致之理則我與少陽無憾

矣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一兵官渠造有頃守視者舁其尸去猷即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曰前日舁兩秀才今日又舁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堆曰即此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辨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癰焉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蓋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于所視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木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尚未得其首

也于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
殮之蓋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涕淚之橫集也方買舟東
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
猷服其義乃并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時猷不
暇問妻父事有能力津遣其柩遂亟還京師始少陽就
執之時猷在他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狀蓋是日
有應天府一吏來傳太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
來不敢私見吏曰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豈有公文耶

吏乃齎出半紙惟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又問此何公文吏乃忽怒目而視若有所呼繼而數卒環其左右少陽乃肯首曰東自知得罪吏曰此無事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朝廷召我來若有美命當有快行家或大程官輩來報矣今汝輩來是東得鼻矣又豈敢逃避不去尚容喫少飯否吏許之即食又諭之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悉委付羣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遲明但見少陽與歐陽澈各梟首于門市歆悼哭

友人直言得罪一至于此輒私誌其事之始終以俟異
日史官之採擇云紹興改元正月望日四明李猷嘉仲
記

上少陽公死事

少宰 吳敏

建炎三年二月高宗皇帝南渡幸臨安少宰吳敏奏臣
伏見太學生陳東死于言事尚書葉夢得奏臣聞罰當
罪則奸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此英主之上務也竊見
汪伯彥黃潛善于陛下即位南京之初懷奸擅朝廷威

福壅塞賢路妨功害能敢殺布衣陳東歐陽澈卒使陛下受拒諫之謗朝廷著殺士之名忠義之士至今稱屈言及東澈二人未始不悲歎也臣竊考前代犯顏直諫觸忤權臣之流至公論一伸之時雖已死亡未有不追贈官爵而錄用其子孫者也臣愚故望聖慈念陳東歐陽澈之抱恨歿地不及目睹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為忠臣義之勸仍乞斷自睿旨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爵秩竄之遠方以為奸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請祀墓

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
陳東之墓

臣寮論汪黃劄子

臣等伏覩近降指揮追贈陳東等官職陛下悔枉責躬
極其哀痛道路之人聞之者為之感激臣謂宰輔非材
誤國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容誅然至極于鄙夫有患失
之心廷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有殺

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為政向者建炎之初陛下以四海為奠祀之主雖俯從人之欲紹履至尊念兩宮之遠狩憫宗社之阽危禍故靡常宸心震悼萬幾之事付之二三大臣而黃潛善汪伯彥偶緣攀附同秉國鈞首膺注意之求專任仰成之寄故當開闢言路廣上聰明而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文過飾非惟用心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橫議致東與澈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為初政之累遠近聞之無不疑惑一自潛善伯彥得自幸

去位于今六年而陛下喜聞謏謗之聲包容狂直之士
崇獎臺諫詢擇菊蕘導人使言不吝爵賞使天下曉然
愚夫孺子咸知向者東澈之死事非陛下之本心而忠
臣義士扼腕共怒甘心于潛善伯彥之日久矣今陛下
尚軫淵哀痛自追悔使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受戮
而伯彥軀幹故在不職何施面目仰覩君親伏望聖慈
特垂睿斷

翼按此劄所云則此時潛善當已死及觀宋謝伋四

六談麈云汪退傳潛善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啟謝廟堂時相作荅啟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詞也則潛善生前已嘗復官矣謝伋談麈載此語當時必以為工不知少陽所論乃天下大計社稷之所以存亡者汪黃坐此貶官當時必有公論叔雅以太學諸生自傷其類至比之為妄男子若非謝伋筆之談麈世不知有此云麈嵬瑣也

清波雜志

周 暉

陳東字少陽太學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黃
建炎元年死于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付其家區處
後事甚悉死生之際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今在其
外孫括蒼潘景夔家頃年許右丞翰為作哀辭具著本
末少陽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同
時上書初行遣者歐陽澈撫州人詔曰朕即位聽用非
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與迪功郎一名猶未

足稱朕悔枉之意可各贈朝奉郎秘閣脩撰更與恩澤
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炎三年又思張慤之遺直陳東
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鎮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
恤之典至矣少陽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澈字德明
靖康初金人至請質二子二女而使穹廬御親王以歸
不報死時年三十三又有進士徐暉乞借官入北奉親
王歸詔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鶴林玉露

羅大經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諒少游太學值靖康之
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紹興
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
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
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
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
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
死焉檜歿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

為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為之請傳伯壽朱文公守漳
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余為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
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教官遂為立祠于學宮同時有吳
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
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于黨
李堂名商隱本無意于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
州死焉因并祠之

翼按今人但知與少陽先生同時上書者有歐陽德

明而不知有高彥先生志士仁人一時輩出得牽連
併書故不惜其辭之煩也

癸辛雜志

周密

嘉定十四年賈涉上恭膺天命之寶能文之士如朱中
美錢樵謝耘等數十人作為頌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
子駢舍累足而至學舍至無所容有士子作書貽葛司
成洪曰竊惟太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昔陳東以直言
而死今李誠之以守城而死二公皆太學之士也足以

為萬世之名節者矣今兩學之士紛紛而來喁喁相告
咻咻相呼僥倖恩賞冀望非常公論將何所賴天下將
何所望哉

又

前人

癸辛雜志又云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軍狀稱本
院舊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擊破
不曾搬取前來

翼謂此鼓當與張良椎朱雲檻張綱輪溫序節段秀

實笏同類而並觀之

東萊集

呂祖謙

呂東萊先生集朝散潘好謙墓誌娶陳少陽公女得官
清厚淳質陸九淵為之碣銘

鼠璞

戴埴

靖康孫覲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為亂建炎黃潛善
輩真諸極刑覲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珪筆削
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

狂生規搖國是將珵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珵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為一代人物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乃薦李綱去潛善輩此天下之公言珵果筆削之其心皆止于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為罪瞽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閑為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贍其家而其後以生前布衣為身後法從于東亦無憾嘗曰朕即

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也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為魏公惜之

翼按莫須有三字岳忠武之所以死也而秦檜實文致之草萊挾權一言陳少陽之所以死也而孫覲張浚實從使之且浚之以基心而債國事不獨此一端如殺曲端而失陝右自壞萬里長城故淳熙間議高宗配享洪景廬舉此為浚罪迄不得侑食快哉容齋

此舉惜不白少陽之冤而併案之也

續資治通鑑

劉時舉

宋劉時舉續資治通鑑高宗建炎元年秋八月陳東上
疏詆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詆
用事者伯彥潛善奏誅之並坐狂直棄市二年春正月
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潛善伯彥誤國之辜

少陽先生墓

去縣東北二十五里尚德鄉桐村初先生以言事死闕

下高宗悔悟其忠脩理祠事每歲寒食郡為上塚或給
錢付縣官致祭集其子孫胙飲甚厚景定中大夫馬光
祖過丹陽即基建祠自題云有宋脩撰陳公神道蓋先
生之女適括蒼潘好謙而光祖母葉氏又好謙之甥也
國朝天順中郡守林鶚裝潢高宗手勅及公遺像授其
族人藏之成化十一年都御史畢亨謨公行實刻墓上
正德八年郡守林魁表之十四年巡按御史葉忠立祠
嘉靖十四年督學使者聞人詮邑侯來汝賢為增秋祭

四十二年巡撫周如斗裁革識者嗤之

蘇後湖

陳摹三賢堂記曰蘇公庠字養直樂于肥遁不肯為時
一出蘇東坡黃豫章陳了翁與之遊皆器重之公獨以
山水自娛徵書屢下嘯傲塵埃外以終其身時號後湖
先生陳公東字少陽當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
朱勔用事名譽中外公以太學生力條其罪指為六賊
書凡六上京城之變和戰異議建炎御極有旨召公時

黃潛善汪伯彥主南幸之議失天下之望公忠于謀國
奮不顧身後三上書危言激烈奸黨文致其罪卒陷誅
戮二公操行不同而同于合道方脩撰公被召後湖實
貽書以勉其行謂兩宮蒙塵九廟危辱言之悲入骨髓
少陽忠憤愛君當慰天下之望則是行之仗節雖其性
稟忠義亦後湖有以發之

翼按後湖流寓吾邑又與少陽同志于法亦當附書

少陽先生恩敘

弟南處州錄事參軍嗣子嗣宗迪功郎婿楊中和忠翊
郎婿潘好謙迪功郎處州麗水尉

高宗時諺語

金人既出境朝中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太學
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為語曰不管肅王却管舒
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
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

亦齋程史

岳珂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
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
山上驛書聞朝廷徽祖為之仄席時方得燕兵端蒙日
侈上心因蘭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
張商英勸朕畏天戒更政事雖復作輟朕常不忘五月
壬寅遂罷經撫房于是時事幾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
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實以不害聞天意遽回六月詔
天下起免夫錢圖卒固燕驪遷戶部侍郎建炎中興復

以攀附致鼎軸殺陳東歐陽澈逐李忠定公綱撤備納
寇皆其為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迹其婢阿患得之
心蓋已見于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弗膺

翼按此論黃潛善耳而附記于此者以見邪正不容
並立小人得志此正人所以云亡也

論少陽先生祠額

嘉靖壬寅林平泉先生樹聲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荆
川先生順之于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

汪黃二像蹠膝庭下荆川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恃
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秘閣脩撰平泉曰一秘閣
脩撰何加于陳少陽蓋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興感荆川
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
出高宗悔過詔書內云朕八年于茲一食三歎使萬世
而下知朕為不仁不智之主相對感嘆詔旨諄切若此
翼按先生年十七入鄉校十年以上舍貢于辟雍政
和三年朝廷作雅樂命太學生習之事竟推賞當得

官先生以齋長當預先生恥以倖進力辭不受靖康
元年先生以伏闕上書欽宗勅旨賜迪功郎同進士
出身補太學正錄先生上書力辭不受是年秋八月
應鄉貢進士舉預薦則先生生前已屢得官不受竟
以鄉貢進士終矣豈以身後一贈為榮哉翼以為尚論
先生者當論其大節區區浮名何足掛齒牙間

少陽集卷八

附錄

哀詞

右丞
許翰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李綱黃潛善汪伯彥張慤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為諸人所危自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屢上而綱得罪翰因獨留祈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徒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慤相繼留為上議及綱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上顧潛善曰昨夕二人已處之

矣因泛言歐陽澈書論朕宮禁寵樂烏有此事陳東書
必欲留李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
問潛上所處者何人曰即昔日陳東歐陽澈也處之如
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
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
善故不得相示時伯彥慙皆不復問其本末蓋所與聞
者也伯彥等但稱嘆上神威睿斷而潛善至堂見應天
府尹孟庾曰事獨詰何以不關政府而遽斬東等微示

愠色蓋潛善前留本定此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跡朝堂者哉設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激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聞章上卒罷去然世多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撻鱗犯上故深過之紹興三年始見東書于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傅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謫去而方為伯彥潛善所排抵二書請上大明誅賞前日諸將提兵顧望不救都城及大元帥必宜

正其罪下親征之詔揚厲威武期還兩宮保據中原無
為渡江之計金陵之讖猶柏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
綱謫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前書所陳因深論汪黃之奸
必敗國事願速去之至于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
以死坐咈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蓋慮天子謂其以詆
己故誅東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而併殺之以蓋其私
且謂是皆讒誣均不足信嗚呼其可謂周于謀已而輕
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詔褒贈追錄二人之忠各

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時奸臣誤國之曲折世或未究知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刪取東書大指如此而系以哀詞使後人之有考焉詞曰

紛哀繡兮迷國俾韋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讒興言方
發兮身夷敵之氣兮孔揚蒙兩宮兮北之廟食震兮
憑怒哭社鬼兮悽悲委墜緒兮嗣聖基申命兮遺黎
何鄙夫兮間此盜威福兮逆施惟寵利兮是圖遑恤
國步兮安危慘一朝兮曷故殘二士兮不疑使賢相兮

智伏世體解兮心離謂園城兮伏闕幾變故兮弗支
不及今兮誅鋤將鼓衆兮為奇乘新造兮惕愓寧一
忍兮衆是疑嗟仁聖兮本心豈翳諫兮縱非當籍鍵
兮挈挈使寶慈兮傾移知名惡兮委遠云聖斷兮若
斯彼蒼蒼兮匪天乃詭誕兮敢欺臣作君兮慝蒙蔽
陰機杳兮莫窺後執簡兮何人尚有考兮余詞
翼按尚書右丞襄陽許翰字崧老元祐三年進士靖
康初入西府為丞轄與黃潛善輩不合而去

讀許右丞哀詞

劉相

并州更作桑乾客道逢舍者來爭席掀髯對坐有鉅人
問口劇談如舊識試問客子從何方興言扼腕微有傷
吾祖昔違恤緯計屢以直論干君王譏諛弄國賢者避
禍福相乘呼吸異懸知必有代庖責被髮纓冠赴東市
大明既爭日月光真與天地同久長嗟予之生後長者
却識前輩奚其詳大臣罔上擅行戮揚以浮言益私曲
誅奸發德示後世右丞之文端可復中興名臣凡幾門

聖朝報稱非少恩紉蘭袖出承命帖猶幸及識公之孫
春秋愛賢許之宥十世已往未為厚況今公議方大明
叫天大呼君無後故人夢想親大賢景仰高行思執鞭
典型方及見故物倏爾長別良依然土田未足為君勸
官爵未足酬君願行矣志意勿倦游歸而視之有家傳

讀許右丞哀辭

南豐 曾季狸

建炎初金師屢至兩宮蒙塵天下義士切齒扼臂于時
陳公衣褐在下越俎代庖肉食者憾之卒以忠死未幾

天子感悟越等加卹于是陳公之忠始暴白然肉食者
誑上誤國之罪未盡顯著識者恨之右丞許公時在政
府與同列者異議而去嘗著陳公哀詞一篇備言死事
專出肉食者之意及觀責尹之詞則反若已無與焉甚
非人臣過則稱已之義微許公之辭世未有之者許公
雖著是詞未敢誦言于世其後弟尚書郎忻手錄以藏
之蓋有待而後出也許公既薨其弟尋亦下世故其詞
寂無傳焉後四十年尚書郎猶子進之得所錄遺稿于

篋中磨滅殆不存矣一日出示李程曰進之將以是饒
諸石子盍為我識之李程矍然驚曰是詞之不亡殆天
意乎安可使之無傳也昔張巡許遠事史官得以詳著
者由李翰傳之于前韓退之序之于後今此詞上以昭
仁聖之本心下以正肉食者之罪異時司汗青者得之
不為無助是亦李翰韓退之文之比詎可祕而不傳乎
進之曰唯李程乃述其所以然以告來者云

讀許右丞哀辭

玉山 汪應辰

尚書右丞許公之爲人也其言也詎其著易春秋論語
訓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諫議哀辭指摘情僞究其本
末詞繁而不殺益忠憤所激孟子所謂子不得已者歟

少陽先生像贊

金壇

劉宰

陳公以布衣叩閭恨不手鋤姦佞今雖死垂紳正笏生
氣凜凜姦佞者盍少避終不減段太尉無恙時

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李綱

哀痛綸言灑帝章賜金贈秩喜非常無心聖主如天地
著意姦臣極虎狼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生光
先生憤懣誠昭雪九死南阡豈自傷

屢將鯁論叩楓宸不為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寧論盧杞
恨無慶忌救朱雲死生一決心應了忠義千年筆有芬
一介草茅言世務從公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常帶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帝聽
撫函諍事觸龍鱗血膏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祧獨許身

宿草已深難以慟臨風空有淚沾襟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辯益寬饒
幽冥我已慚良友忠憤誰能念本朝
故國遙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蕭蕭
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離騷付大招

哭少陽國士鄉先生有作

張光

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
公乃犯龍鱗義死哀憐汝余愚苦愛身
飄蕭重白髮愁殺倚門人

伏讀諫議奏藁有作

王之野

孤忠浮動墨淋浪字字珠璣照乘光應有鬼神職呵護
未多故笏是甘棠

挽章

張光輝

義氣衝星斗忠謀款帝閭無心干爵祿有意正乾坤遽
墮僉人手何慙烈士魂節次豈潛德千古令名存

挽章五首

山南
道人葉忠

書生死亦榮廟堂悔何晚金秩雖有加忠魂終莫挽南
渡誠草草坐席竟不暖哀哉復哀哉殷鑒豈云遠

神羊解觸邪寧知布衣賤無劍請上方而以頸血濺死者得瞑目生者何顏面嗟嗟黃潛善嗟嗟汪伯彥

有頭不自愛有棺不虛載上書何激烈就死亦慷慨墓門草芊芊鄉山日增態公去數百年英爽颯常在

天地豈蒙昧負此一掬春兩朝有封事可以識其真直氣塞蒼冥遺風振嵯峨為公起高閣何用圖麒麟

公世隔宋元公名垂桑梓顧我懷秉彝千秋亦王李祠以妥英靈詩以薦芳芷歲時走村翁綿綿曷有紀

哭秘撰先生詩

陳主簿

封章一讀齒牙寒始信相如處世難殊域尚能知姓字
兒童猶復為心酸滿朝臣子應知戒後世奸臣不自安
猶有英靈凜如在休沉塵跡夜漫漫

哭秘撰先生詩

徐春中

冰懷壯士雨淚寒我思陳公何悲酸陳公九泉友逢千
桐村原頭雪漫漫帶經堂前草班班終日哀吟復倍歎
百年一奠勝臨棺敵人負強靖康歲蝨賊內訌褻天語

銀袍一唱空天闕書奏八九誰省悟盡言兮驗著龜之
應履危兮薄雲天之義不以嵩岱將壓而遽移其視鼎
鑊可赴而如歸鯨波方再澄帝愍公之誠畀爵錫田土
孰敢輕勸旌雖無一時公卿之高位自有萬古不朽之
真榮諸生叱罷不從此爭如伏闕能就死萬家之封豕
辭燕其在于今孰稱賢

題塔詞

吳主簿

讀公遺稿未冠年義膽忠肝氣凜然六賊萌芽俱泯絕

一庵草木愈明鮮
縣庠屢拜先生像
邑里相逢後嗣賢
畢竟固知多必大
待看接踵佐周宣

挽詞

何元泰

在昔虞庠日嘗陪
陳少陽詞傾三峽水
忠烈九秋霜
藥石塵丹宸琅玕寶
皂囊後來門下士
多有紫薇郎

挽詞

趙時璫

強敵昔長驅
高屋建瓴水
權奸誤國家
和議甘骯骯
遂令九廟尊
冒沒在棘枳
帶甲百餘萬
一嘯自披靡
堂堂

諫議公屹若頽波砥叩閣斥時宰不惜用一死此死不足道聞者自興起一木支大廈于時不可耳使早定大計何物摩壁壘可憐紹興間賄贈官其子我得覩遺稿感慨寧已矣千載凜如生作者書于紙

又

少陽一疏剪羣姦袖手歸來風月閒誤國小人猶發縱叩閣諸子尚延闕是非自在通千古利害安能立兩間暇日西湖乘畫舫好將樽酒酌孤山

題少陽先生祠

西蜀

健庵道人

柳風梅雨氣清和
義士祠前兩度過
一曲楚些千載憤
倚天長劍碧嵯峨

兩宮歸夢八千里
六賊含羞四百年
花外杜鵑禁不得
丹陽烟雨暗湖天

又

會稽

孫應奎

滿地兵戈萬國昏
君臣大義定乾坤
豈論二豎無天漢
但願孤忠照帝閭
精爽猶將開日月
旌書空自及亡存

臺前哽咽東流水似為先生哭又吞

又

萬國春風到

滇南

陳表

仰止如神湖上過水光風靜起漁歌捲旗未可終忘汴

立馬緣誰不渡河入骨遺奸還紫閣經春荒塚自青蘿

少陽頭斷人曾續錯刃同舟視此何

又

失名氏

嗚呼爾少陽正氣實堂堂叩闕陳封事攜棺裂肺腸羣

姦傾九鼎六館植綱常涕泣沾松檜江山落日黃

又

陸深

郵籤初下雲陽驛國士猶懷陳少陽人世自應餘感慨
東風原不管興亡誰無一死寧須晚事到千年更有光
當日上書多輟報至今遺恨說汪黃

又

郡人
張九徵

宋代園陵秋草邊夕陽遺址尚依然松杉剝落英靈在
父老悲吟諫疏傳彈指已成厓海月傷心莫話靖康
年宗公祠墓遙相望兩地忠魂泣杜鵑

又

邑人湯寅

痛哭烟塵結未消已聞民獄草蕭蕭
豈知玉輦終三竺尚訝丹陽是六朝
柳葉湖深低有廟鷓鴣聲急去無橋
一龕燈火花如雪莫問西泠渡口潮

汴水繁華記昔年何堪北望淚潸然
眼看中土逢鯨鯉心憶羣臣拜杜鵑
花草寒泉還過客衣冠春社有先賢
荒祠寂寞依風雨不道冬青更可憐

又

謝亦驥

趙家十世厄方窮南北紛紛顛沛中賞罰誰為華袞補
是非只剩布衣翁市曹一死髮膚棄河渚千秋俎豆同
縱有汪黃子孫在猶從衆口羨陳公

少陽集卷九

附錄

盡忠錄序

李大有

大有昔侍先祖道及秘撰事云秘撰所上建炎三書其一
一乃論天下大計餘兩書乞留先祖而黜汪黃詞皆坦

明惟最後指陳二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且得以罪
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不以為忤也時歐陽澈
亦上書及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進摘其語激上意
高宗亦欲薄其罪汪黃復動以危言遂俱即東市因謫
先祖海外今觀高宗聖訓有曰聽用匪人至今痛恨之
有曰始臯東出于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稿不傳于
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旨悉
從其舊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蓋掇取賜錢制詔中

語因重以詞旨聖語三條揭諸篇首鐫木以廣其傳祕
撰之與先祖未嘗識面至為之死書不出九泉不瞑目
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書別紙論張
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繼而汪黃選部少陽二人奸譎
必誤中興遂致極法次李春部成章因張遇事言激上
二人亦竄逐布衣魏祐連上六書亦不得其死秋馬伸
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不知今存亡也先祖意謂
必當見殺按東齋先生語錄曰馬伸論汪黃逐之敵勢

方張不可守禦或謂中途刺殺之則衛尉死于二人之
毒手亡疑也當興復草昧之初朝廷未尊言及兩朝相
馬魏二公皆默然被害人無知其冤者則秘撰之死天
子旋即悔痛累詔褒贈至今聞者為之慨慕興起可謂
死且不朽視二公其幸多矣大有將以是書求引跋于
當世立言君子故述名書之義與秘撰所得其死者始
採撫云

嘉定政元十月朔日

盡忠錄序

郡人 楊一清

宋以忠厚立國禮義養士金人內侵之初少陽陳公與
布衣歐陽澈首以忠諫死其後死封疆死行陣死沙漠
者不可勝紀雖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皆其所以自盡者
而深仁厚澤之所敷遺明效大驗要之不可誣也顧諸
臣皆死賊慷慨赴義乃所甘心焉少陽死于姦相其本
心豈欲至是其所遭際然耳蓋方是時用事者偷安畏
懾不曰遷都則曰割地可定大難安社稷者惟一李綱

羣小嫉之如仇以張魏公之賢亦嘗劾綱而佐汪黃少陽以死爭乞用綱決策征討力排割地之說其見惡時宰固宜向使其言獲用綱不斥去則宋不南社稷不墟國勢不弱矣少陽死李綱斥宋之不競不待智者而後知已嗚呼古之以諫死者逢干皆世臣與國同休戚少陽尚為諸生未沾一命徒以區區一寸之忠不能自默至于死不悔不尤重可傷哉或疑洛陽少年易其言斥以死君子少之少陽率諸生伏闕論天下大事力詆羣

奸不得命不止忠憤所激衆集至數萬沙脅持之嫌使
姦人指以為名卒陷大戮揆之中道若有未安殊不知
事有緩急漢文何如主其時何時誼不能從容納誨乃
以立談之頃輒為人痛哭少陽遭時孔棘國之存亡在
呼吸間抹之不得不急君臣大倫根于天性父母之仇
不共戴天言出而死有所不避此少陽之所以為忠也
少陽姓陳氏名東少陽其字潤之丹陽人高宗追念其
忠贈秘閣脩撰近丹陽太學生孫育得所謂盡忠錄者

質之鄉進士陳君沂屬編次焉乃請于丹陽令申君理刻以傳錄曰盡忠蓋因宋丞相綱之孫大有所序舊名用高宗賜錢詔中語也有絨書京師請于序昔唐何蕃叱六館士不從朱泚之亂且顯名當時韓愈氏亟稱之况少陽精忠大節若此今讀其書猶凜凜有生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烏得無傳傳亦何假于序而後人仰止先進圖其不決事關風教不可以不書于是乎序

正德十一年夏四月朔旦

丹陽學宮三賢堂記

宋陳摹

始余讀先聖賢之書觀其尚論古人以詔將來有不同
于制行而同于立教不同于應世而同于知道者未嘗
不表而出之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而夫子目
為三仁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而孟軻氏一
以聖與之仁且聖豈易到者而稱之無異辭謂其有
功于名教則一也國朝列聖相承登崇良弼以起天下
之治蒐訪隱逸以盡天下之才旌別忠義以作天下之

氣士君子或出或處悉闕世教慶厯元祐間端人吉士
彬彬輩出時則有若丞相蘇公頌以碩德謹論厯佐三
朝神宗皇帝在位擢置制苑封還李定之辭所任刑院
則執古者刑不上大夫之義寧與朱敏求呂大臨同落
知制誥而不容倖門之或啟寧忤上意而不忍衣冠之
污辱凡所開陳無或隱諱蓋公優為者猶未見所守方
宣仁垂簾諸臣奏事惟稟旨母后哲宗皇帝有言或無
對者惟公奏事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或有宣諭必告在

廷以聽聖語公之意蓋以垂簾之事非獲已者吾亦稟
命于君庶幾調娛于母俱無間言異時哲宗默識其事
謂公有君臣之義卒相之以成元祐之治非卓然有所
主者不能嗣是崇觀之政用舍一偏上下易位則有若
處士蘇公樂于肥遁而不肯為時一出又嗣是而靖康
建炎之間朋邪撓政國步多難時則有若脩撰陳公激
為忠義而獨能為國一死夫處士蘇之孫也乃祖功在
王室公亦資稟不凡少時東坡山谷後山諸老與之遊

悉器重之豈不克紹先烈而獨隱居適情山水以觴咏
自樂徵書屢下高卧不起時號後湖先生非無所見而
忘世者脩撰公則異于是方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
邦彥朱勔用事名譽中外公以太學生力條其臯斥為
六賊書凡四上至京城之變和戰異議建炎御極有旨
召公時黃潛善汪伯彥主南幸之議失天下之望公忠
于謀國奮不顧身復三上書危言激烈奸黨文致其罪
卒陷誅戮亦豈無所見而漫輕一死哉二公操行似不

同而同于知道方脩撰公被召後湖實貽書以勉其行
謂兩宮蒙塵九廟危辱言之悲入骨髓少陽忠憤愛君
當慰天下之望則是行之仗節雖其性稟義忠後湖實
從史之若高宗之于二公則所遭際之不同然皆非漠
然無情者當六蜚南渡仄席求賢聞後湖之名雖終莫
能致而弓旌之名三及其門紹興四禩聞脩撰公之死
下哀痛之詔悔過引咎雖不能如哲祖之相蘇公而亦
無負于二公矣余自佩鐫知讀書慕三公之名而恨其

生晚蘇公本溫陵人以子華宰丹陽迎養官舍于邑東隅築室扁曰壽堂為奉公之所後人目為相公堂有公手植山茶竹柏尚存子孫因占籍焉脩撰則邑人也邑有賢尹政成之暇又能崇尚風教祀蘇公于是堂而以脩撰後湖二公侑春秋于釋菜先聖之二日率其屬若邑之士大夫設牢體以祀之且屬余識其事此素志也其敢辭蘇公諱頌字子容其孫處士諱庠字養直脩撰公諱東字少陽

堂在縣學櫺星門之左陳摹時權鎮江府事紹聖中
蘇頌子京宰吾邑迎父就養因誕日築此堂為壽後
燬兵火紹興間其曾孫忠規復宰吾邑重建嘉泰中
趙善相改曰相公堂寶祐五年邑令趙興懷改建三
賢堂增以濂洛諸儒而易其名曰衆賢後以濂洛諸
儒既皆從祀仍祀三賢增以洪公興祖名四賢祠

宋少陽先生陳公祠記

邵寶

天下之勢重在敵國者時有之矣其始也勢必重在小

人小人敵國皆足以病國也然人知重在敵國而反之也難不知重在小人而欲反之也尤難重在敵國當其時以戰鬪死者殆不可勝數也重在小人當其時亦必有以諫諍死者戰鬪死者天下哀之猶可言也諫諍死者天下哀之不可言也此宋太學生追贈秘閣脩撰少陽先生陳公之死所以至于今數百年而痛憫悼之不已朝之貌之尸之祝之而猶以為未足也宋之亂自熙豐以來其所由來者遠矣至于靖康之時則金人日盛內逼

京師敵國之重于于是乎極所謂極重不可反者其此之
謂乎而中朝六賊者實為之地重在小人則輕在君子
重在敵人則輕在中國天下之勢如此誰與反者于是
有識有力足以當其任李忠定公綱一人而已使能專
任焉而誅斥六賊則天下之勢尚有可反焉者而一二
宰執內忌外懾與六賊表裏經營不曰割地以和則曰
遷都以避苟遂其私而忠定宏才雄畧直道正氣乍用
遽罷秘撰公發天下之危言當天下之大難六書淵聖

三書建炎屢遭挫抑愈益奮厲卒之汪黃二奸黨結蒙蔽曲矯密呼身死其手比之朝衣東市之慘殆有加焉而天下之事去矣蓋反天下之勢在識與力識在我而力不在我亦獨且柰何哉嗚呼少陽其可傷也已是以天下之人聞其死者莫不扼腕流涕而有百身莫贖之嘆高宗聞于臨安愕然驚悟既贈官推蔭車駕過公鄉特贈錢五十萬紹興初追今官仍與兩資恩澤賜田十頃嗚呼人心之公固出于秉彝之初君心之明又復于

蓋惑之後以是觀之若公之盡忠為國雖天下祠之可也而況其鄉哉潤之丹陽公鄉也祠焉禮也抑吾以為祠之者之意不惟風義以起懦而已其欲謹敵國外患之戒于封疆戎好之間也夫其欲嚴君子小人之辯于進退任用之際也夫其欲察奸邪蒙矯之迹于倉卒變故之時也夫上誥下詔一舉數得其為教也大矣深矣蓋正德己卯監察御史台南葉君巡我江南諸郡以江西之警往來視師江上道出丹陽問公之故慨然以瞻

謁無祠為歉且見近地有五聖廟者茂林據勝遂命有
司改而建焉時知縣武康朱侯方既以憂去金壇知縣
南充任侯佃承檄來攝不越月規制以完繼而合陽趙
侯章至從而成之君子謂之善祠祠成且考葉君還朝
趙侯亦以憂去越三年今知縣上蔡張侯惟恕踵焉而
增賁之趙侯起復復任秀水葉君作臺謂其便也遂命
以記屬之于寶寶欽慕秘撰公之忠義久矣且重葉君
之屬于是乎記祠在縣西北隅前為石岸以臨運河大

建綽楔榜曰宋陳少陽先生之祠樓門三間入門為碑
亭左右各一中為三間二廈像公其中露臺立金鑄汪
黃跽伏之像左右廡各十間左曰希賢右曰尚友後為
樓五間曰有歸取公自贊語也其下以李嘉仲像配公
扁曰交情表贖屍之義焉齋居三間在左守廬六間在
右公之族裔居之有三丹亭義見葉君所題詩蓋趙侯
狀云

陳脩撰祠堂記

劉宰

建炎三年春詔贈故太學生陳東承事郎仍官有服親
一人夏四月幸金陵道由京口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
于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甚悔之已追贈京秩今
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又諭宰臣曰張
慤古之遺直陳東忠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劄
令有司致祭卿等更卹其家紹興四年冬再貶南京用
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即位之初昧于治體聽用匪人寘
陳東于極典朕甚痛之雖以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枉

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脩撰更與兩資恩澤仍撥賜
官田十頃予伏讀聖詔流涕太息而言曰自古人主激
一時之忿而輕用其威者有矣未有事非己意悔自己
興拳拳不釋如我高宗皇帝者也自古臣子不幸而死
非其道者有矣未有寵被九泉澤流後裔赫奕光大如
我脩撰陳公者也公字少陽由鄉校貢辟雍升太學為
內舍生時入仕途廣幸進者多公嫉焉政和三年朝廷
命太學習雅樂前列次第推賞公辭弗就蔡京王黼童

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譽中外公慨然有澄清
之志嘗賦雪詩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
積勢漸費掃除功其他賦咏率做此意靖康初詔求直
言公喜曰吾志伸矣即率諸生獻書闕下條京等誤國
之罪指為六賊天下竦聞萬物為之吐氣書相繼四上
伏闕者再最後言李綱不應罷李邦彥張邦昌不應相
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琳李柁不應用時寇逼京城和
戰異議邦彥等主和軍民怫鬱至是聞公等言懽呼和

附不期而會者十餘萬府尹王時雍欲以開封卒刃公
殺帥王宗濂亦以兵會鈇鉞森然公不為動會上遣中
使諭以復用李綱綱亦親諭上旨因得解去蔡絛李稅
諷學官屏出之未幾御批陳東言事忠義即令還學六
賊稍斥公言蓋未盡用諫官陳公輔援張炳雷觀例請
命以官少宰吳敏亦繼有請勅授迪功郎同進士身仍
與學官差遣公曰吾志拯宗社之危顧以為已利乎再
上書詆時政辭不拜拂袖還鄉里是歲復舉于鄉會京

城之變尼不行公憂國步之艱卧興涕泣建炎御極召
赴行在知鎮江府趙子崧身親勸駕公誓盡言以棺自
隨既至以宰相黃潛善樞臣汪伯彥主南幸之議失天
下之望又其人非濟世才旬日三上書極言之或規其
太驟公曰天子即位未十日而召一韋布之士非直言
無以報且事關宰相少緩而天子有命彼不以負恩議
我則曰觖望矣汪黃閱書恚忿宦官康履者自靖康伏
闕軍民乘勢蹂躪其徒宿怨于公又應天尹孟庾王黼

客也相與協謀因他進士上書矯誣併致于辟同時執
政有許翰者為公哀辭謂黃之力居多方被執時索食
作書辭其家人雍容曲折如平時末曰死生命也切勿
念東識者謂賢范孟臨終之言遠矣故人四明李猷為
殮于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視之以達于家時人高
其義公死而事寢聞言益驗上追用其言屏汪黃于散
地引咎自躬施行羣策宏濟艱難贈卹之典殷勤懇惻
載在簡編蓋惟恐天下後世之不聞以自墮于飾非拒

諫之域者故諱其事謂為臣子當然殆未知我高宗皇帝之所以聖也慶元中三山陳君德一分教京口謂古者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又古孔顏孟未與位學者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若脩撰陳公非京口之先師鄉先生歟社非職所及學非吾事歟乃肖公像祠之孔子廟西序陳君代更繼者屏去今教授番陽許君溪視事甫浹日祠之如故又慮廢興不常屬予為之記予聞而歎曰昔人有言死之日是非乃定若脩撰陳公之事是非豈

昧昧然者而祠宇廢興猶反覆于百年之後況當時縉
紳于朝廷之上者其能公是公非歟詩曰憂心悄悄愠
于羣小于此蓋歎國是之難明人心之難一我高宗皇
帝之聖不可及故拜手稽首詳其事云

清忠祠記

姜寶

春秋時我丹陽吳季子以邦君貴介弟輕讓千乘之國
棄而去之其操行與夷齊同清宋時太學生陳少陽上
書論事能捐生以徇時危有比干甘剖心自靖獻之忠

焉二公並我里閭中斗山崇望祠各偏一隅久不便邦
人瞻仰萬厯戊子邑父母章南周公既遷改雲陽驛于
城外虛其舊驛之廳請于撫按學三臺奉兩公之神主
安置于其中將以春秋奉祀扁其門曰清忠之祠而屬
予為記惟季子當時賢者孔子謂其葬之有禮表其墓
以有吳君子稱之春秋書札來聘自是即事而書初何
嘗有貶黜意胡康侯求褒貶大意于一字間以名札為
貶辭殊不似聖人本旨至謂辭國而生亂札之為也聖

人于吳亂數十年之前不應先定其罪于此此尤千古
不白之冤是不可不辨少陽先生當宋將南渡時憤國
事之非疏謂李綱當相黃潛善汪伯彥王黼等六賊當
亟罷言言忠謹嘉謨高宗惑于奸佞之言竟與歐陽生
駢首就戮于東市後雖悔贈以官卒亦無救于敗其忠
魂迄今未招是亦不可不申理也予嘗言于前令君驛
當改于城外兩公當奉祀其中以風動後來有志者卒
因循莫我應惟周公銳然作而為之由公家先紀善以

清德起家以忠致身家世本有承藉是以聞吾言即感
觸應如響固知清忠一脈在兩地猶一家後先數人者
彼此猶一心也他公見義不能為惟公獨倡為此舉其
可謂難矣今人以身徇利貲百萬曾不拔一毛視季子
延陵之逃無忝于首陽之餓衆皆濁而獨清其賢否為
何如已食君之祿者往往舍國恤私便其身圖視少陽
身未在世即能憂國忘死衆皆負主而獨忠其賢否又
何如予于此輒又萌一念分所嘗助賑五十金助營建

驛丞新衙舍請其舊衙舍之小房為清忠會所將來與
二三同志者時聚講其中庶幾仰止景行矯世汚勸臣
節以效法兩公者清與忠之一二蒙公輒許可又蒙帖
給入官田若干畝入祠內助將來聚講者之公費公優
調吳門方去我邑猶孜孜汲汲為義不肯休其尤可謂
難矣茲并為記一以追崇先哲一以興起後人其一則
又以永揚周公之盛美于他日云

墓表

龍谿 林魁

先生宋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忘其身愛道而忘其位愛義而忘其死大節清風昭回史籍貫徹宇宙君子之事于是乎畢然而耿耿之靈當不能無憾于九原者宋季姦壬暴棄社稷先生國學諸生耳非有寸祿之榮一命之寄毅然中流思以身翼九鼎倡六館豪傑言人所不能言守人所不能守今夷考之使當時少試則二帝可返九廟不遷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而不用其言必甘心以快讒愆而後已先生骨未冷而敵人

墟宋嗚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之心豈不知勢遠責薄
高引幸免而汲汲國難死而後已誠以君父之仇不可
以不復深憂大懼精計極言繼之以死庶幾賢相用而
宗廟安即捐軀墮首含笑地下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先生其以之卒之事去時非吾身享無窮之名君國無
血食之祀豈先生之初志哉此所以重為先生興哀于
千載之下也魁為童子時讀宋史厯先生之傳捧卷泣
下者屢正德壬申來守是邦臨郡學閱疏草凜乎若挹

生氣用詢邱隴謂陸榛蕪進遙胄出家狀獲覩遺容暨就義始末于是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墓門以弔英爽嗚呼文山戢戢千載如見君子當望以茲石先生名東字少陽丹陽人正德癸酉歲夏五月甲子

祭少陽先生文

葉忠

維正德十五年歲次庚辰三月己丑朔越九日丁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葉忠謹以少牢之儀致祭于宋脩撰陳先生之靈曰惟公才匹賈生主非文帝忠比朱雲朝

無慶忌乃以布衣而預庭議言發禍從勢所必至從容
赴難惟以取義與觀自隨竟酬厥志嗚呼公身雖亡公
忠則遂精貫白日氣塞宇內逢干與遊斧鑕奚避視彼
汪黃穢若犬彘決彼江流難滌腥膩君心尋寤存沒哀
貶如瞠斯開光生泉隧得失較量霄壤何剋忠也夙企
高風今經茲地作廟妥靈永脩祀事寢廟翼翼漕渠泌
泌于萬斯年有虔無墜茲當落成潔陳敬獻公其來歆
鑒此誠意尚享

先生舊無祠直指葉公從太學生孫育請改北郭外
五顯廟為公祠詳見邵文莊公祠堂記

少陽集卷十

附錄

跋遺帖

晉陵

劉宜孫

史臣云忠義天下之闕然忠義不多見于世而世有忠
義多不能自全茲何理耶蓋衛國家排患難斥奸惡褒
忠良蹈白刃遇事輒發赴死如歸無恠乎忠義之士往

往陷殺身之禍也友人陳少陽與予聯事太學僅三年
平居熟察其所為知決非偶然者一旦為國言事屢上
屢抑而不哀而卒至于殺身而死死之日士大夫識與
不識莫不冤之嗚呼身可殺而名不可滅未幾儉人罷
國政而少陽進賞典英聲爽氣凜凜在人耳目回視前
日保寵輩決與冀壤等忠義果可少貶哉余知少陽不
死矣四明李嘉仲當凶奸焰時能贖其屍首併歸葬于
故里復珍其往來遺帖求縉紳識其事以廣其傳嘉仲

之為人也從可知矣故余備論忠義所以然而書之時
紹興三年秋七月十有一日

跋家書後

弟南

嗚呼先兄少陽宣和靖康間為太學生當北騎深入國
家危急之時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忠命之以
官既辭不受謁告而歸建炎元年夏四月今上即位之
十日以布衣召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上書當時用事
大臣私涉嫌疑力請誅殛遂陷大禍方收之日自知不

免畧無憂色對所追吏更衣進食索紙作書以遺其家
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如平時無一筆舛悞其書竹
紙所寫反覆有字不可裝褙一日其婿潘好謙揭而兩
之無所遺缺乃得成軸若有神物護持而至然者三年
用事者既逐天子感悟追贈京秩復賜錢五十萬紹興
四年冬再贈朝奉郎秘閣脩撰仍官其子弟錫之土田
以恤其家德至渥矣則其大節固已不可朽而傳無窮
顧所遺家書歲月浸久恐遂磨滅謹用刊之以石垂示

子孫庶幾見者知忠義之士志氣素定視死如歸臨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云十二年夏四月望日

跋陳歐遺事

周必大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為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澈德明六飛南渡亟出時相再二人秘閣脩撰朝奉郎王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于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為哀詞必大又抄少陽行狀授

梁君世昌刻之嘉泰壬戌九月乙亥日書

跋奏議

楊邁

右脩撰陳公少陽奏議一卷方宣和靖康間權奸扇禍
國勢危如綴旒無敢正言排之者公攻詆六賊凜凜有
生氣迨建炎中興公以直言召則又首排柄用之臣不
足當大事身膏東市嗚呼痛哉公潤人也祠堂于學而
遺稿弗著非闕典歟乃取奏議手帖刊之于學宮且以
高宗皇帝贈卹之詔冠之篇首于以明公之死非本聖

心皆誤國用事者私意云嘉定庚午七月初吉

又

樓 璿

夫害止一身而利及天下身滅一時而戒存千古死輕
鴻毛可也國家當傾則擾攘之初祚若綴旒奸佞蒙蔽
猶不知改少陽以布衣言天下事與櫬自隨而權臣讒
愚果以誅死然其人死矣復何云者而所言皆死而後
行其為舉世之利今以甚明宜少陽不受其死也方野
棄屍首愴人虎視無不遠跡以防不測隴西李嘉仲獨

能訪求而歸藏之益義不避死亦少陽之流亞也

又

胡攀鱗

攀鱗頃自總角仰服脩撰陳公忠義之名嘗得之諸老先生謂公以布衣遊太學當靖康建炎國步多艱率諸生伏闕指陳時政旌別忠邪多觸時宰所忌卒之甘戮如飴又聞伯父吏部以與聞諫草斥擯嶺嶠自是括蒼之名播之縉紳著之青史與陳公儔美匹休矣攀鱗每恨生晚所得梗概僅若此有如英姿風裁固願見而不

可得也而封章論奏未獲窺豹意終抱此恨近得公之
姪孫挺述及短卷七封諫疏九封與夫郡安撫墓誌經
畧錢待制所撰神道碑并范制叅傳公行實且命攀鱗
為書其後一再披味凡公之忠言讜論彪炳紀載讀之
令人肝膽張奮激切足以竊一班而酬素志仰惟公之
精忠獨行殆猶造化功用自然詎可以草草丹青陶寫
矧今名公巨賢品題溢篇豈待予諛聞附書然先世同
比義今又獲同枌社事契稠篤豈容自默嘗觀孟子稱

贊伯夷為百世師有頑廉懦立之化至昌黎韓公著頌
則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磨昭乎日月不足為高魏乎
天地不足為有容也竊謂孤竹君骨僊之後公其人與
攀鱗才剪文非不能自為臆說謹撫聖賢之言以識古
訓遂伯玉恥獨為君子脩撰流光不朽固矣伯玉豈無
華袞之榮云

又

四明樓鑰

嘗謂士君子標準天下羽儀縉紳莫若忠孝節義一操

諸身非特光祖先耀閭里聲名在國史功業流後世靖
康建炎間六賊在朝懷奸誤國太學生丹陽陳東非有
位于朝無言責于已一旦忠義奮發伏闕獻書鋤姦臣
開賊子極言直諫奮不顧身卒貽天下後世忠臣義士
之歎向非高宗皇帝降詔責已引咎自躬追贈爵秩錫
土田官子孫以旌敢諫則朝廷負殺士之名雖滌三江
五湖之水亦不足雪淪于國史拜公之名慕公之義恨
不得悉覩公書一識公後一旦禮部侍郎良能達之引

公之後正旦于賓位因得識公後而悉睹公書則公之
忠心義氣可一閱而知矣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
臣諸公于時為公愧云嘉定戊辰癸酉壯

又

秦州野人

余觀主父偃以直言悟主漢世宗起見晚之歎其後建
城朔方之議公孫宏欲沮罷而不能至偃以齊王事下
吏治無狀世宗欲勿誅而公孫宏固爭卒夷偃族則前
日之隙也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死之日無敢往

視者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為長者未嘗逮治則世宗無罪偃之心終可知矣且宏之居相位內深意思雖同時賢若董仲舒猶且疾之使相驕主而欲罹其害况偃輩晚進用事才出宏右而數詘其議宜乎必陷之死地也則人主有好賢樂善之心而為害能之臣肆譏巧以擠之者世豈鮮哉今觀少陽其始也被召赴闕是必有悟主之言若主父偃者既而進言不已豈公孫宏輩讒嫉妬害者所能容之耶嘉仲與少陽乃布衣之交

能收殮其屍俾得還塋又寶遺帖使不泯其傳是亦孔
車之流亞也異時嘉仲之名苟上無罪少陽之心安得
不以長者歸嘉仲哉

跋遺帖

孟忠厚

嗚呼不愛一命不食寸祿忘身之危為國之災以天下
言為天下死古難其人也嗚呼天啟少陽之口若有意
于中興乃不啟吾君之心使留少陽一寸之命夏有龍
逢商有比干千歲之上九泉之下少陽與之攜手而遊

矣於戲少陽之死為可悲也亦可榮也少陽死矣吾亡
無日矣

又

劉桀

祖宗教育天下士垂二百年英異輩出靖康之間乃有
如殿撰陳公少陽上書乞竄逐姦黨諸生莫不義而從
之彼高美爵列官都省甘為敵屈者視少陽當愧死少
陽忠憤不少挫意上書詆時相以死當時府尹置少陽
又甚慘彼謂雲霧蔽蒙忠佞不復分矣我高宗皇帝感

悟汪黃斥逐少陽贈官又官其子若孫不一詔墨每頒少陽之鄉黨耆老伏誦感泣嗚呼禹湯之罪已太宗之賞諫殆不過是李嘉仲為公殮手足形還塋范允誠傳以顛末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少陽死之日猶生之丰若夫增葺其祠宇禮卹其後昆以廣聖恩褒忠表行之意又必有賢者任其責云嘉定癸酉臘月

跋陳歐二公實行

李 統

統嘗伏讀國史建炎元年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陳東

歐陽澈李綱罷左僕射黃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彥為右
僕射三年二月壬子上渡江至平江下罪已詔壬戌次
杭州乙亥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一人迪
功郎仍令有司常存恤其家丙子詔求直言考其年月
兩詔皆出大父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召為
兵部侍郎自揚來杭實兼直學士院今所賜御札具存
叅知政事樓公嘗跋罪已詔有曰高宗皇帝當否運之
後至誠感悟不啻不敢自文懲艾之深下視秦穆公又

得文肅李公為詞臣有以發揚之所以成中興之業也
後詔為丙子所草高宗不以為諱以宸翰宣布所云宰
臣非才謂黃潛善匹馬南渡蓋深悔維揚之變言不激
切不足以聳動四方當刻石以傳永久嗚呼前一詔則
脩撰公未贈卹之後一詔則贈卹之翌日也罪已而
勅興于以仰高宗之所以聖殺身以成仁于以見脩撰
公之所以忠嘉定六年中伏日

跋建炎第三書

王遂

遂伏讀鄉先生脩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
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決焉識金人之所以入中國
而江浙之所以興王業焉然竊怪夫紹聖黨禍踰四十
年而忠賢盡于炎荒子孫老于禁錮應詔上書者猶棄
之于終身士宜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于殺死
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臯一言者是宜忠言嘉
謨日聞于上羣臣萎蒲翫骨阿脂韋視國之休戚如
秦人之視越聞天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有甚于刀

鋸鼎鑊之在前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竊有憂焉
者也軌書陳公建炎第三書奏藁之後嘉定十五年四
月朔旦

又

劉宰

脩撰陳公鄉先生靖康所上六書建炎三書家具有紹
興間馬會叔大同守鄉郡因郡人楊茂良檮年求之公
家公孫光悉以授之遂不復所有惟此葢建炎第三書
公所以坐于殺者其辭旨鯁亮字畫遒勁使見者駭歎

豈光固愛重不以示人抑神實衛之使留以為家寶耶
公之就逮應天也為書辭其家人語尤壯識者謂賢于
范孟博之書手札亦為前倅楊君九鼎所得以歸公之
孫甥潘氏然其歸未審也余既為公惜諸藁及遺書之
亡而幸此藁之存因公四世孫煜裱成卷軸首尾不但
欲公家世世子孫知所愛重亦欲馬氏楊氏潘氏之子
孫聞之惻然諸藁或可復歸云嘉定壬午正月中泚

跋遺藁

潘彙征

昔曾大父戶曹遊太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諫議丹陽
陳公猶以義氣相與公將上書叩閣過曾大父劇飲而
別書歲月石柱上其後石歸閩氏而遺墨亡矣大父清
齋老人記宣和以後事為詳尤喜言前輩出處每讀骨
鯁集至諫議所上書必感咽不自勝顧彙征曰名節不
可不立吾先世之志也彙征竊識之適尉句容諫議之
孫一旦袖遺稿見過開卷端誦想嘆風節因思大父之
訓不覺涕零嗚呼公卿大夫寧欺君賣國而不忍失富

貴布衣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悔不亦異乎雖然身可
殺名不可滅諫議之死將百年殘篇斷簡好事攘取之
不翅若珠玉其與富貴而殞為天下後世所羞道馨穢
有間矣陳氏尚何憾嘉定壬午正月二十二日

又

樓申之

使此鯁論用于靖康建炎中興之初則車駕駐蹕不偏
依于錢塘使此鯁論徹于英主忠臣規恢之際則脩撰
孫枝不固窮于京口齊人有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可矣盍行乎

又

李大同

建炎之初人心不欲車駕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勝之地決以為不可往其後乃舍金陵而都于杭因循今百餘年金亡于元而中原將復于我識者顧以得中原為疑慮時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議書藁俛仰懷舊益重下泉之慨歎云

跋諫藁

宋廣震

伯夷扣馬之諫諫雖不偶而首陽高風千古大關范孟博慨然澄清猶易事惟甘戮如飴別家人恬然如平時最不可強今觀少陽稿及其臨死帖與伯夷同功與孟博同傳

跋奏稿

譚粹古

不理折檻以旌直臣似是也新室之胚胎已結張禹之罪九死莫贖劉蕡見黜人皆傷之不知唐祚之衰尤可傷也陳公奏藁舊嘗誦之矣是以布衣言天下事宣和

靖康之書當世之所難言必扞格而不行建炎睢陽之
書人所不敢言者而公言之言直足以博一死吁公為
國謀為天下謀為社稷謀未始為身謀也公既殺身矣
為國者當柰何此高宗痛于追卹之日公以極諫遭極
刑凡公書中力詆之姦俱得保首領没于牖下始終富
貴之享子孫猶得以憑藉而取榮宦福善禍淫之報果
安在哉人皆以靖康之變歸之天數謂陽九之阨在是
主于人謀之不臧以抗言者未之有也公獨言之哀哉

東楚布衣譚粹古淳父執筆收泣為其子孫煜書于奏藁之後紹定庚寅秋八月吉日

又

姪 鼎

先伯父脩撰于建炎間論國存亡大計忤權臣而干斧鉞可謂忠矣世之爵祿盈者而且忠衰于君而伯父乃以布衣奮不顧身卒陷大戮從古未之有也四明李嘉仲乃能為贖首領殮藏而歸塋之不亦義乎昔李固暴尸之時郭亮上書乞收塋不許因往守喪董班亦循屍

不去由是名顯嘉仲一節亦必與先伯父大書信史列于忠義並傳不朽與

又

古郎
陳 塤

塤曩為括蒼郡文學見公就逮時家書草于潘氏潘氏併以公像為贈揭之座右朝夕景仰益常挹忠靈于凝定之境來司右臬公孫煜攜奏稿相示齊莊中正純粹精一發見于筆墨之間因思塤至愚不肖曩草奏篇必端居旬日然後為之蓋臣之事君非積誠不能感動也

肅容三復所以益重有感云

又

臨川羅愚

布衣言事激切至此彼汪黃輩何所置愧哉紹定癸巳
九月望日敬觀

又

東陽許元實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于百年嗚呼惜哉昔賈誼之言不
用而主父能用之閱公之藁安知無抗公之言者願與
天下忠義之士共觀之紹定癸巳明禮之翌日

跋遺稿

莆田 劉希仁

宣靖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金人入境所至莫支京城
失守當時已有不遷都之悔假如明皇之幸蜀德宗之
在奉天少避其鋒俟勤王之師四集以與犄角則二聖
當不致北狩噫尚忍言之建炎龍飛多議者謂宜遷汴
然吾之軍政未立敵勢方張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
至于越江侵浙蓋嘗以河南歸稅況不能守使六師遽
還汴京未可知也第柄臣如汪黃輩庸懦無遠畧敵臨

泗城已至近境猶會食都堂語人以不足畏豎大駕已
渡江乃亟鞭馬南馳誤國若此而莫能預為上極言者
惟諫議陳公以布衣為太學生力疏其奸輿棺自隨死
而不悔至今使人讀其書猶有生氣南渡之初庶事草
創首興太學以幸多士今百餘年凡事闕天下之大計
若儉壬之污在朝廷敢怒而不敢言時聞六館諸生叩
閣上書大計猶賴以決而儉壬陰有所忌茲非國家累
世養士之仁而享蓋言之效與故因覽陳公遺稿而重

有感焉端平改元二月五日

又

宛陵

吳潛

古今獨唐裴相均能喜言事者自呂申公韓魏公司馬
公猶難之若潛善伯彥殆孔寧儀行父輩爾其殺洩治
固宜嗚呼金人既亡矣而睢陽之郊百年之下獨柳悲
風猶為諫議唧唧也主國是者可不矧乎端平改元四
月望日

又

歷城

衛价

尹氏不平皇父孔聖不愍遺一老俾守我王草茅憂國
者之意也嗚呼國武子好言而見殺後世猶賢之況諫
議陳公耶敬觀遺稿直筆如生又重為之三歎端平改
年四月二十三日

又

富川

桂如虎

建炎間二奸佞之謫也天下咸服光堯聖斷糾劾二十
事雖出于臺臣實脩撰公發之也不幸公之言不盡發
于當時有以為興復之本因公之孫出示遺稿重為之

感慨嘉熙改元四月八日

又

四明

任裒然

孔子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諫議
陳公之忠肝義膽誠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況親見其遺
稿乎嘉熙改元孟夏後書

又

鄂渚
徐不畋

讀諫議叩閣遺稿過于秋霜烈日遠甚觀者致其愛慕
之辭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嗟夫方二臣為奸佞時

邪氣乘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能縱以至九殞
無悔其為宗社之大計非但立言而已不然原其既燎
矣溺寒灰而爭快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也不可無辨
嘉熙改元正陽之月上戊

又

金壇陳宗

孔子謂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陳殿撰之所得
孔子之言也近之議論不然曰吾亦學于孔子孔子之
言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其絨默婣阿與波

上下為得夫聖人之中庸如慷慨論事謹直忤時者不
指之為狂人則目之為病子審如是則孔子之志荒矣
殿撰奏稿今經百年勁氣不磨字畫如初汪黃為鬼為
蜮磨滅誰紀若使炎興喑啞之儔復生于世豈不動人
駭目相與咨嗟殿撰之為者當時寧無狂人病子謫耶
吁時同則忌之時異則奇之殿撰往矣今以其所以奇
殿撰者而交相奇之使正論成黨忠臣義士穰穰而前
斯社稷之實利殿撰之所望也不然此稿猶破故紙耳

嗚呼嘉熙二載良月下澣

又

桐鄉章琰

攻大臣者有必死之理蓋以受人之攻古今寧幾見豈獨大臣哉士自一命而上肆行無忌其肯受人之攻耶苟攻之必求所以報之有殺人之權則殺之矣豈獨大臣哉諫議之言諫議之所以死也亦諫議之所以不死也雖然諫議之幸也而天下之不幸也不然河山萬里安得今日之禍嘻其甚矣可以掩卷矣

又

伍 震

當是時外而忠簡宗公抗二十四疏力乞回鑒亦力攻
汪黃之奸邪內而諫議陳公以布衣伏闕首唱大義二
公之論不謀而同宗公雖不被害亦卒于所沮疽發背
死陳公竟不免東市之誅小人之害忠良誤國家如此
哉大抵板蕩棟撓之世自有節義慷慨之士不忍宗國
之顛覆奸邪之用事言路之壅塞寧冒死而爭之者斯
天地間固有可已而不可已危言危行以陷于罪者今

陳公明知其必死而不敢愛其死若以其一死有關於
天地離合國勢存亡之大者非天乎是亦天使之扶持
使可辱可殺而不可泯沒者也誠使當時逐汪黃即日
鑾輿北還而宗公則以中興十策指麾王善楊再興楊
進之徒一百八十萬衆席捲渡江則邀還二聖盡復興
圖此當時一大機會公既誅宗公亦被沮而死向之一
百八十萬衆悉潰裂四去而敵人益熾中原卒不可復
痛哉

又

東陽滕嘉

還都汴京自建炎觀之乘輿所至即為邊面未可為至
計也然自陳歐二公抗疏以來李丞相宗大尹魏公鄂
王惓惓此意何欺天下大計豈全軀保妻子之臣所能
知哉曹操幾敗屢危然後偽定一時而蜀之君臣欲以
不危定之此固諸葛孔明所未解也春秋時秦賂晉侯
乘馬晉之君臣反首爰舍從之秦伯曰晉人戚憂以重
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乃歸晉侯當是時豈惟征繕立

圍喪君有君之說足以伐秦人之謀誠主在與在主亡
與亡其氣勁其志專敵人畏之此晉侯之所以歸也二
帝之在青城也羣臣但有祈哀乞請之文焚香延企之
望豈有必死之志哉示敵殆且弱矣獨公所論大義凜
然乞車駕還京稍示吾強形以號詔四方則中原尚可
圖也異時金人既入汴京不敢遽有之則以授偽齊久
而後取使中原若取之齊者以絕民心之望趙則知車
駕還京敵豈能有中原哉跨江涉淮渡錢塘臨四明自

不守汴京始也不知咎此而反因是謂汴不可守何足
以知天下大計哉秦檜史浩父子秉執和議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天下公論終不肯與李丞相諸人同日語者
是非得失自不可決也嗟夫二公效死之節聖主悔過
之誠中興之根本本朝之興替覽卷涕洟不知所從方
二公上疏且得罪余曾大父為尚書郎上書申救義概
藉藉縉紳間丞相益公誌曾大父墓云然且與大父云
在館中嘗見此書稿而余家不傳文獻不足徵也觀公

真蹟又重愧云嘉熙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又

張介

古今君子小人之辨義與利之間而已君子純乎義小人純乎利其初萌于心術者甚微而其終也天運之所以泰否人物之所以生殺國家之所以興亡皆于此乎決可不畏哉南軒先生申之曰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此于心術學者警之不小若鄉先生脩撰陳公之事真無所為而為之者乎聖賢之心

抗言犯難之死靡他公益安行之淳祐丙午八月中旬

又

孫應鳳

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脩
撰陳公咏雪之章當僉士方張邪黨將盛公力誚之不
少恕豈惟書哉此公之所以死也雖然死非難得死為
難彼汪黃獨不死邪夕槿朝菌終歸臭腐公如柏菊久
有餘馨其得死也歟孤瑩牢落松柏蕭疎孫枝凋零田
疇何在使人涕洟交下所以語諸薦紳其相與圖之淳

祐己酉仲春

又

趙聖夫

僕初娶于王其祖則兵部尚書賓是也是時黃潛善汪伯彥當國而王則位獨座知平日二人之姦惡袖疏欲攻之不謂其謀已洩未及上殿間已傳宸命左遷兵部矣自此先正秘撰于是乎叩閣焉一而二二而三其詞愈切且直雖嬰不測之禍而直節忠名具載青史昔王公欲發而不得者其在九原豈不少自慰哉願後一傳

有子曰普以訂正曲臺之禮事阜陵至蒙殊遇嘗有莫嫌此笏太彎薄三引宸旒拜玉皇之句是前之未遇乃所以為後之遇也大凡忠孝之報不在其身則在于孫王公驗矣又當于先正秘撰見之淳祐己酉仲春既望

又

竇忠樂

太學號賢士關河嶽之靈何往不異負直節勁氣于六館者為尤著此文明開治而學校之有益于人之國也諫議陳公以太學生十叩閣疊疊言事切中時病竟殺

身以成仁今存載遺稿留賢相擯邪朋思故京黜淺議
言之用不用人心公是非天下大利害身雖死而聞者
猶興起于百二十餘年之後也昔籍談舉典不識其祖
今諫議公家有賢子孫寶惜遺文如遺體又能口誦無
脫示人無吝色吾輩亦樂為之書而無虛其請者淳祐
己酉二月望後三日

又

趙崇鎮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自古忠臣義士見之明為之果故

視死如歸忠有不辟因觀諫議陳公之死事有感于高
祖安康郡王之死節宣靖間小人誤國敵兵入汴敵欲
親王出質皆憚行王毅然詣敵營間陳曲直辭氣勁正
尼雅滿憚之命酒三行而遣之回及從驛渡河厲聲抗敵
繼之曰寧為南鬼不作北臣自沉于汴河敵服其義瘞
之河干詳見國史太史贊之曰捐軀抗敵宗老孤忠一
人而已攻愧潔齋西山諸先生皆有紀錄噫當時失節
之臣徒務營蠅偷生之念猶嗜腐鼠又安知所惡有甚

于死哉安康王之忠以折強敵而死諫議公之忠以折
權奸而死所以得其死者無以異也彼臨難苟免者則
已與草木同腐豈若死事死節載之青史而與日月爭
光今諫議百餘年之稿已踰數世之傳六丁雷電尚未
取將得非造物報忠在其子孫淳祐己酉仲春閏晦

又

自名
王邁

愛君憂國憤世嫉邪為臣子者誰無此心而發于忠言
謹論不顧忌諱者未多見也忠言謹論不顧忌諱者間

亦有之而至再三殺身成仁者間亦有之又至于從容
不迫言詞不亂形之字畫遒勁不改常度者蓋絕無而
僅有也余嘗獲觀修撰陳公就逮時別家人一書語應
天府追吏曰容我喫飯乎許之又曰容我作書乎許之
于是飯畢書數百字分布家事井井有條尤拳拳于老
兒及遺腹之子曰不可使老兒失所先人無後真草相
間八法備具于此見大忠大孝死猶不死禍福畧不可
奪不知潘氏所藏是此書否今復觀建炎第三奏稿字

體與前書同而加小為之撫卷涕洟

又

新安汪濟之

世間萬事俱塵迹留取聲名久遠看每誦此言輒歎世事淺薄志士仁人久不復見及觀諫議陳公遺稿前後名卿題于後者幾成牛腰然後知一時之屈乃萬世之伸嗟夫大丈夫遭時遇主慷慨敢言若歐陽諸賢皆分內事獨布衣窮約當國步艱難日抵觸權臣之死靡憾流芳簡冊聞者作興千載能幾人哉余因端明之詩于

諫議公事至有感云

跋第三書

東洲
印應雷

讀陳脩撰奏議聾瞽者知其死且不朽矣應雷今觀建
炎第三書稿開卷如百神森列尊敬不暇尚何敢贊一
辭淳祐己酉仲春

又

李憲

建炎國步危蹙諫議陳公以草茅詣行在極言直諫歷
詆當國其乃心王室挽回忠義一脈炎祚中興此其權

與載在國史著在人心千載猶一日也余何敢贅言淳
祐庚戌自潤改袁歸寓公里世孫示余伏闕書稿肅容
拜觀使人忠義之氣勃勃不可遏欲著數語尾諸先達
後因卧疾遂箴之篋笥間已而疾愈改畀江右憲辭不
獲請沂江而上遭風濤者數四深為遺稿憂越三年易
帥東廣又年餘劾歸道中風雨大作湍流暴漲牽挽而
上忽纜斷無容力聽其所之意此稿不復歸陳氏子孫
矣少焉風轉若有物推至灘磧間不然則為烏有矣歸

見索何辭以對始信諫議手澤神鬼亦相之何潛善伯
彥之徒當時不見容也天乎人乎敬為之書于卷後歸
壁云

又

京口 朱承祖

魏徵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今觀殿譔陳公建炎間以
布衣叩閣斥權姦至于殺身殉國願為忠臣者也吁自
古諫而死者前有逢干後有殿譔公可不謂之忠臣乎
後之在位者宜有鑑于茲寶祐乙卯正月之吉

又

高世奇

世奇生之為太平民自齟齬時竊聞祖父話靖康之事
毛髮為之寒凜既不識公丰采又不拜公祠下豈非有
負忠義之氣聞風而起不然何其景慕如此讀至拂袖
趨府神色自若口呿目瞪不知涕流之何從也哀哉古
人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千載之下于陳公見之矣

又

苔溪

趙與言

伏讀諫議陳公奏稿愛君憂國之忱言言剴切雖鼎鑊

在前而且不懼吁忠義哉寶祐戊午穀雨後二日

又

廬陵趙孟迥

忠簡胡公斬檜一疏敵求之千金知中國有人當是時
益殿撰陳公既死之後也奸臣誤國寘公死地自謂可
以箝忠義之口矣豈知人心天理有不可泯滅者自公
發之忠簡公繼之而六飛南渡以來世享忠義之福孟
迥生于忠簡公之鄉獲睹忠簡公真蹟多矣獨以未睹
公之手澤為恨迺今筮仕公里祇拜公像而公之四世

孫煜以公之建炎第三奏稿示予愀然曰此公所以死也嗚呼公雖死于東市忠簡公亦死于南荒而貫日精忠至今凜凜死猶不死也彼汪黃秦者獨不死也耶感歎之餘竟書其後寶祐戊午穀雨後三日

又

秦望

詹元鼎

舍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非至大至剛之烈丈夫不能也諫議以布衣叩閣抗言于羣奸吐鯁萬喙皆瘖之時徑以一身試不測之禍淵拱觀遺稿凜凜猶有生氣足

以使亂臣賊子懼信所謂至大至剛之烈丈夫乎寶祐
戊午楚節前四日

又

三山許炎

此稿思陵殿前朱雲檻也當公再如南京上書時使天
聽頓回則輿觀自隨之事寧非過計公乃自分必死固
非汪黃所能害者然藉令公不死于此時他日秦檜挾
勢要君計公亦不免嗚呼此中興百年所以竟不能取
中原塊土也嗚呼寶祐戊午九月

又

朱文炳

諫議陳公以忠言冒鈇鉞千載而下望其英彩真與日月爭光嗚呼中興之初得如公立廟堂居閫闡則必誓死城郭誓死封疆中原不足定也乾坤豈至中斷哉彼汪黃輩氣息奄奄如婢子然方且惡公議已以能殺公自賀於戲公為君父死爾為社稷死爾二奸烏能死生之乎雖然議汪黃如譏犬彘誅冀土無益也愚于張公浚有不懌者焉當時君子命脈獨不在張公乎擊李綱

一誤也見汪黃柄國而弗爭二誤也殺陳歐二公而弗
救三誤也春秋不責齊晉張公如可作試以愚言問之
寶祐戊午歲暮

跋逸傳

江萬里

萬里青災餘生已與時世無相關涉偶從縣大夫潘君
得其前脩撰陳公逸傳讀之又復憮然習俗之患在軟
弱雷同後進者之不可作夫使忠義鬱于人心而大作
于前無復伏槽安流而驅山塞海以為勇正像此氣脈

在下不在上也未知幾流涕淚痛哭長太息而後能伸
此恨也往事姑置勿論即今陽氣微茫如縷雖一二昌
言不過小小浸灌又常苦不續未有能渺然為國家深
計長慮者時寶祐戊午九月二十六日

跋遺草

覃懷

李節

晁錯忠于漢以盜讒而死七國定謁者入見發其遺忠
為之喟然太息而已脩譔陳公當皇祚險傾忠憤激發
詆柄國大臣甘戮如飴蓋非特晁大夫比也建炎天子

追念直臣奎筆綸言疊加獎錄引已自咎昭然布告于天下而無匿情焉錯安得此於戲此世之聖主而我宋之中興也歟時開慶改元正月下澣

又

古汴趙時寶

劉陶抗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悲臣之言陳公此奏忠肝激烈與觀自隨何其壯哉公于宣和間詆斥奸京孽黼輩有中人所不能堪者彼猶吞聲躑躅不敢擠之死地汪黃何物乃為京黼之所不敢為而為

之投之豺虎吾知不食其肉雖然公之死得與龍逢比
干含笑于地下義士何悲焉悲夫公之言不售中原數
千百萬生齒一朝淪于敵國嗚呼痛哉開慶改元中秋
書于南風堂

跋秘撰誥詞

胡儼

余閱宋史至黃潛善密啟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不
歎息流涕為高宗惜也今觀贈東澈誥詞有八年于茲
一食三嘆不能自己之言則知東澈之死非高宗本意

實汪黃所為也至于飾非拒諫自咎商辛之不如其悔
悟之深必非遂過者可及也嗚呼東澈雖誣死至今子
孫猶有榮耀汪黃雖苟生人到于今誅之不已故雖以
東澈之死豈易汪黃之生哉古人有言生有輕于鴻毛
死有重于泰山其斯之謂歟

跋贈誥臨終手書

古洛畢亨

少陽陳先生在宋靖康間一太學生爾數詣闕上書論
時政得失力詆羣奸天子嘉其忠與之官不受而歸若

將終身焉迨至高宗建炎初年復起公至行在所未及
見凡三上書乞留李綱罷黃潛善等與布衣歐陽澈同
一報國之忠卒之二人俱死權奸之手嗚呼惜哉既而
時君感悟無已錫誥追贈迄今三百餘年其史傳誥文
俱無表諸墓者余奉命巡撫南圻考索郡誌乃得先生
傳誥并臨終手書一一遂命礮石以記之庶幾先生之
行不至久而泯沒也已

跋建炎第三書

吳郡

祝允明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
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數事
其後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也
今人見其碎諫鼓磔內豎至輿觀俟戮疑其所言必巉
絕近詳觀此稿開陳事體屈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
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八月二十五日按其
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進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詞
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真善處死生

生者哉書云倘蒙賜盡于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
恐遭害于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
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于是其死果得其素
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學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
生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
勤天下良心之同也余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云
正德庚午歲十一月三十日記

跋盡忠錄

新縣 陳沂

右少陽公之論諫凡七書還命一書答論薦者二書就
逮時慰家人一書詩稿二十有七章公之弟南有所撰
行狀友人李猷有贖屍記省臺有上論薦及死事劄子
凡七欽宗御批一思陵諭命凡八哀挽題識凡四十有
九宋史傳一編次首之以圖像狀傳者重人之思也前
後論諫而間以勅劄者序其年也後雜咏于哀挽題識
者見公之餘事也曰盡忠錄者用其舊也昔丞相綱之
孫大有名是書曰盡忠錄蓋掇取賜錢詔中語也板行

者縣令申君為民之勸也後學孫思和為鄉人之榮也
思和初得建炎第三書遺草嘗刻于石可以觀素志矣
公與歐陽德明同上書遇害歐陽有飄然集後附公三
書獨不見其全今得次序之者亦沂之志也正德乙亥
後四月晦

又

邑人 孫 育

公志在社稷名在史冊精爽在天地育生公之鄉後三
百年遐想芳躅無任欽仰初得建炎第三書草即刻之

石以不見其全為恨今得此本卒成初志因托編于陳
魯南氏圖梓行以傳此蓋嘗考索于鄉先進丁君倫繼
其志者李鳳氏丁玘氏暨吾族人曜也正德乙亥秋九
月丁未

重訂文集跋

古今有不朽者三曰立德立功立言吾祖少陽公當靖
康建炎之際應詔上書屢千萬言無不剴切時事使得
見諸施行則其有功德于國家為何如者而乃受抑于

權奸致身于極典德與功人不而見之其言之所遺則
千古所不容缺沒者也顧其書歷年久遠頗多散軼雖
間有藏本而殘闕失次魚魯豕亥舛訛尤甚炳深惜之
是以二十餘年搜羅考輯始得全書而今且老眊恐溘
然就死以不及成軼流傳為懼爰命長男培細加校正
互相考訂表黃紙書自愧無力不能多為印刷以廣其
傳專望後人鑒炳拙志嗣而輯之庶吾祖之立言與其
功德永傳不朽云

雍正十一年癸丑夏月之吉齋孫炳謹跋

歐陽修撰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歐陽修撰集序

宋中興有豪傑之士二一曰崇仁歐陽君澈一曰鎮江陳君東俱以言事忤權臣死天下悲之事載宋史歐陽君三上高宗書及所著詩詞八十七首會稽胡衍及邑儒吳沆嘗為之序當元末之亂舊刻既燬于兵今其十世孫齊復手自謄寫鋟梓以傳間屬予識其末凡人之生孰無言也君之言為天下而言亦孰無死也君之死

為天下而死君死逾三百年矣天下之人讀君之書談
君之事莫不心許誠服以豪傑稱之仰慕慨歎不能自
已君之死可無憾矣君之言足以傳信萬世矣愚奚
庸贅哉其詩詞亦皆飄然可愛故以飄然集名之皆
洪熙元年五月端陽日承德郎國子監司業同邑吳溥
再拜書于金陵官舍

雪溪集卷一

和江子我見送詩

放舟弄清泚始覺南風清白雲認鄉樹永念隨父兄一
夢三十載將老猶遠行聊將鄭衛耳一聽新蟬鳴空懷
烟霞想下及飛鴻征多公久要誼獻紆復班荆茅屋照
野水寒窓抱深明相期脫羈網豈肯縛簪纓此生纔一
戲萬物何營營我行別良友執袂中心忸公來貽新詩
折柳何多情他時簪還盍莫忘歲寒盟

送和斜川詩二首并序

歲後五日僕欲從西湖追和斜川詩是旦江子
我居新市招張仲宗同遊後復雨止亦和此詩
見寄事之脗合有若此者昔白樂天遊慈恩寺
元微之在梁州同日夢其地各賦詩相寄議者
謂相望千里而神會誠心流通無足怪者輒再
和二篇為寄且識其異焉

雨脚垂天際愁雲慘不休尋幽抱奇癖欲繼斜川游中

原苦兵革誰能障倒流野老且吞聲蹤跡逐閒鷗策杖
過短壑蠟屐登高邱臨風一長嘯慨然伊呂儔神交溯二
子新詩遠寄酬魚緘生春色風流似舊不恰喜心期合
且緩杞人憂余與二子未免有杞人之憂聊以自譬我曹非天厄伐木友
聲求

又

採藥遊名山恐是韓伯休歎段下澤車久師馬少游兩
公學真隱異世今同流遇害能鳴雁多猜不下鷗何如

脫羈馬尋壑與經丘人生亦誤計獨醒無匹儔天地本
虛靜萬物自應酬陰陽驅意氣定能相勝否況復漆室
女浪為魯國憂真妄兩非是湛然一無求

卷末

且如人處世處世之法
七情之動
起念之微
學古之華
非謂朝陽而禮去
且其華之
起念之微
學古之華
非謂朝陽而禮去
且其華之

斐然集卷十八

寄政府

大兵之後繼以凶年絕戶荒田所在皆是州郡雖已拘
籍出賣大率皆歸於厚祿有勢之家百姓初不能買也
今士大夫流寓者既重廟堂及吏部皆無閑以處之而
終不能不與至於喪廉失恥干求奔競無所不至率皆
三四人而守一闕至或五六人而共一官欲其不侵漁
百姓難矣今宜降指揮立近限責取諸州荒田實數據

官品請給若干頃畝非流寓者不在此限如此不一二年人皆土著田各有稅士大夫既粗得所即冗員便可減省干求奔競者亦可重禁而懲之此非特公私之利乃澄清風俗之本也言路固不可壅而側言改度辯言亂政讒說殄行利口覆邦乃自古聖賢所戒而不敢忽者伏闕上書在靖康初年天下忿怨初得伸吐則一時權制開闢勿遏固其宜也其後侵紊朝政使天下安危決於布衣之口上以為是下以為非朝以為可士以為

否國勢不得立馴致禍敗渡江以來深監東徽之事又
開此途章交公車瀆亂聞聽朝廷不得已時取一人官
使之士用競勸至有破家捐產身留輦下以投匭為業
者士風至是國勢可知今宜特降詔書明加戒諭使各
修士業一待有司之舉北方游士則羣處於學校官廩
給之東南士人俾各歸其鄉如有陳述當世利病並於
所在附奏以俟朝廷采納或有可用自有招延之禮如
此則官曹清淨衆志帖息學校雖為文具然非此無以

收士心今軍興未已武士日衆功賞既多奏薦愈密而
科舉所進數目絕少是使布衣韋帶之士不得不獻書
投策以希名祿者也昔晉室南渡之時國步未安五胡
方熾亦必興建太學具在載籍古今不以為迂濶今宜
降指揮於建康權立太學量置官師立士額上體先聖
俎豆之對以免詩人城闕之譏所補非小稽考厯古聖
帝明王建官之意專以為民非為他也而今世則專以
為仕者而已曰私計不便曰不伏水土曰婚嫁未畢曰家貧累

重此何預於百姓乎彼既安而為之在上者又因而與之到官之後肯恤民不恤其私十無一人矣則又考慎不精資序不謹委付不專臨事不久新故相代譏謗相攻權勢相侵干請相責到官之後不為民害能稱任選之意者百無一人矣觀之方冊見衰亂之世未有在官者如是而能維持歲月久而不敗亡者又況於中興之功乎今宜內自侍從卿監省郎外之監司郡守縣令精加考任惟務得人既得其人必久其任自非有殃民誤

國著見之罪必不可赦者不輕移易若有顯效只就本
任轉官進職庶幾士有定心民有固志革弊興治此其
本務仍降詔旨明示擇人久任之意古者人臣皆得進
諫於其君後世專設一職既已乖謬居是職者又多以
立異為心撓亂政事人君難於盡從故員多不備難於
盡廢故姑設一二人比諸餽羊惟臺官亦然方祖宗時
充臺諫之選者皆天下望士或中外踐更已久無所不
知故能有補後世乃以新進利口為之宜其觀望喋喋

而莫可遏也然事有隨時官與世建方漢光武唐太宗馬上經營之日與齊小白秦苻堅專任一相以成伯業之時未嘗聞有臺諫官喋喋於其旁誠以三軍五兵之運伐人制勝之謀不可以告人亦非人所能與故也及夫平定之後法制既立則必設置臺臣使糾違犯開通諫諍以輔缺失時勢當然耳今宜以給事中兼諫大夫中書舍人兼司諫左右史兼正言政事下省便可揀正諫員既廣院額可廢而御史臺只合彈擊官邪與

夫壞敗已成憲度者至於政事得失專責大臣與諫者
若夫四方訴訟自有州縣監司臺省節次又不得直則
有登聞檢鼓兩院存焉憲臺亦非受訟之所也如此則
治有體統朝廷增重國勢不搖可以言治東南之民窮
困已極更取不已大盜必興分兵擊盜外寇乘隙亡可
立待二年以來牛之赴淮南者多矣而民不加多則軍
食亦未能增廣蓋軍之耕異乎民之耕也今兩淮襄漢
威聲既立謂宜博選文臣分守州郡招徠流散漸廣農桑

以寬江南民力則兵雖未即撤備而邦本亦不至動搖
伏見虔賊未息所連路分濶遠亦非小故比邦乞從朝
廷特旨放免三年租稅減省官吏自當帖息又見邇來
國用缺乏終不明言加賦乃設為他說以取民財民亦
有知豈可欺誑謂宜盡罷諸色科數量增田稅田稅所入
其數可稽科敷之害甚於加賦均及民亦樂輸此義上下
共知特避重歛之名而不為耳自古軍餽只患食不足
未聞以乏錢為憂今之所憂乃在錢之以湖南一路言

之歲出緡錢且百萬增於平時十之八而百姓之存者
比平時十之四耳錢之過大江者有北而無南故東南
歲輸數十萬緡年雖豐而物愈貴更二三年當無復有
錢而農夫益困則兵士食錢豈可不為之制也錢司今
歲聞進十三萬緡比之往年則為加數然會計公私本
用及腳運所費則當七八錢而後得一亦恐朝廷未之
知耳

寄趙秦二相

某幼承義方之訓才忝科第先父宦情久寂即便掛冠
雖時艱虞不令自逸教以致身事主而某資才凡下造
事多窮不能出奇振策為親榮顯加以轉徙僑寓脆甘
大藥所以輔養老人之具往往不備自己卯丙辰得疾
日就衰耗某又從仕拘綴少得定省比及大故又不在
左右叩地號天無所逮及痛貫五內何以生為言念父
子久荷眷憐伏惟聞之亦動鈞抱追念先父道學高深
德行純懿潛心大典術業修明平生深自韜晦惟恐人

知雖交遊至熟賞文析義而心相忌媚白首如新者多矣獨蒙相公信愛於未識之前屢降指揮責其晚節還

職西清寵除便郡閑勞從欲委訓經籍

秦云獨蒙相公信愛知重屢加

汲引欲使振耀久而逾篤

逮謗煇薰灼之後引疾告老復被隆渥加

職賜金益昭聖明崇儒重道之意皆近代儒臣所未嘗有先父存日感戴固深今諸孤藐然待盡苦塊論報厚德未知其日血涕零隕言不能叙某上世世居武夷寸田不足以餬口逮先父起家名冠當代而廢黜之日十

居其九晚遭離亂百念灰滅獨以壯年守官湖外賞愛
衡山有卜居之志已酉歲自荆門避地遂來湘中兵革
相尋又五年乃克自肩人生不可以無寢廟也即欲結
茅數間族衆不可以吸風露也又欲買田二頃然僑寓力
薄無由可成視公子荆之苟合猶未彷彿而讒疾之言
靡所不至姑置是事但荆閬遠阻勢難歸葬禮有時制
不敢踰越已於八月內克襄大事於湘潭縣之西山先
妣祔焉送終之具雖不得不可以為悅然無財不可以

為悅亦稱家之有無而已至於埋銘不獨先賢以謂非禮兼先父韜蘊潛閔平昔號相從之久者亦不知其涯畧莫有任此事者惟是節惠易名或云官品未應得乃蒙朝廷特降指揮哀榮之典始卒並舉豈惟先父沒身之幸實自聖朝盛事耳哀感之情不能詳布某昨蒙收召列職天臺兼直禁林仍司勸講要津華貫委於一身切度相公愛念之意非徒欲富貴之也而在職日淺十慮一得之言曾未伸吐今居苫塊哀毀方新固無緣

致思時事而向日所有稟叙已嘗具藁者不忍毀棄
就以附納萬一或少有取采亦先父病中遣某出仕之
遺囑也洸瀆威嚴伏深戰越國都當一定不可數動蓋
中國與外裔逐水草以射獵鞍馬為俗必不能同今既
以兩淮未成次第不居建康而臨安凡事又皆苟簡是不
以為國都所在示人無固志此大不可也比年士不守
官軍不効死民不歸業寇盜不止一切苟且僥倖日閔
而已皆由國勢不定自然至此大命將改實可寒心如

朝廷見得臨安決可為帝王之宅即須明降詔旨漸營
宗廟社稷朝市官府軍營賈區各有所在粗成規制使
列宿拱辰衆流赴海係心不動此策之上也若謂不敢
自保姑以平江為進取親征之地不得已即用入海趨
閩為萬全之計敵兵不過一再入而國亡矣禦敵扞患
實資軍旅然考南北戰爭之際全在鎮守得人所以然
者以保民為守國之本務也今荆襄兩淮重地帥臣郡
守不擇才望但取能與諸將俯仰者即以委之故流亡

不歸田土不闢州郡不成次第朝廷因謂藩籬未固若
自甲寅乙卯歲選委才智文臣而久任之今已四五年
如張甯之在鼎州其效豈不可見然尚可為也若更不
加措置金人兵一再入吾之君臣疲於奔命諸將必盡
屯南岸以江為限則臨安真不可居終於滅亡而已諸
葛公有言蜀自劉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
承奉德政不立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
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何其切於今日之病

耶遲日暖風發育萬物增高繼長各極其性粲然於天地之間可謂美矣天亦不能常如是也故有肅殺之權嚴凝之令以歛成之不然則猶嶺南之地有暖無寒而瘴癘作矣宰相代天工則有賞罰當猶天之有生有殺今怙大權廢三尺傲朝命用智力持必取勝者無所裁制正晝掠人於都市刺以為軍而無所忌憚權酷者煮海之利柄移於下而不可復取但聞以功起轉官資添支食錢而無違律被罪軍數盈缺又不得知應統制官並

非朝命聲張虛數無由覈實竭力聚斂以填其壑為賄
賂之費大概行以姑息名曰調和此軍政之大壞也言章
彈劾罪惡顯著者優加職序或與理作自陳宮觀惟恐
少傷其意自言流落之久或婚嫁未畢或私計不便以
幸仁卹有罪無罪並獲廩祿合除不合除盡帶銜位奏
薦既多至於膏粱臭乳亦居民上故政事日偷而蔭補
之原復不少宦官吏大冗無關以居寧受其懇禱之煩
撥遣之難而進士科場復不畧展從軍癯老之人給以

曠土自不失所而分隸州郡多至四五十員坐請俸給
官有常職乃可責效而添差與不釐務不計員數監司
帥臣互有爭論按其是非明行賞罰人必自服往往厭
其分辨務欲兩平正直之吏為當路者朋比擠陷不加
考核或迫於大吏冤苦失職者久不得伸大概隨順
人情名曰寬厚此政事之大蠱也廟堂皆名公侍從多
君子臺諫有忠讜而所行乃同劉焉之為嶺南之氣為
奸雄經理之資得謂之智乎若不改絃易調如李光弼

入子儀軍使號令嚴肅人知所畏旗幟改色三軍竦然則何救於危亡之禍哉靖國之所以為靖者欲平熙豐元祐之黨耳靖康之所以為靖者猶前志也而終於不靖則以清濁不同勻而飲梟鸞不並枝而集決無是道故也善處此者惟忠獻韓公蓋黨最難平而王呂之黨至韓而無禍則以韓公明否泰之象定內外之分德進乎朝廷材布乎方域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而已此乃安靖國家之本也今以朱勝非席益嘗為大臣而引與同

朝以汪藻孫覲能文而使之掌制以李樞纂崇禮博記
知故實而使備顧問以田如鰲石公揆陳公輔敢言無
忌憚而使司風憲欲兼收而並用何以加此然則可乎
不可乎倘曰可則諸人尚置閒散久而未召何也倘曰
不可則兼收並用之說無乃窒而不通或亦偏而不正
乎此無他慮異日報復之禍耳不然知舊有在非類中
將托此說而援之乃人欲之私非天理也進賢退不肖
賞善罰惡是皆天理人君國相所當奉若而不可違庶

幾乎世難可弭矣人之生有定命而不可易自嘉祐
治平以前元臣大老存沒哀榮熙豐而後以及宣政君
子小人禍福更踐終皆不免豈智愚特異亦所遭然耳
若其引用果皆君子偏私喜好與假善寄賢一不容於
其間縱使事變反覆公議固存行法俟命夫亦何恤若
在已者尚有未盡姑欲牢籠泛愛幸今而免後禍乃自
取又將誰尤故兼收並用之說其言則是其事則不可
不慎矣今政事弊於文具軍律壞於姑息士風衰於趨

利民心離於厚歛由而不變所謂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處古之君子其君用之而安富尊榮今以弊壞衰離之四者較之朱呂在朝之時抑已勝之乎或尚相埒也以愚觀之特衆正盈庭茲一事不同耳夫衆正盈庭遭職進官逐隊隨羣玩歲愒日各為憫時憂國之空言未有安富尊榮之實效則何以賢於羣不肖而服其心譬如外道所言諸佛如是我亦如是者矣石勒驅王公而下用鐵騎盛而射之殺千餘人爾朱榮引百官於行宮

列突騎圍之縱兵殺二千餘人少則獨抑濁流亦能一
空省寺蓋名為賢者而實無智謀以救禍弭亂受此宜
矣今東南善類殆亦引用幾盡局若稽周世宗開國之
謀法仁祖慶厯求治之意詔令侍從臺諫條具中興策
畫各令展盡底蘊凡所以省文具變姑息革趨利之風
除厚歛之害建都之所禦敵之畧足國之計裕民之術
二三公進呈熟議取是舍非又集百執詢於朝堂衆謀
僉同無有異意然後按為國論以次施行從此者向用

賞福違此者威用禍罰庶乎一新耳目有再安之魄兆而正人善類進為長世亦免素餐之譏有小補云耳置神主於温州求其說而不得令士大夫避地窮荒亦必以家神自隨歲時祭享為天下主而恐倉卒不能奉七廟神主預置於他州委祠禱烝嘗之事於一宦者是宦者之神主耳非禮無義之極也非禮無義亡道也自行亡道尚何亡之救營屯之為名自軍而得故軍之所至而田其地則曰營田曰屯田今諸軍之費既盡仰大農出

民力矣又官出穀驅民而耕之謂之營田吾誰欺欺天
乎今民有常產以旱荒之苦科調之頻詭名寄產無所
不至甚則棄而之他邦而有餘力為官耕田乎昨來行遣
樊賓王費正坐以文具虐用民力而欺朝聽耳諸路州縣
尚認營田而未罷是惡醉而強酒宜一切罷之其言便者
假官力以催私課乃盜臣也諸大夫皆曰可猶當勿聽
苟不能使軍士自耕則如勿營而已矣虔寇不止乃東
南腹心之害非小故也緣十年已來外官苦不擇人而

又重飲小人素已喜亂且有以召之頻年荒害流散者衆
深僻去處有私製紅巾以待荏苒之唱者皆大姓也又食
菜事魔之風近來特甚遇事會一呼百十萬賊旬月可
致非敢大言以恐朝聽緣久在道路耳聞目見咸有其
實不欲隨衆諾諾是以告耳然此樞要乃在贛上得人
與否向來張轡治有顯效不知天無意於斯人乎而何
奪之速也衆方傾耳以聽代者乃除程千秋千秋者毀
則之宗具戎之靡也任尚猶不足以繼班超而千秋可

以繼張甯失倫甚矣加以韓京移屯江西合在虔州駐
劄京乃王以寧部曲千秋者以寧之高弟也欲一州不亂
得乎一州亂則數路騷動其理必至此事所係甚大乞留
念早有更改韓京素號狡獪久在湖南備見手足因
呂祖受其賂遺力與主張而朱勝非感其護送太夫人
遂移廣東路自入廣東以寇為資封殖不計其軍才逾
三千而月請五千人錢米又要勒州縣百端恐嚇動要
犒賜以其所得廣行貨賂帥臣連南夫在其術內事

事曲從因欲以平賊靜邊為已之功故此一路賊無已時其實不至如此惟提刑韓璜出力排沮少挫其氣然每有奏請京則無不如志璜則必見沮難於是京之奸惡恣暴之狀無人以實上聞今既有金字牌累降處分令移屯江西久而未至必是禱懇南夫為之奏請稱廣東不可闕京新憲尤深頃任韶州亦嘗受其資送諒同此說亦為保明若中其計廣東之害方日滋矣契勘韓京係娶趙伯牛之親妹舊制宗室女夫不得管兵馬宜

坐此與宮觀差遣其次副韓廣號九爪虎者尤為凶桀
近日軍潰打劫南雄一遭即日招安非惟不可付任自
當行遣令須令依已降指揮過江西仍別選才智武臣
摠此一軍委李光揀選冗濫然後用之此亦修明軍政之
漸若不能行於一韓京尚何望其遠者大者乎諸州揀發
禁軍三十人既而主者艱難其選自餘反以充役困苦
之意欲明非西北兵不可衛王室東南兵決不足用今
西北兵既不接續見在者豈能長生不死未能進取中原

會須用南兵豈可挫辱之如此靖康元年以西方勤王
兵開城濠自西京歸者人有怨言至李綱宣撫太原定
議起三十萬衆移丈一下西方往往借稱調發在路矣
才出國門賜宴瓊林苑耿南仲削其數比至河上三纔
得一由是士氣頓挫精銳銷磨是冬圍城西方之兵皆不趨
赴轉而為盜國都亦亡已往之轍可為永鑒如聞國人論
列放遣揀退人後却欲招捕敵吐渾兩軍此只是力行無
道務欲取勝亦一一順從去留合散惟彼意所欲朝廷同

其證明而已尚何政之為今莫若委諸道帥守隨宜措
置或以荒田招募或以缺額錢米招補每路有兵二萬人
亦足以消弭盜賊漸壯形勢亦無文臣盡不知兵之理
係選任精與不精委付專與不專而已近者江西豐城
縣有寇劫去潭州上供金銀綱道路為之小梗帥司當
時遣發兵將體究縣官非不嚴急而寇竟不可得者乃
放散揀退之人即時雲散烏沒矣官兵出屯撫州時時
一出其擾未艾只緣處置有失此徒貧且怨其流乃爾

非州縣之罪也。荆南置帥，豈可輕授？自頃分裂之際，每為重鎮，財賦甲兵，當朝廷之半。蓋形勢如此，十年以來，才是王子尚經理有方，又不久任，自餘並無治績，只增壞耳。今選付薛弼，已有成命。如弼警敏熟事，善與大將俯仰，固應選格。然觀所辟置，有所謂吳知常者，則張揆之火下曾趙事馬友孔彥舟大為姦利，坐致富豪之人也。有所謂張士襄者，則曾任瀏陽知縣，攜其美妻遨遊市肆，與吏人通家，賍賄巨萬，席益常欲按治，既而不果。

者也自餘皆不聞名以此二人推類亦思過半矣嘗面
問二人才否盛稱譽之夫為藩翰葺殘破全以人為主
而所知乃爾尚何賴焉以愚度之必是武昌喜其能順
適已意弼亦欲結以進身今來除授未必盡出朝廷之
意彼既得此乃又乞奏選置謀議官以掩其迹狡桀詭
秘欲蓋而彰若實欲經理上流恐須遴擇名望才畧之
臣重寄而久任之庶乎其可耳二廣今日供財賦不少
然兩路仕習以貪墨為成規自前監司有強毅之聲者

猶不免盜泉之飲獨曾幾韓璜截然頽波之中真若砥
柱然愛莫助之不能勝衆口之訾也今西路朱芾與舜
陟為朋因岳飛泛催軍需文字將運司辛字庫自來不
支動準備朝廷非泛需索錢盡行應副凡數十萬其勢
必更竭取重歛以為將來之繼舜陟又欲撰造邊事聞
已有騷動去處若不選人改付一路耳目之寄必須生
事郭孝友善士也到官以來將積年簿書逐一整治窮
日之力計較毫釐聞已編排至紹興三年矣詳讞廉刺

之職又可知矣又如東路師說專庇脏吏脏吏多鄉人故也新除林正並不能書判向來有詞狀行遣盡是胥吏先用硃筆擬下正從而押行耳尤深舊出王黼之門庸謬昏老加之好貨而以連南夫凡才為帥則廣東之困蘇息無期矣湖南路監職司比前日已差勝然自五月初不雨至今已四十日早禾將盡槁晚禾在黃埃中而茶陵之寇殊未息政要憲司得人比見子猷欲主陳麟且在廣東愚却閒麟困於韓京欲脫去甚急且令來湖

南乃善辛次膺到已旬月未聞設施而本司人吏呼妓
置酒高會恐呂祉所喜周祕所薦自應如此若與朱節
官觀而易以次膺却以韓璜向子志一人填次膺闕則
一路贓吏少戢民可少安盜可少弭矣向子志才力不
可掩衡陽治狀不可蔑其枉遭按削今涉四年當初連
章及表裏相和者趙子巖已敗路刑儔亦閒散席益不
當權乙卯冬給事都司或死或外獨薛弼典方面又其
季在要津若才為士大夫辯是非曲直使賞罰分明固

所不論否者尚恐江西體究文字未得速達朝聽也方
朝廷廣施泛愛之心於人何所不容况經明堂赦恩亦
合叙復而獨受凌藉無所告訴秉國之鈞不平謂何大
雅之刺興矣夫心不偏惡乃可用度外之人以收衆功
服羣志使子志得効尺寸決不在林正尤深郭孝友劉
鵬劉廷佐趙伯牛之下矣若不與湖南職司亦可作武
林守以代馬擴邵陽守以代王彥要之數為郡守不獲
自伸莫若與一外臺伴詳讞刑獄捕治盜賊為當其才

耳

文定集卷二十一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陳公墓誌銘

汪公為此銘十年矣煇屬拭書而立于墓淳熙三年
十有二月始克書之張拭記

余戊戌歲來寓安國精舍索居荒陋懼不聞其過嘗
記晦菴為予言陳侯官之為人既接而情益親因得
見其先徽猷墓誌留藁蓋玉山公之文而書之者南
軒也其文足信其書足敬所以能教文若書者其父

子之賢可知也東導鄭鑑謹跋

秦丞相用陳公為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
巨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熹見公考亭私第
公為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
因觀汪公所撰誌銘書此以補其闕時汪公薨已七
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
書公孫坦藏

縉雲集

別集類三 南宋

縉雲集附錄

刊刻書籍呈

重慶府推官李璽呈為刊刻書籍事五月二十四日抄
蒙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帶管提學道副使劉案驗奉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朱案驗前事照得川蜀名藩賢才
輩出然文章之傳世者縷縷可以稱述而於賢才流寓
之地乃或無之本院按夔州府問梅溪集按成都府問

三國志潛溪集少陵詩按眉州問三蘇文集皆無刊板
所經巡歷之地如此則其他亦可知矣豈景仰先賢之
意或未至耶為此仰抄案回道轉行全蜀各府州縣凡
先賢生長流寓之地有文章之傳世者務要尋訪舊本
動支無礙官錢翻刻具由回報等因回道轉行到府奉
此本府知府崔允訪得所屬璧山縣宋有馮縉雲先生
名時行字當可經明行修紹興間登進士第初宰丹棱
有政蹟召入忤權奸坐貶復出守竟持節以死嘗居璧

邑北縉雲山中因別號縉雲著書立言授徒講道而書院至今尚存又有縉雲文集行於世迨後肩嗣落寞世代兵燹而此集竟失其傳本官隨已給由去任卑職又訪鄉少參劉培菴抄錄舊本五十五卷共計四百餘板已經呈送本院親覽求為首序但其原未刪正多散逸不全又復呈蒙欽差撫治重慶兵備副使張四川按察司分巡川東道僉事李命官校選凡得詩文之有關係而精且粹者一十八卷計一百四十板理合遵奉翻刻

以傳永久為此會同該縣知縣孫奇等估計買板刊匠
工食共該白銀九兩八錢但卑職佐貳理刑別無所措
欲將原發該縣貯庫無礙贓罰官錢轉行本官動支翻
刻緣係俱奉本院呈乞事理卑職未敢擅便呈乞照詳
示下以憑遵奉施行須至呈者右呈巡按四川監察御
史朱批依擬施行繳嘉靖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推官李

璽

縉雲集後序

夫所貴乎君子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又其次立功
要之德發為言著為功可行世而傳遠矣否則功雖格
天文雖益世抑末爾奚足貴哉璽自童習讀縉雲馮先
生語錄竊謂吾鄉梓文獻無從而徵之迨倅渝過璧山
適孫尹奇樹宋馮蒲二狀元坊考言論世始知先生為
巴產也按廟記先生經明行修紹興間及第初宰丹稜
以政最召行在論事忤權奸坐貶遂退居縉雲山築書
院授徒講學著書明道因別號縉雲有重名人亦以縉

雲先生稱之及權奸誅復出守蓬黎竟死節於官合邦
之人立祠祀焉至今書院尚存則夫社而讀書其中者
弗哀歎也嘉靖癸巳兩厓先生按蜀倡道訪古今遺文
而表章之鄉衮劉培菴因示以縉雲文集典雅簡明而
非剽竊突鵬以為文惜乎散逸未傳耳壘上之乃下學
諭翟子表周子魯編輯得其精且粹者詩若干文章雜
著若干篇屬奇梓之不彌月而告成嗚呼直言忤奸明
道翊教則先生之隱德陰功衣被海內後世益有不專

於斯集之文者所謂德發為言著為功君子之道幾矣
烏可以無傳乎哉謹序嘉靖癸巳季冬之望晚學縉雲
李璽拜書於渝之欽式堂

默堂集卷十三

正月十七日上殿劄子

臣既言和與戰二議而一事不可偏執惟所施之宜而已又以謂天下有必勝之勢亦有必敗之理我與敵人之共用者若其必勝之勢在我而必敗之理在彼則在我者不可以不用雖未能亦不必過為之慮知此則和與戰之議可決矣何以言之昔者三國之際魏最强吳次之蜀又次之方孫權劉備無恙時以曹操之奸雄既

平中原僭亂因其餘勇以却烏孫鮮卑一弱子之力耳而不能并吳蜀而有之則以吳蜀之險可恃故也故吳蜀利于守魏利于戰魏雖能戰而吳蜀必不可入吳蜀并力以攻魏則魏可亡魏與吳蜀合而為一則內陵外侮皆不足憂矣唯其各守其所久之而不能合雖合而無以守之此其所以有而不能久也今吾據有吳蜀以為根本敵雖強大終莫能侵又益我以河南陝右六十七州之地蓋三國之所難合者此雖五帝三王之天下絕

長補短未能遠過顧吾所以主張而維持之者如何耳
故用此以戰則戰無不克用此以和則和無不成此所
謂有必勝之勢也自古強盛無過于秦既已蠶食六國
遂并天下莫與為敵矣然殘刻為性仁義不施而暴虐
是用故傳之二世而亡今敵邈在萬里之外無河山百
二之雄非能為秦也而以小加大志得氣滿貪黷無厭
方且骨肉之間自相屠戮心腹之內日以離間專為淫
侈以夸其所有之富旁附之國至有不忍其虐逃而遠

之者察其所為必不能久此所謂有必敗之理也用我之所必勝以當彼之所必敗可以有為而我方約和不欲言戰惴惴然唯恐彼之復來此敵所以得而輕我也且我之所以不欲言戰者豈非以往日維揚之遷徙淝東之奔播有不可以不戒乎此又過慮也胡不觀今日之勢與靖康以後為如何今日之勢方興也靖康以後之勢已壞也此豈可同年而語哉蓋自宣和以來朝廷所以待金人者有得有失其失在于靖康之前而不在

于建炎之後不可不辨也靖康以前敗盟于契丹貪得于燕雲敵來不拒敵去不追其失已不足咎矣建炎以後不守南都避而之維揚不守維揚避而之臨安又之會稽四明如太王之于狄人盖有不得已而然者非失計也其後復歸臨安彼固以我為怯無足憚者故我得收人心強國勢選將治兵嚴為之備所以屢戰屢勝十年無患此非其得耶觀敵之意既得中原豈不欲謀吳而據蜀兼有四海之慮乎然每舉輒敗知我之有備

也必將待時而發則雖名得中原其寔是不可保矣與其
既得而不能保孰若棄而不守猶足以緩我而市恩乎
此彼所以廢劉豫而退保河南之意也而我之所有如
此猶且以往日之禍為戒亦已過矣臣嘗游荊州見荆
人所以事關羽者家置一祠雖父子兄弟室中之語度
非羽之所欲則必相戒以勿言唯恐羽之知之也夫羽
之死已數百年其不能守以害人者審矣而荆人畏之
如此以其餘威在人上下相傳有誑惑其心耳今金人

去中國限以北界水慄陸驚不知經幾聚落然後能復至燕雲也不為之備而徒畏之豈知所先務乎且敵所謂生女真之兵者自南而北所存無幾所可致者諸蕃烏合之衆目散而復集其勢寔難集而使之遠來必不能久縱使駐足于燕雲之境而垂涎于雍梁之地亦必猶豫未敢輕入蓋進則有山寨必叛之虞退則有契丹脩怨之慮不顧而越河亦敵之所忌也又況河南之民既歸而安必以死守彼雖善戰恐未必得志耳臣故

曰用我之所必勝當彼之所必敗可以有為不當以前
事為戒而和與戰之事可決而無疑者為是故也臣本
書生於用兵之事實不能曉至於天下之理蓋嘗得之
于經術矣意之所見不敢緘塞若和未可變戰亦當備
則臣所言未必全無補也臣願陛下察今日勝敗之由
與在我者可以有為在彼者可以無戒雖未絕和以戰
為主如陛下所以諭臣者此計一定萬世無患矣臣不
勝區區之忠惟陛下財幸

正月二十三日上殿劄子

臣衰晚不才誤蒙陛下寘之諫省凡有所陳必賜開納在臣微分可謂千載一時而自到省以來臣所不敢不言者往往多是細故雖蒙施行可以自幸而亦可以為愧以是朝夕皇懼未知所以上副陛下容諫之意者幾欲乞賜罷黜未敢遽發近因藍公佐歸自金國而同時正使王倫輒為金人所畱又聞金人盡誅往日主議之人且悔前約以此重有邀索國事之大無過于此于是

輒以和戰二議不可偏執之說仰恩宸嚴冀以少塞臣責荷陛下過聽臣計且語臣曰今日之和非唯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為主意積財練兵選將帥固要害過為之備以待不虞可和則和可戰則戰此宗社之福天下萬世之幸也臣當時不能自己雖已畧陳曲折多是承意稱贊退而自省有未盡者將復進其瞽言未果而數日以來不聞廣行咨訪但見已命之使又有斥黜將趣其行莫測所謂臣固不可中輟必盡言之惟陛下矜其狂

愚而加察焉臣聞衆論未孚必稽其實是非混淆當俟其定語雍容則易從辭迫切則難聽臣既已知之矣而今日之事臣必欲亟效其區區者以謂事機之發近在朝夕不容有所待故也且陛下既知今日之和自當以戰為主則和之不可堅守而戰之不可不備也審矣今乃急于遣使而不及其他此臣所以疑也且使之所以不可不遣者以敵之不能無求而我亦不得不許也雖不得不許而亦有不可許者如取河北之民則失人心

用彼之正朔而亂國政若此類者誠不可許朝廷亦將不許之矣至于誓書之從違歲幣之有多寡又在夫可許與不可許之間斟酌而予奪之尤所當慎也蓋誓書之未行必待歲幣之有定奪而歲幣之數寡則可從多則難繼彼方挾強以陵我求之者多而與之者寡必不諧矣且為後日之計又不可多然則使其可遽遣而莫之議乎臣觀祖宗之待契丹可謂過于厚矣然景德所賜朝廷本有過許富弼損之止于三十萬慶厯所賜朝

廷又有過許富弼損之止于三十萬方是之時金帛之直每一尺兩不過千錢省百總而計之為省錢五十萬緡而已人猶以為多也今足之直不下十倍而兩之直三倍有餘矣如聞敵人欲援舊例此乃祖宗續增之數其可盡許乎又況必不至此而奉使之入又未必有如利用如弼者若一一如其所請而不與之較後悔無及矣且獨不見宣和靖康間趙良嗣李悅李鄴之所許乎初欲靖難不復深慮其後敵人得以藉口遂至今日難

弭之禍徒以使之不得其人故也使之不可遽遣亦可
見于此矣且使之不可遽遣而亦不可以不遣遣之則
必有所許亦必有所不許臣既陳之于前矣若遂遣之
亦誠有可議者以臣愚見許之多固不若許之寡也蓋
彼之所求無厭以其本無意以和也況已見其解和之
兆乎今吾固有所不許則已拂其欲矣就其可許者而
許者十七八而不許者十二三可謂許之者多而不許
者寡矣使其有意于和則可不然許之多者不足以得

其喜而許之寡者適足以發其怒多固不喜寡亦不怒
皆不可以得其和則與其多許而失和不若寡許而失
和之為愈也何則多與無益與無損故也蓋和戰兩途
彼之意常欲戰不得已而後為和我之意常欲和不得
已而後有戰戰非我之意和亦非彼之意不能以相易
也何以知其然以往者京城朔東之變知之也方敵之
犯京城必邀二聖以往凡皇族之在城中無一人得脫
者及來朔東逼逐衛兵遠逮海涯幾及屬車之塵此其

意豈欲復存我宋萬世之事哉賴皇天悔禍宗廟社稷
之靈與海內愛戴之心共惟陛下以臨九有十年之間
國勢已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故彼亦不得已而約和
耳然其不欲存我之迹固在彼非木石亦將懼我必欲
滅之之謀矣縱陛下以天地之度愛惜生靈斷無復讎
之心彼其能自安乎彼不能以自安其能終容我乎然
則和之必變可立而待也或者必欲多與之幣以幸其
久而無變無是道也故臣願陛下以和為息戰之權以

戰為守和之備惜財以厚民吝予以存信不計目前之利務為長久之策臨遣使臣訓之以不欺之誠示之以一定之議俾毋輕許以誤大計則蠻貊之邦無足憂矣然後遴擇謀臣精練戰士多積穀帛以備糗糧之用慎固封守以保安業之民觀釁而動動不失時則以和以戰惟我所欲耳古語有之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如是則金人之強將無所施其于厚幣以求盟不亦遠乎臣至愚甚陋自以天下至計莫尚于此敢布腹心伏

候採擇

大正四日集

默堂集

竹軒雜著卷二

宋 林季仲 撰

周希父賦梅次韻三首

歲寒誰復慰棲遲
籬落初橫一二枝
試問春從何處去
又憑梅報有來期
巡簷索笑如相識
倚竹懷新却自悲
花瘦惱教人共瘦
月明風定酒醒時

拙齋文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拙齋文集拾遺

祭文

以下
附錄

門人東萊呂祖謙

昔我伯父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裴回
顧瞻未得所傳踰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
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
不講慶厯元祐羣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廣大爲心而陋
專門之媛姝以踐履爲實而刊繁文之枝葉致嚴乎辭

受出處而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
髮不差昕夕函丈聞無不信信無不行前望聖賢大路
九軌自詭以必可至三歲一詔士子莫重焉先生方上
名於春官慨然惜會合之難而緒業之未竟也亟改轅
解鞅而輒行其視內外輕重之分可謂審矣里居之良
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寞之濱
韜積滄蓄固未捨所爲爲人意也未幾聲光四出而不
可遏州黨推重擇居東面之席踵門請起至再至三不

得已而臨之長樂之士知鄉大學知尊前輩知宗正論
則皆先生與二李公之力焉嗚呼西垣公既不及公道
之開而二李亦皆以布衣死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
爲而病輒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迄不得再白於世其
用捨必有所繫矣嗚呼心迹之判固非達者之論區區
專信耳目而量君子之用心則亦有大謬不然者先生
所遇多忤少合意雖可尋而事不及見中雖無愧而外
不及知悠悠斯世識此心者幾何人哉嗚呼先生之卧

家左支廢右支緩手不能指授口不能劇談若無與乎
世道之升降抑不知百圍之木顛童立枯猶足爲邱樊
之鎮一旦仆地則意象哀落無復故國之遺矣嗚呼痛
哉某未冠綴弟子之末行期待之獨厚出於千百人之
右顧謏薄安所取此實惟我西垣公之故施及其後人
培植湔被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齒髮日衰業弗加
修愚不自惜大懼先生之功力爲虛施每覩然慚惕然
恐也聞先生之喪念以辭侑奠而思慮不專條貫靡究

筆屢下而復握也既半歲矣而所言乃止於是蓋至善
難名至痛無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之存音問雖濶
踈舉首南望猶有虞焉今遽撤其所畏幾何而不爲小
人之歸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未伸
之志猶有考也尚饗

哀辭

隴西李櫚

三山文物甲天下士之筆耕者拘於有司之程過此或
未暇也紹興初紫微呂先生居仁來閩中汎觀俗學恨

無佳士櫚表兄少穎年甫弱冠先生見之謂其可與適道授以伊洛之傳而介質無猜胞若夙契先生慰甚於偕計西上賦詩送之畧云吾爲福唐遊破屋占城市城中幾萬戶所識一林子翦然衆木中見此真杞梓少穎行次三衢自謂未之能信翩然復歸請俟充實益爲先生之所嘉尚遂與之爲忘年友其後先生召還支離陸先生亦願歸自湖南宣幕門戶簡峻士鮮知向櫚先君於少穎爲舅而與支離友善謂少穎曰支離紫微一也

盡往焉遂從之櫛從兄和伯适仲與少穎同研席俱以
青衿之中文鳴場屋至是因少穎率昆季友同志登二
先生之門怡怡悵悵迭相培植德育行果日以光大宗
工哲匠莫不聞而友之交離既沒由是林李二塚大爲
閩中學者之所歸趨出幽遷喬羣自作柄中庸大學之
蘊始振起於三山少穎天資樂易城府洞然謂學者久
淪所習非誘掖莫進故其設科如發太倉之粟來者飽
之後進感其樂育尤用奮發經史諸子悉爲訓傳其絢

繹經術盡列古今師儒之論使諸家森然在目然後槪其是以歸諸中理之所契雖瑣聞脞說下至塗巷之言亦所不廢諸生心目開豁不滯一隅蔚然可觀矣紹興辛未閩憲孫公端朝勉其爲宣臺而仕乃以經學中第授莆田簿丁艱服除調長汀尉以館職召入校讐二載因痺疾丐外由宗丞提舉門舶參帥議遂以祠祿家居而學者從之不置飲食教誨終身無斂淳熙丙申仲夏年止六十有五而逝雖其德不究用而回瀾障川不獨

有功於吾黨。櫛幼而鄙鈍。其在父兄之間。提誨推挽。更見齒於師友者。表兄之賜。爲厚。哀感之情。見乎辭。故併叙其初心之勤。使來者知所自焉。詞曰。鬱閩山之黿峙。分邱園。藹乎衆芳。畹滋蘭而畝蕙。兮繚杜衡於藩牆。紛總總其筆耕兮。俯青紫於地芥。雕績粲而滿前兮。歲有售以爲常。喟時俗之工巧兮。思夫君之疾懷。導源委於伊洛兮。開鄒泗之門。旁羣心翕其來格兮。覩青天於披霧。舍山徑之委蛇兮。遵大路以相羊。春風暢而四達兮。

殆時雨之滂流帝閭闢以延佇兮駟玉蚪而騰驤濯晨
曦於咸池兮望崦嵫而未迫油雲盡而歸壑兮流汨汨
其湯湯嗟予生之倥侗兮眩淪習之奇厖服蕭艾以盈
要兮甘戎菽之充腸鼎羞列而屬厭兮嚶鳴萃乎喬木
懷瓊琚而未報兮涕感極以淋浪惟百世而一士兮斯
文岌乎綴旒芳與澤其或泯兮悲來者之倏倏及雷電
之未作兮覽遺芳於金薤雖百世之莫贖兮猶參倚而
不忘

太倉稊米集卷二十

夜半熱甚湖上短歌

江頭老父誰共語白髮垂肩汗如雨
兒方高枕作鼻雷翁起開門傍河澣
水邊雲黑雨欲成山外天高月將吐
江湖滿地身未歸星斗橫空夜如許

舟中睡起

幅巾聽雨卧風檣呼得青奴伴
晚涼白髮蠹書緣已熟黑甜歌枕
味偏長月侵冰簟何妨白舟入荷
花不柰香

更倩長年打雙槳雲山青處是吾鄉

五月十九日雨中因卧起讀西清錄見其中載歐陽文忠公與許昌齡事甚異作此

四字丹書亦偶然乃唐未必是真仙無人解得潮州意也復留衣與大顛

即席二首

凋盡朱顏年少春不堪柳下對離樽劉郎已是無腸斷更唱陽關惱客魂

舊家明月醉歸時夜靜朱樓歌折枝只有杜娘真好事

樽前猶唱後山詞

語在後山集中

太倉稊米集卷二十一

次韻韓伯嘉擬陸龜蒙坐眠行倚食學書吟八題

年來勃窣與誰遊林下婆娑萬事休草淺沙平谿路穩
漫郎空棹小回舟

夢中槩几得常憑更有南窓可寄情便是人間好消息
別無勝解不須評

平生不識大官餘小摘時尋雪後蔬一歲不齋能幾日
北山菰韭未宜疎

枝痒搔人不易禁讀殘書葉喜重臨牙齧玉軸知多少
浪與兒童較寸陰

妙畫心傳豈學能是中真樂不容聲譏評盡入雌黃口
寫得吾心不要名

老來無意作悲秋不柰庾郎知處愁筆底波瀾何日了
人間風月幾時休

謁顏魯公祠時新築懷忠堂云

平生高目看兒童晚喜低頭拜魯公
政恐父師千載後未輸丞相百年中
投諸魑魅知何事碎得狻猊有底功
長遣忠臣泣遺恨謾營華屋照豐容

吳興道中過落石祠廟貌甚嚴榜云唐李英公廟
天厭孤隋失羣醜鹿走中原死誰手爬搔痒疥不足平
虬髯少年十八九經營四海多腹心英公扶持真臂肘
從來斷國要老成公獨含糊無可否留得宮中老孽妻

幾覆昭陵一杯酒蚤歲功名塞天破九廟丘墟只回首
狐狸未幾狐掘之天上浮雲倏蒼狗更憑頑石作靈祠
頗似當年柳州柳不如梁公摩虎鬚為言百歲不祔姑
提師十萬復誰可興邦一言還要渠人間萬事本難料
老將未須輕腐儒

太倉稊米集卷三十

戊辰除夜四絕

七年長夢採江蘼此夜樽前倒接羅莫問東來何歲月

諸孫言語似吳兒

無功飽食愧侏儒
贏得霜添白領鬚
已是再逢生太歲
何須羞飲後屠酥

太倉稊米集卷三十八

雨中讀韓致光詩偶池上鹿葱盛開因效其體

彫盡朱顏白盡頭
種花本為欲忘憂
誰知花上煙和雨
添得周郎一段愁

天申節日謁告不赴贊祝擬王仲初

小臣拜舞奉千秋敕賜宮花憶滿頭今日江邊揩病眼
五雲東望帝王州

吾皇一出萬方春自合傾心祝至尊乞得養病閒地祿
此生尺寸是君恩

題畫蛺蝶小扇

花裏飛來粉翅疎香羅扇上得形模只緣容易無人愛
但說滕王蛺蝶圖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九

為郡僚祭李刑部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閏四月辛卯朔初四日甲午具
位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前宣州刺史刑
部李公之靈嗚呼維公儉以約已為民之儀勤以率下
為吏之師事有夷險知無不為利在社稷生死以之一
登仕版三易州麾所至有聲久為民思晚來宣城牧此
旣黎柰迫遲暮遭時嶮巇朝營夕計慨然憂悲儲峙靡

會較及毫釐爰築我城爰鑿我池賦不箕斂民無怨咨
鳩董工役未明而衣屹然百雉曾不跲時丹樓如霞萬
柳依依蟻附之衆縮手俛眉一時之勞百世之基怵怵
悍將蜂屯蟻馳有衆百旅有馬萬蹄米粟芻茭百需莫
支持滿待亂坐有傾危一失其意怒如風雷公調護之
日笑以嬉千里之民安於耕犁民祠公像萬口一詞嗚
呼公平忠信篤實洞然無欺禮此掾屬始終不移教以
吏事切切怡怡寢以就仆悲動郊圻諸孤萬里巴川之

涯有櫬在堂飛塵滿幃維公誠恪朝廷具知報以賻祿
寵以綸絲公復何憾窀穸是歸佳城差我實天所遺何
必故土始其安而何以寫哀奠此一卮嗚呼哀哉尚饗

金沢巴里集
太倉稊米集

鄧峰真隱漫錄卷六

蕭一中親屬補官制

敕某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必在其後爾父去暴歸仁宜得尊顯乃不克享肆爾有茲榮祿爾其益勵奇節以彰爾父教忠之懿

童順等換補官制

敕某等朕惟由余入秦日碑事漢皆克著其榮名矧爾等生本中華心惟慕德朕實深嘉許焉肆易王官就陞

一秩勉期勲烈以永終譽

鄭雄換補官制

敕某等不幸淪于異域能挺身而歸正固已可嘉矧率誘有衆而皆來臣虜則易汝以華資畀汝以戎護誠未為忝惟襄鄧實今用武之地尚思戮力以赴事功則朕之報汝將有大於此者

張振等轉官制

勅國有二病莫先爵祿以馭臣賞非一圖尤重干戈而

衛社具官某材資驚勇智慮沈深頃敵勢之滔天視長江如平地能以虎貔之旅抗於波浪之間鬪艦所如陣雲分布埽卻強梁除斃餘黨俾氛翳之四平實權輿于一戰惟今日采石之勝掩前人赤壁之功既已橫階賞吾飛將增華資之三等示寵數之屢加噫功名已成惟其忠誠以禦侮富貴共守益思激勵以承恩

賢忠轉官制

勅某樞庭論賞爾則有勞陞秩之榮遲爾來效

錢卓等轉官制

勅某等漳贛之間阻山多盜爾能警戢悉底清夷按堵
吾民厥功亦茂其陞爾秩用勸方來

曹輔轉官制

勅某便殿閱士蓋由舊章爾于是時共事無闕陞階一
等用以勸勞

陸德元降官制

勅某人懷一念之私益無往而不為弊以官物為己貨

役軍士如奴隸不懲其始弊有不可勝言者其貶一官
往自訟者

貴友仁等降官制

勅某等監臨之官在于督課入察吏姦而已二者胥失
何以官為各貶一資爾其內省

趙不悔降官制

敕某爾以宗藩之秀為一州佐敵不及境先事奔逃通
守若斯邦人何賴鐫官二等尚示寬恩無忘省循以俟

褒復

李植落職放罷制

敕某士之處世充養以氣恢廓以量則內不失已而外
之汎應曲當爾素抱朴直樂善而好義然有不合則如
物翫喉不如而卒吐之故所至輒不合此殆氣有餘而
量不足也今褫爾職置之散地庶幾退養而趨于宏大
之域則異時之所成就實基於此爾其勉之

李守中降官制

勅某國家好生之德洽于邇遐爾肆忿一朝輕殞人命
獄成來上法不汝容薄貶一官往尚循省

鄧峯真隱漫錄卷十一

進呈故事

唐太宗即位四年天下大治蠻貊君長襲衣冠帶刀宿
衛薄海內南踰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
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惜不令封德彝
見之

臣聞帝王之興所遭之時異宜所立之治異體要皆
胸中自有先定之規模是故下之所言上之所納千
變萬化終莫能易其所守以規模先定也二帝三王
不異此道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所謂道何道也仁
義而已矣後世功利之說勝而仁義之治息非仁義
不足用也不能以仁義存心而功利之說得以撼之
也夫存心以仁義治雖未成一念潛萌冲和之氣已
充塞乎宇宙由是而之焉則為帝王之隆平存心以

功利事雖未濟一念潛萌怨讟之氣已充塞乎宇宙由是而之焉則為戰國之權謀務先仁義功利隨之雍容垂裕其福無窮務先功利權謀隨之敝數爭取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君之所以存心者可不審哉此有貴於規模之先定也唐太宗聽魏徵仁義之言如石投水無不契合行之果見其效說者謂徵詞旨愷切有以動帝心殊不知太宗胸中有先定之規模是以其言易入彼封論何為者哉力以功利求勝

仁義人主胸中無定論者固易欺也太宗可欺乎臣
願陛下以仁義為規模先定於胸中凡施為注措一
以仁義為本本立則末自隨若舍本而從事於末則
殆矣傳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
正君而國定矣夫以仁義為本治定功成若此之易
尚奚以權謀為哉太宗之治可謂得其要矣

唐文宗朝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甚固文
宗患之每歎曰破河北賊易破此朋黨難

臣嘗謂堯舜當朝九官相遜文武傳國十亂同心未嘗聞有朋黨之說也朋黨之說其起於後世乎夫人材之衆不能無賢不肖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聲臭之同有不期合而合者而謂之朋黨則乾之飛龍在天大人不可以有造泰之拔茅連茹君子不得而在內可也文宗不思化此朋黨而欲破之宜乎其固結而不可解也夫破者必誅鋤根柢然後能絕至於化則賢者用使不肖者退聽不知其為誰之黨銅圓融和

會消患於冥冥此人主御臣下之要道也且以文宗
之世德裕宗閔各為一黨說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
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邪
反覆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獨立不倚吾能於兩黨
之中擇賢者用之則休戚不同進退以道自然破散
不相為謀又焉有朋黨之迹哉然則化之破之其效
不同文宗不知出此切切然以為憂則唐室之不振
宜矣蓋君子小人固各有類然不可名其為黨名其

為黨則君子意於投合小人意於朋比雖出一時之
標榜不知其能貽萬世之禍也後之著論若歐陽修
司馬光等皆以謂君子不能無黨夫既已名君子之
類為黨矣小人安得不結為死黨求以勝君子乎黨
既分矣於是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退則君子進陰
陽消長否泰乘除二者若循環理勢之必然其不可
破必矣惟不名其為黨則泯然無迹第見賢者用而
不肖者斥耳本朝呂夷簡范仲淹蓋嘗有黨矣呂黨

用則范黨不用范黨用則呂黨不用雖其後二臣交
惟解難然朋黨之論終不能平至韓琦為相乃兩用
之其黨遂消夫以一韓琦尚能化其黨與使國家蒙
萬世之福況以人主為之乎以是益知文宗徒興嗟
惋之辭不得化之之道也

唐明皇時姚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
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
新即帝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

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
崇顧不能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
下治

臣聞古之帝王出而應世必以輔弼之臣為腹心若
舜之禹臯陶湯武之伊周漢高帝之蕭曹孝宣之內
魏光武之寇鄧唐太宗之房杜是也蓋人君挈大器
而欲置之治安之地非一人之力所能辦必寄之腹
心之臣而自提其綱譬夫富商之運貨必使能負者

負之而趨維持保護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苟欲身自負之行於夷途則可矣險阻崎嶇前有蹶跌後有遺忘力或怠焉左顧右盼恐無肯任是責者何者素無委任之意其可以一旦責成乎哉明皇之用姚崇知此道也是故委任之意專而崇乃得盡其腹心進賢退不肖了無疑忌之嫌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或曰人主當總攬權綱豈應以權付宰相對曰若舜湯武高帝孝宣光武太宗豈不知治而必以權付諸子者

知宰相之權重則朝廷之勢尊朝廷之勢尊則人主
在上赫赫明明天下莫不知敬也然則以權宰相而
摠攬其綱亦人主自尊之道也明皇曰大事吾當與
決豈非自提其綱乎至用郎吏則曰崇顧不能重煩
我耶豈非以權付之乎摠攬之道明皇得之宜乎魏
巍堂堂處三宗之一也

別擬

臣聞荀況有言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

荒夫要者人主執其綱而百官有司各盡其職所以
百事詳也若人主好詳則百官有司不任其責而人
主日不給矣是以書稱元首叢脞必繼之以股肱惰
萬事隳不謂之荒而何譬之富商實貨山積欲轉而
之他必使有力者負之所謂富商者當徒手在旁維
持保護雖負者數百保其無遺忘矣若欲身自負之
方且自顧之不暇焉能使數百人各盡其力哉何者
不素委之臨時難以責其效力也明皇知此道者故

曰大事吾與決豈非能執其綱乎至用郎吏必責之
姚崇況其小小者乎斷無好詳之弊矣開元之治百
度具舉井井不紊豈非好要之效歟太宗嘗謂房玄
齡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多閱於
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
關僕射且玄齡輔人主者耳太宗猶不欲以細務縈
之則太宗之所以自處者為何如哉好要之道太宗
得之此貞觀之治所以巍巍堂堂與三代同風也太

宗而下惟明皇知此其治之美幾於貞觀豈無所自
而然哉

漢揚雄法言曰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
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
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
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臣嘗謂大學之道明於帝王之世不明於漢唐之世
明於帝王之世者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其不明於漢唐之世者軻
之死不得其傳夫大學之道何道也正心誠意而已
矣蓋自正心誠意而學焉推而至於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無所處而不當矣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謂
之傳而不謂之學蓋其心心相授出乎自然高宗恭
默得於甘盤天命傳說發明其說高宗獨能領解於
是學之一字始大彰明周公孔孟乃專以是為設教

之門故揚雄有見於此而宣言之曰堯舜禹湯文武
汲汲仲尼皇皇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於乎使周
公孔子孟軻之教得行於中國後世聖明之王不耻
於學者傳說倡之於前揚雄衍之於後其有助於吾
道不為小矣其開導於後世可謂切矣後世猶有自
用之君矜其智力而不肯學自聖之君痼其鄙陋而
不能學夫惟自用則惡忠言自聖則忌勝已其奔走
先後皆讒諂面諛之人爾此帝王周孔孟軻之道所

以不明於漢唐之世也其治豈無間有可喜要不一純
於正心誠意之學也故韓愈號於世曰軻之死不得
其傳斯言亦可悲矣恭惟太祖皇帝得天下如堯舜
平禍亂如湯武文化如文王周公孔孟是以聖聖相
傳心心相授皆出此道故能挈唐淺陋之習置之帝
王周公孔孟大學之道也嗚呼盛矣太上皇帝得道
在躬於干戈搶攘中崇儒右文繼統大學振乾綱於
弛紐回既倒之狂瀾始克以此道傳之聖子陛下以

天縱多能之聖緝熙光明之學承太上口授心傳之
妙無一念不出於正心誠意是故以之事天則三光
全寒暑平以之事地則草木茂五穀熟以之事祖宗
則神靈懽喜以之事兩宮則慈孝昭明以之感夷狄
則向風慕義以之感人心則天下和平此正心誠意
之明效大驗也臣愚猶覲陛下研磨此學不倦以終
之使其道高出堯舜之上以符孔子之所望夫學而
至於堯舜至矣盡矣而孔子語博施濟衆之事修己

以安百姓皆曰堯舜其猶病諸誠懼後世聖人學至堯
舜而止也於是而進焉大學之道也大學曰德日新
日日新新不窮陛下之道將高出堯舜之上矣此
臣區區之願也

唐太宗貞觀三年十二月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
鞨遠來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今治安
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臣嘗讀周宣王復古之詩小序稱其能內修外攘復

文武之境土竟以內修外攘為二事臣獨謂不然蓋能內修所以能外攘也使內修外攘岐為二途天下不既多事乎夫惟內修則仁義並行教化益隆中國之民安寧富庶頌聲並作使鄰國望之若神人然謳歌思慕願為之氓而不可得如是則恩信所被稽首稱藩干戈所指壺漿先饋又何必區區於戰鬥殺伐之間耶唐太宗得此道矣方貞觀間際天所覆荒區之長悉受唐冊靈臺蠻琛羌寶踵相逮於廷人皆謂太宗

雄武善用兵電掃風除之功殊不知其本蓋在於治
安中國之一言也故善徠遠者不急於外攘而急於
內治治嚴賞罰之法塞僥倖之源故天下之仕者皆
宿道而向方趨事而赴功紆州縣之費懲聚斂之吏
使天下之民樂其生而安其業謹擇將帥卒乘必練
器械必良使天下之兵有奮志而無惰心土地人民
官吏士卒皆如故也法令品式紀律財賦不必益也
一振作勤修之則內治立矣內治既立敵國將自服

故杜牧獻取山東之策於唐以為上策莫如自治其所
謂自治者特在於制度條章井閭倉廩賢才好惡接
選廢置之閒而已使文宗能用牧之言則太宗之功
業可尋矣臣願陛下內修政事遠法宣王治安中國
近迹太宗則復中原如運諸掌東都之會鞅鞅之朝
雖跬步可待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
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

車徒馬

臣嘗聞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言深可為萬世居中禦外之要法觀宣王中興得此道矣詩人美之非美其成功美其能待時也方宣王有志復古既已能內修而外攘車馬修而器械備使其發號出令聲言選車徒而北伐誰曰不可而宣王殊不欲稍露用武之心乃因田獵而選車徒蓋恐敵人因此致疑必起而拒我則吾大事去矣此宣

王得待時之策也及夫事力已強時既至矣雖六月
興師有不暇恤及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宣王得乘勢
之策也故復古之功可為萬世中興之冠嗚呼盛矣
非獨此也臣因究觀後世凡有長慮之君莫不皆然
越王勾踐懷會稽之恥忿行成之辱非不能收殘餘
以決一戰顧乃奉皮幣玉帛春秋不絕男為之僕女
為之妾不敢輕拂吳人之意知時有未至也故其堅
忍不動之德至二十二年吳人稻蟹不遺種而後能得

志馬勢可乘也漢文帝懷高祖白登之圍痛高后嫚
罵之辱非不能勵士卒以決一戰顧乃卑辭厚禮遣
女和親若養驕子若奉大國不敢輕拂匈奴之意知
時有未至也故其堅忍之德至宣帝時值其乖亂而
後能得志馬勢可乘也向使越勾踐漢文帝不知待
時之道不忍憤憤張虛聲以震懾之彼既為計以防
我又安得其後各有乘勢之功乎方今夷狄未服積
耻未雪一介之士咸知發憤懣吐忠言以勸陛下北伐

言之可矣行之在於審也臣願陛下以宣王之心為心
飭議論之臣毋欲速戒邊鄙之官毋見小利斂形匿
迹外不暴揚深機密計中常惕勵待其時有可為勢
有可乘一舉而成復古之功使祖宗之責望太上皇
之所付畀者一旦章章焉則陛下中興實與宣王同
符不勝天下幸甚

漢班固景紀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奸宄不勝漢興掃除煩

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臣嘗謂周三十七王莫盛於文武成康漢十一帝莫盛於高文景武而史臣於周漢之世獨推成康文景何哉蓋創業之初民方狃亂不得不以法制整齊之惠養斯人之政蓋未遑也及夫亂既去矣倘仍前轍何以壽一代之脉乎四君者深知此理是故以寬大忠

厚惠養斯人渠渠懇懇專意撫摩必使斯民咸登仁壽之塗而後已譬如人有疾疢而以砭劑攻之病雖去而氣亦耗矣苟不加調養之功則氣且益耗安能長久故良醫於此必去其藥石而用膏梁禁其作為而就安俟然後病者始得康寧如平時如是而不能保有天年者鮮矣然則壽一人之脉者良醫也壽一代之脉者成康文景也想當成康文景之時在廷之臣豈無進察慧之說殺伐之說聚斂之說者成康文景之心湛

然如止水皎然如明鏡照破羣邪堅忍不動決壽一代之脉為子孫萬世之計然則夏商之後周八百年漢四百年社稷綿遠政治光明實由四君寬大忠厚惠養之功有以致此其後宣王中興斯民喜於王化復行光武再造人見漢官威儀而增喜人心如是固結而不可解此豈法制整齊之功所能致哉惟我仁宗皇帝即周成康漢文景也四十二年之間其所以培養邦本者至矣盡矣靖康之難中原騷動天下恟

恂太上皇帝獨能紹復大業於干戈搶攘之餘苟
非憑藉人心思宋何以能如是速耶迨夫投戈息
馬之後亦專以寬大忠厚惠養斯人蓋知其脉之所
自也今陛下遠取成康文景近法仁宗太上發號施
令一以寬大忠厚為本而臣區區之愚猶及於此者
誠願陛下益堅前志勿惑他說以寬大忠厚之俗使
天下禮義廉恥油然而生刑威誅戮措而不用和氣
仁聲充塞宇宙誠心德意上動於天天之所助吉無

不利鄰國望之願立於朝願居於市願出於塗願耕
於野以此恢復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矣寧有不濟
哉孔子曰我戰則克蓋得道矣陛下幸赦臣愚而力
行之

鄧峯真隱漫錄卷十三

上壽皇帝表

則天蕩蕩固靡俟於形容成功巍巍宜不忘於揚厲式
昭祖武允屬孫謀神人悅怡臣民鼓舞中賀伏惟至尊

壽皇帝陛下承堯舜之統廣文王之聲措世治安游心
冲漠雖脫屣於萬乘猶制服於三年精誠已底於格天
思念未忘於陟岵茲涓良日肇舉絳儀雖出孫謀實繫
慈訓泥金檢玉重增九廟之光疊矩重規高掩百王之
躅臣伏限退休田野莫遑趨慶闕庭臣無任

竹洲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棣華雜著

勅奉議郎吳倣除通判邕州

一郡之守在汝守貳察姦舉能既復其舊矣則達政之
吏可以有為爾通鍊民事既試有勞其允所請以觀來
効勅如右牒到奉行
淳熙元年三月六日

勅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都巡檢
吳做

近自畿甸遠至海隅朕視其地如戶庭視其民如一家
爾判邕州而廉平達於朕聽是用命爾安撫嶺表其一
乃心毋或鄙夷其民如在朕側往惟欽哉勅如右牒到
奉行

淳熙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進竹洲文集表

臣資深言臣曾祖臣倣所著文集十卷繕寫成帙謹詣
登聞檢院投進者竊輯陳編悵祖風之悠邈遭逢熙世
希宸渥之褒揚進瀆闕庭退忘鄉野臣實惶實懼頓首
頓首臣竊以唐宗觀故笏猶思魏徵之賢孝廟序遺文
誕錫蘇軾之謚或睠求於數世或褒表於再傳伊人之
懷惟道所在臣伏念曾祖臣倣生而坎壈志則激昂抱
膝長吟以伊呂而自許著書垂世非孔孟則不談才狹
垓絃氣吞仇敵繫單于之頸視表餌之策非疏寢淮南

之謀於社稷之臣為近挺若偉節著於當時載觀乾淳
之間實號人物之盛朱熹鳴於古欽張栻顯於長沙浙
左二呂之典刑江西兩陸之標致靡不相友咸與齊聲
故在膠庠則其行尊厯州縣則其用顯府臺論薦交章
公車旒宸歎嘉興思當宁雖懷才之甚遠竟賫志以莫
施然禮樂彬彬尚多河汾之弟子而日月炳炳猶存屈
氏之離騷儻待時而獲彰庶流芳之不泯恭惟皇帝陛
下綱維治統寤寐英賢聞鉅鹿良將之名思得復用讀

上林子虛之賦恨不同時蓋嘗振發潛光褒錄往哲凡
曰先臣之雅舊皆蒙謚典之徽稱忍令太陽之華尚遺
枯骨獨使九泉之恨空結營魂臣隕涕潛然緘書惕若
敢冀燕閒之賜覽特昭鴻霈以易名起地下之脩文死
猶可作效身後之結草義其敢忘臣所繕寫曾祖臣儼
文集總為一十冊謹囊封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實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熙二年十一月日徽州布衣臣吳資深上表奉聖旨

降付尚書省

文肅吳公諡議并勅牒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寶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指揮送下太常寺申據徽州布衣吳資深狀乞照前本州知郡謝少監保奏送所屬為曾祖故邕州安撫吳做定諡事今具下項一寶祐四年十一月太常寺狀申准寶祐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指揮送下據徽州布衣吳資深狀乞照前本州知郡謝少監保奏送所屬

為曾祖安撫倣定諡事批送禮部太常寺契勘申本寺
除已開具條令數內一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勅節文
三省同奉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
諡并勛德節義聲施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諡者並先經
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依舊制更不命詞
止備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照得徽州申奏吳倣
定諡身歿之後官不及諡行當及諡若照前項條人係
是特降命諡指揮申乞施行去後七月二十六日再准

指揮送禮部太常寺分明契勘吳安撫行實應否議諭
指定申本寺施詳吳資深繳到行狀及本州奏節文見
得吳儆文行動名度越前脩觀其攘寇弭盜凜凜忠義
真有汎掃河洛之志明經博史著書立言大抵皆有補
於世教本寺開具條令在前未敢自擅議論今欲指定
具申朝廷如從今來奏內保明行實行下本寺以憑訂
諡申乞施行去後寶祐四年八月十四日准都省批下
本寺申前項事理送禮部太常寺從所申事理施行准

此本寺遵照批下事理請委奉議郎新除太常博士洪
芹擬撰故邕州安撫吳公倣諡議議曰古之端師明傳
如鄉之老及大夫者以德行教其鄉其教人之大倫五
所以範風俗甚厚漢之東學士大夫閒居教授猶數百
人以故清節危行夾習鄉正師道廢久矣明道景祐安
安胡先生以仁義禮樂教東南之士士競以明禮適用
為學於時湖學最盛純仁之真溫藻之淵篤覺之純明
公輔之簡諒以高第為名臣訖元祐嘉賴之公博極羣

書而約之經親格世事而貫之理兄弟自相師友又取
正天下所謂有道者晦菴朱文公南軒張宣公東萊呂
成公極相愛敬公監邕州有嘉政南軒以書告晦菴曰
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召還南軒書
孔子之剛魯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別又勞以書曰
益恭才氣事業烏可掩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公嘗記尊
己堂惓惓天爵人爵之辨重哀世之苟得無恥者晦菴
讀之喜曰往者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讀

其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蓋公存乎德行勢榮利達不
與存焉初公為太學舉錄屏邏卒重學館體宰安仁勤
吏事如廳官倅邕攝州事以清德服夷落時南軒經畧
嶺右遇事疑必咨公籤郵往復日至再三南軒以公治
行轉聞得召陞對條天下大計最深遠阜陵嘉獎甚寔
鄉用矣公以親老謁歸晨昏候起居膝下延親所素相
好者從容觴詠以為親娛又時與來學者考德藝商古
今分齋肄業如湖學教法四方之雋從者如雲相與推

尊曰竹洲先生士及門冠倫魁者方公恬汪公義端其
他明經通政術者甚衆大率竹洲先生之教也夫教者
以仁義為教學者以仁義為學者也未有仁而遺其親
義而後其君者也阜陵以孝治天下又得乾淳諸老轉
相講授以教為人臣子者當時道誼風節之士參錯朝
廷州縣間愚夫婦皆知忠君孝父過江以來天地綱常
與國脈相延洪以到于今天豈一朝一夕故哉今天子躬
聖德建皇極闡洛大儒厥既褒德乾淳諸老以次易名

足以風四方矣謹按諡法敏而好古曰文剛德克就曰
肅公老學有剛操棄美仕養志以得其親又推所學以
淑天下士非博於文剛而無欲者能之乎請以文肅為
公諡謹議今承本官擬撰諡議一本題連在前伏乞朝
廷詳酌行下吏部考功覆諡施行伏候指揮本部承准
指揮送吏部覆諡申尋送法司去後一檢准條法指揮
諸諡先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
三本申所屬繳奏其文竝錄事實或本家不願請諡者

取子孫狀以聞其蘊德邱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勅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諡并勛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諡者竝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一本部請官覆諡去後承朝請即行宗正丞兼景獻府教授兼權考功郎官龔應之擬撰覆諡議議曰乾道淳熙間天下有三先生晦菴朱文公在建南軒張宣公在湘東萊

呂成公在浙志同道合凡其著書立言躬行踐履莫不以周張二程為本而上遡乎洙泗之學慶元權姦用國立偽學之名以斥逐正人驅一世而納諸名利之域風類瀾倒士昧所擇非卓然特立不以禍福得喪為念者不肯登三先生之門而與之交也炎漢東黨錮禍烈士大夫相尚名節一切不顧公之操守趨向迥出流俗獨取重於三先生往來汗簡中楊震黃憲之流也公資稟雄拔學貫古今諸子百家博習靡遺忠義果斷緩急可

伏文辭峽傾疑峙雷轟潮汎餘子縮手驚悸自為舉錄
以至為尉為宰為倅為州為帥政事皆奇絕陞對論恢
復大計謂金亮送死之時可以長驅中原拓境土而立
社稷諸將乃不能北渡以發一矢及南北之勢既分方
謀進取以圖難成之功事機兩失議論切當前賢所未
及使公得任鈇鉞之寄擒頡利以獻天子不為虛語矣
歛之山攢青聚翠萬疊倚天神仙異人多所窟宅孕李
產奇鍾為人物而公與紫陽夫子同郡人也豈偶然者

才高而用少學興而售希公之不遇亦時耳功名事業
得為則為之何足芥蒂孝弟忠信士所當脩者不可斯
須缺結廬於寒松脩竹蒼蔚之地迎八十之親奉觴酒
怡愉其間奚戒萬鍾哉下惟教授負笈而來者歲數百
人師道立而善人多新田之邑中泚之莪所以助國育
才者菁菁然其盛澤流教傳不可以目前論也公之交
遊滿東南如龍川陳公梭山陸公石湖范公止齋陳公
皆當世文章之伯問學之粹也慕公名而願與之友以

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公之名實彰彰乎不可掩
矣生不得展其才歿不得揚其名為善者懼何以勸聖
天子表勵周程朱張之學乾淳之老師宿儒班班皆已
賜諡奚庸缺典於公諡法敏而好古曰文剛德克就曰
肅公博學而文莊毅而肅諡曰文肅無異議謹議伏候
指揮十二月十八日奉聖旨依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寶祐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勅牒尚書吏部故朝散郎知
邕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

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馬事吳倣牒奉勅宜賜
諡曰文肅牒至準勅故牒

寶祐五年

宋故朝散郎知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

公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竹

洲先生吳公行狀

曾祖師政妣程氏

祖俊妣汪氏繼妣魏氏

父舜選故奉議郎賜緋魚袋妣金氏封安人

公初諱偁避秀園諱改曰倣字益恭吳其姓也吳自泰伯以國得姓其子孫散四方譜牒不可攷獨居歛之休寧者最盛公之高曾世以長者稱薄取而厚施視糴之貴平其價以出之施及旁郡全活者甚衆至奉議公襲德彌厚一夕與夫人金氏坐月下有二星飛入懷公異之曰其吳氏種德之證有子之祥乎己而宣和之甲辰

果生國錄公俯乚已十二月之朔又生公公生而穎悟
日誦千餘言十歲屬文已能道先生宿儒之所不能道
弱冠與國錄公遊太學時四方之英俊萃焉月與角筆
墨短長輒居首選儕輩相與嘆服為之語曰眉山三蘇
江東二吳以上舍高選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明
州鄞縣尉三十二年遇恩陞脩職郎隆興元年獲彊盜
改承事郎三年差充婺州教授不赴乾道二年差知饒
州安仁縣四年轉宣教郎七年丁母艱服闋淳熙元年

轉奉議郎通判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親老勾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六年轉朝奉郎七年轉朝散郎差知泰州勾祠復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年致其事以淳熙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公天資雄渾學該體用高遠而不為迂切近而不為陋上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制度因革粲然若指諸掌而能劑量之以道出入諸子百家天官稗說靡不洞究而能折衷之以聖

人之經故其發為文辭涵濡演漾嚴潔淵奧每一引筆
若飄風驟雨不可止遏旁觀駭立悚汗而公初未嘗屑
意也公英邁慷慨忠義激烈雖窮居厄處抱膝長吟常
以社稷安危為己任方隆興天子銳意北伐竒獻策
者無算公獨憮然曰是碌碌者鈞取爵位耳烏足與語
大計使吾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心擒頡利以報天子
蓋公平日之志也當時宗工鉅卿如晦菴朱公南軒張
公東萊呂公龍川陳公梭山陸公石湖范公止齋陳公

及知名之士數十人皆與公友善公之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菴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自邕而得對也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子路之強三章以諭別既而又以書相勞於中都曰益恭才氣事業烏可掩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至龍川則反覆太息徧告於東萊與石天民曰此君蹉跎日以老矣今茲得對或有遇合之理其為一時名公所慕重蓋如此初公未第為太學錄時天子勵精以選卒庶察中外一日

且至膠庠公曰此曹挾小忠簸弄耳目今闕足至此異
時六館之士以非所宜言與大不敬論報豈不上累聖
朝執而答之曰國有令汝無故烏得輒入卒喋受答去
不復至蓋公之風裁峻整臨機果決已見於為布衣時
得第尉鄆鄆竝海盜出歿鬼神不可踪跡間來掠民家
輒去朝廷雖宿將重兵不能禁公潛布耳目盜所至輒
知之單馬徑造捕者隨至盜驚謂神卒有先登被創者
公解脫表以衣之親與傳藥士卒皆感慨爭奮願空賊

以報及宰安仁安仁舊號冷邑公至則肅吏厚民薄征
緩賦異時負販少有至者公立為會市會之日官無征
斂市不二價約束明肅商賈四集皆得所欲以歸於是
井邑饒富江東壯縣或愧焉時歲大旱公度民將艱食
預約一縣戶口所欠米若干令富民儲蓄以備境內賴
以不飢會旁境飢民百十為羣搜食偷活惡少年乘之
為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人以為憂遣兵數百戍之或有
勸公避者公奮然曰吾為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

活者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公馳橫槊其
聲勢張甚有無賴子襲旁邑所為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
盜聞之皆恐懼縮頸不敢犯事已自効不報然不
以令盜聞之皆之以是坐累數年公嘗言於孝宗皇帝
曰盜賊弄兵驚陛下之赤子甚至阻山澤殺吏士遣大
將發重兵而不能定皆由帥憲守令罷軟不任職治之
不早以至滋蔓難圖仁哉斯言使安仁非公盜滋蔓矣
法吏乃反以為公罪此識者所甚痛也暨通判邕治邊

溪洞蠻獠少不得意則反側南軒張公經畧廣右有疑
事悉以咨公寘郵筒往來籌畫日至再至三公曲為之
盡畢就條理郡闕守檄攝郡事有自杞蠻者勢強盛服
屬化外諸國至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鬪且
歲數千人至橫山市馬日益橫忽其酋必程持國書來
爭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其官兵相殺傷因及十餘事以
乾正為年號州人大恐公嚴兵庭見之其詞色驕甚公
責以汝國本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車馬歲得銀帛

二十餘萬今三十年矣汝國以此富強役屬諸蠻若忘
朝廷厚恩邪輒敢妄有邀求吾當聞諸朝絕汝買馬之
路又以不用本朝年號且犯廟諱詰之首遂屈服有田
州下閉洞首領凌謚以掠良民與化外諸國為市人易
金一兩伎藝者倍之每歲上邊買馬遣丁夫除驛道輒
為掠去公屢委所屬追問謚不伏以兵擒之梟首於市
遠近稱快又有安平州酋長李械藏匿逃遁窺伺巨測
累年帥憲不能令州有虞兵逸去公大書尺紙示械如

期而來且惶懼遣使以書幣請罪公責而釋之還其書
幣械歎往時太守率以賄遷公清如水吾敢慢乎於是
兩江五十餘洞戒告部落無有違者且曰吾寧貧窮毋
犯吳公留邕三年績効不可殫紀南軒露薦於朝得旨
赴都堂審察去之日若士若民若吏若兵合數千人遮
道流涕奔告諸臺借留公陞對首論恢復大計謂天下
之大勢有二天下之大誤亦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
立國相持之勢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立國相持之勢宜

緩圖方逆亮就戮中原之勢幾至紛紛諸將乃不能渡
淮而發一矢及連葛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張浚虞允
文乃欲長驅以定中國進退緩急皆兩失之此功業所
以未建今之議者不察持苟安之說者欲保守江左為
欲速之計者便謂中厚可平臣未嘗不痛惜於斯也臣
願陛下治兵積粟涵勇韜力俟彼之勢寢以陵夷則以
舟師出其東蜀兵出其西且戰且守稍稍前進東自齊
以圖晉西自隴以圖秦為祖逖譙梁戰守之謀而無桓

溫劉裕深入遠鬪之患迨其壞亂糾合諸侯之兵以天
聲震之一戎衣而天下定矣若彼之勢未至於是雖一
兵一騎不可輕動聞者始知公規畧宏遠區畫精密平
日慷慨自許非孟浪叫呼者也使公獲展其志應敵著
數各隨局面如環無端功業可量也哉及論自杞蠻二
廣官吏與治賊之方皆切中事機孝宗皇帝嘉獎欲除
公御史適邕又闕守上以馬政為憂復以邕筦屬公時
奉議公已八十公曰吾奉親以往乎親且老離井里以

戚吾親非孝也上方以孝治天下其念我乎力請上為
惻然予祠已而思之擢知泰州復以親老請祠公孝友
出於天性常視奉議公嘖笑以為欣戚所居之前有洲
廣數畝舊種竹蒼翠可愛奉議公樂之於是結廬其上
環以秋冬不凋之木日奉觴酒怡愉其中又以餘閒與
從遊之朋窮經論史攷德訂業四方之士聞之負笈而
至歲數百人居不足以容或相率結茅其傍因號為竹
洲先生公分齋肄業如安定胡學之法以教之士由以

成材者有方公恬首春官汪公義端有臚傳其他簪佩
滿州縣言有章行有操官有業問有學未有不有竹洲
之門者公之沒也奉議公已九十呼其子泣然流涕曰
子之事親也生有養死有送今吾先而祖以死有餘恨
矣汝其毋忘乃父之志以事而祖又曰汝其知所以立
身立家乎忠孝者百行之本也恭儉者百行之端也其
了然於死生之故有釋老所不能及者曾祖師政妣程
氏祖俊妣汪氏繼妣魏氏父舜選奉議郎賜緋魚袋妣

金氏封安人聚金氏封宜人後公六年卒以紹興元年
四月日合葬於績溪縣高車原男四人載宣教郎簽書
高郵軍判官廳公事圻墜垌女一人適奉議郎知袁州
萬載縣事王饌孫十一人鎬鉉錫鎮鐸鑑銓鐸鏞銘錡
曰鑑出繼國錄公之長子垌之後曰銓出繼國錄公次
子塾之後孫女二人長適承議郎知江洲瑞昌縣事韓
桢卿次幼未行曾孫資深習進士業卓與公同里閨先
伯父文簡尚書與公同肄業而公之季子垌又從予遊

故知公之出處頗詳嘗論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身
不得居卿相之位公之氣足以并吞仇敵而身不得任
鐵鉞之寄公之節足以揮斥姦慝而不得網維國之風
憲公之文足以摩光雲漢而不得黼黻國之綸綵公之
命固有所制矣然孝盡於親道信於友名尊於身識與
不識皆知公為一世偉人公之所以不朽孰得而制哉
公嘗作尊己堂記謂天爵義榮己所有也可常尊也人
爵勢榮得失在命不可常也士大夫喪其可常之尊乃

藉夫不可常尊者以華其身得則喜失則悲甚而苟得
至於忘恥是何異乙墻間之祭醉飽而歸其妻妾方羞
且泣而施施焉未之知也晦菴朱公見而喜曰往者張
荊州呂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見其記文又可見其
所存然則雲霧晦冥日月之光景常新公之存固有用
舍得喪不得易者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或謂其峻潔類
賈長沙雄麗類蘇內翰風騷類柳柳州世必有能辨之
者不待予之言也公歿既有年其孫鉉入都門涕泣謂

予曰先祖言行久未編次將遂湮墜敢稽首以請予辭不敢鉉之請愈力因聚書其大節以備太史氏採錄云謹狀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日通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三百戶程卓狀

竹洲先生傳

公諱倣字益恭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明州鄞縣尉三十二年恩陞脩職郎隆興元年獲強盜改承事郎

乾道二年差知饒州安仁學四年轉宣教郎淳熙元年
轉奉議郎通判邕州五年轉承議郎被召上殿除知州
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
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親老乞祠主管台州崇
道觀六年轉朝奉郎十年致其仕以淳熙十年二月二
十七日卒年五十九公天資雄渾學該體用高遠而不
為迂切近而不為陋上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制度因
革燦然若指諸掌出入諸子百家天官釋說靡不洞究

發為文辭每一引筆若飄飄驟雨不可止遏公英邁慷慨忠義激烈雖窮居厄處抱膝長吟以社稷安危為已任方隆興天子銳意北伐效奇獻策者無算公獨慨然曰是碌碌者釣取爵位耳使吾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必擒頡利以報天子蓋公平日之志也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不得居卿相之位公之氣足以并吞仇敵而不得任鈇鉞之寄公之節足以揮斥奸慝而不得綱維國之風憲公之文足以磨先雲漢而不得黼黻國之綸

綵公之命固有所制然孝盡於親道信於友名尊於身
孰得而制哉觀文殿大學士廣陵郡公葛卿撰
竹洲先生像讚
儒林儀表國家棟梁風雲翰墨錦繡文章駕長虹於寥
廓聽鳴鳳於高崗

陳狀元亮贈吳益恭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
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有

兒拊一世之心然而月從儕輩較一日長短儕輩往往
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曉不得交質
明裹飯叢入坐定心搖搖時未寧吏持題寘廊間羣起
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問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
抒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即歌呼如
平時更數日挂名舉眼皆驚曰果吳某也為首選者他
日又曰復吳某也儕輩率服之然嫉之者至以為可殺
而皆不計顧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江臨海海盜出沒

鬼神不可蹤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
君微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
謂神咸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
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
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湏片紙立辦民熙熙田
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大
旱飢民百十為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為盜勢駸駸
且犯境州以為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挈家就

避君奮然曰吾為令願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
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橫槊於其間
聲勢甚張無賴有襲旁境所為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
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自効不報不便者從而
媒孽之却使者一一攜撫出條目以詰君慨念曰吾所
為固自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計此今鼎
鑊實甘吏從旁為答之持法者猶欲掇拾不合以罪焉
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今不可行矣跳梁小醜孩

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之也於
今且十年矣顧不能為一壯士道地邪人之有氣力者
亦可嘆也已予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每為之捉手起
立於其別也舉杯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
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較哉實乾道七
禩中秋後八日也

陸伯壽書墨說後

紹興間太學號多文章士一時諸生最所推重者曰新

安二吳大吳造理深刻下筆如老師說禪字字有法不為才氣所豪奪其季乃以春秋是是非非之學行其凜然不可奪之志於場屋間伯氏所無有也今大吳已不壽季始得通守邕管僕泛浙江而西邂逅相遇於臨安平時既得其為人因不復相問答而熟窺其氣象於稠人中吳目有力覺其用意之微亦復泛然以杖屨臨之僕則未有所覺於斯也一日有客論墨之品第吳愬然無一言僕亦於吳未始一語長揖而去折簡致歆人鄭

彥圭二九僕始得之錯愕自失而嘆曰昔劉元德心圖
曹孟德而外示以不然孟德一有使君與操之言元德
為之手失七筋僕心敬此偉丈夫外不失禮貌而靜察
之不知已為吳所覺此與元德之心一好一惡固不同
而卒遽驚媿之情則一也譬如學奕之子從橫布置私
自踴躍奕秋起而應之決其所未發之機豈不狼狽離
局銷其夙昔之心邪已而發所折簡蓋吳所著墨說大
畧喜彥圭以窮冬澗谷之泉治千載摧敗之松以成此

堅久不壞之墨猶有歲寒之遺意焉有旨哉此詩人托
物之興也吾曹數奇易取摧敗何當養其所不可摧取
者於煨燼埴埴之餘以為世用哉吳公剛大以直方為
此墨說法吾儕小人其敢不勉因書此於墨說之後邗
溝陸唐老伯壽作

南軒先生贈別

予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剛予
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

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不厭
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
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
死不變強哉矯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
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恤焉自反
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新安吳益恭來為邕州通判其人剛決而有虞臨事
不避難忠義自許疾惡如讐予始一見奇之兩年間

察之熟矣而益加敬焉秩滿親老不可復留於其行
會予有期服不得為之賦詩以致贈言之意而中有
不能自己者敬書魯論及中庸孟子書中三義以諗
之特欲知其所謂剛所謂強所謂勇者蓋如此益恭
深思其義而體之於身于以操偏而進德嗟乎其又
可量也哉淳熙四年八月甲午廣漢張栻書於桂林
郡齋

陳狀元亮與吳邕州益恭書

克一別不謂便是許久中間伯恭送到婺所留之文不
得一見為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行記得
燈下寫時縷縷今亦莫知所說何事也正月間到臨安
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己出廣久矣甚念一見深以不可
得為慮臨行纔得與天民促膝共語一夕復得君舉書
亦知兄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如此
回思向來大醉井亭橋上無一時放手固是人間樂事
也比聞有台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面天顏自

不應復有留藏然有君如此亦不必量然後入也私以
為必有非常遇合日日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寒暄
首問此事乃知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
然竟不免為邕筦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方侍光
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之親重入瘴癘之鄉乎若明以
為告宜無有不納乃欲待闕到而後乞祠殆不可曉天
子一見遂遇合繼此當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為之
時無不可乘之勢顧吾儕之命感然不是當耳樂武子

所謂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聞見待邕
州即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來年當機不發乃更求哀
他人恐他人不無遺恨耳伯泰君舉於兄極相知但其
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數數歎語否三四年來伯
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歟夫元晦已當在下風矣
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葉正則
俊明穎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
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天民極惓惓

此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五十七年誠難為
敵獨未知於伯泰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
其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時得晤語也本
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不能自
容只如西事之興滕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便為文法所
繩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李誠之皆一
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兄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
勢也然亮以為齷齪拘攣之極其勢必須一番痛快而

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少舒其意小
小起伏願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弟者乎亦且磊砢
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縷也

陳狀元亮與東萊先生書

違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相
台候萬福廷試揭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閤差
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
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對後

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
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為也辛幼安王
仲衡俱台還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
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
惡大慙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
之際可熟玩矣吳平之後其慮亦自不少况不必平乎

南軒先生與朱文公書

學中重刻責沈納一軸并十本去近思錄方議刻欲稍

故大字耳詹漕體仁孜孜講學每相見職事之外即商
推義理殊為孤寂之慰其趣向亦難得也本路州縣間
人才尋常不敢忽有思慮有才力者亦得數人有邕州
倅吳倣者雖是痛疏然忠義果斷疾惡如讐緩急可用
亦誤及之

朱文公與張南軒先生書

比來同志雖不為無人然更事既多殊覺此道之孤無
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奉教喻輒為心開目明耳尋常

獻謂佛氏有所謂大心衆生者今世絕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為足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子重語前書已及之誠之久不得書如彼才質誠久追琢之功恨相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君弼者舊十餘年前聞其為人悔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沈埋遠郡計其年當不下五六十矣吳儆者聞對語亦能不苟甚不易此等人才與溫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謂大心衆生者莫能總其所長而用之耳

朱文公與汪伯虞書

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

耳况如燾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因風欲
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縻歸卧田間呻吟之暇乃當
有以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
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

朱文公與尤尚書延之書

某衰病杜門苟安祠祿方切自幸上恩不棄忽復收用
已力懇辭諸公哀憐當為開陳使得請也承問之及感
愧良溫陳公必已到闕不知去任如何此事自繫天意

豈人力之所及哉江陵計今已赴久不得書不知為況
如何吳邕州求免遠使不知得出何策直以親老丐祠
恐無不得之理但恐別求任使則難必耳羅倅兄弟恐
未參識自江西來者多能道其賢也程侍郎禹貢文字
曾傳得否若有本便中幸借及每讀此篇常恨讀書不
多無以考見古今之同異計所述必甚精博所願見也

又

尚書程公垂問曲折尤感其意因見幸為政問惓惓區區

之意蓋不殊前也羅兄亦告致鄙懷皆未得拜書也蓋
恭得祠甚善材業如此何患不達須恬養以厚本根耳
禹貢論得之開豁甚多歎服無已但恨未見畫圖得為
求之便中寄示幸甚

鄂州小集

別集類三

南宋

附郢州遺文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

育德齋

湯之新文之純師聖王善吾身蒙果行盡振民學而仕
兩相因

養心齋

行有玉居有琴散堙鬱之積防非僻之侵今皆無此具

矣獨太經大法之可尋惟孝弟之真樂在涵養之日深
克德性之純和象祈招之惇惇毀譽不能動富貴不能
淫然後見士之常心

致遠齋

發軔詩書問津賢智遊翰墨場處居教地既窺聖域亦
上天衢英賢所志萬古同途

桐溪先生

卷之三

卷之三

晦庵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晦庵集序

愚聞之紫陽曰道在天下未嘗亡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故行於世者有明有晦至哉言乎是言道者莫難於絕且晦之時至絕而得續晦而得明其為言也甚易愚則以為不然當絕而初續晦而得明非有一人焉為之集其成使續者之不絕明者之不晦其棄絕與晦也無幾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至於孟子厥後不得其傳然

道雖無傳而道之行於世者未嘗絕也不獨江都見之
三策昌黎見之五品即諸子百家何一非道之所在使謂
道有竟則天地亦有竟乎無如繁則失於訓詁卑則流於
功利其窮年累月汗牛充棟之所作非畸則詭非迂則誕
蓋托於人者無其續則其行於世也不能明求其全體大
用無一字背謬於聖人者舍紫陽奚屬哉周子之無極得
紫陽而微言著明道之仁伊川之敬橫渠之禮堯夫之數
得紫陽而大旨出其大者既得力於學庸論及易詩禮諸

經其事業則見之於綱目至其切近而有用則見於小學
近思錄諸編既已家絃戶誦如日月在天江河在地而究其
畢生著作之所在則全書一編又不可不讀也當其處不
得為之地際萬不可有為之時而其所自陳所誠勉惟知
有堯舜其君三代其民憂勤惕厲死而後已千載而下讀
其書考其行事其心即子輿氏之心其所言即子輿氏不
得已之言也眉錫於甲子入楚過嶽麓於乙丑至武夷謁
紫陽書院院且廢白於大中丞公謀更新之夏五登鼓山

客烏石峯憑弔遺踪為石碣為扁額凡其遊屐之所述
曠世而相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因泛棹建陽訪求遺書
得其全帙歸而謀於平江息闕蔡子校雠以行於世眉錫
不敏切附數言於後先生一生大槩先儒若勉齋若北溪
若鶴山已詳述之余小子又何容贅一辭然道統絕續之
所關人心安危之所係陷溺既久廓清匪易怡淫目甚砥
柱為難今讀全書凡家國天下之事與夫飲食起居之節
無顯無微無精無粗無鉅無細無本無末靡不見諸躬行

研體認求合聖賢本旨之苦心而從以朱子為依文解義也至于信道之篤求道之勇踐履之醇涵養之密持守之嚴經綸之裕出處之正靡不造其極而幾于無間後之人非朱子而朱子不加益徒多其辭說以起紛爭之端皆未讀朱子平生之言以見朱子之為朱子焉耳朱子故有大全文集歲月浸久版磨滅其書不槩見于世竊嘆吾道一缺陷事適余友臧子喟亭具有同心相與竭蹶從事始丁卯秋迄己巳春告竣原集一百卷又續集十卷別集十一卷

其有續有別者蓋集既成復搜採得之故另附于後初無所分別於其間余竊慨是集不出朱子手定入不由入室弟子所編輯惟片言必存而統之以類又未常就類而編之以年致使後學莫尋其言之先後而為多岐所眩定為晚年者或未必盡出於晚年然多聞記誦大都是少壯精力有餘時功夫若晚年進境未有不去泛濫而歸緊要去安排而歸灑落者也即以吾輩讀書行已處驗之自知乃故反之而指為初年未定之論似亦失之矯

發之議論諄諄懇懇隨處感觸不驚於詭異不入於迂
濶推之則參贊之極功約之即愚夫婦之所可與知將見似
續之有人而道之得明於天下也或曰子刻全書知尊紫陽
矣尊紫陽則必闢象山闢象山又當斥姚江答曰孟子加
楊墨無父無君之罪以其非孔氏之門而創為異說以惑衆
其流弊足以壞人心若姚江非仲尼之徒乎即其抗劉瑾
定宸濠二大事而事功節義無愧於聖賢子知尊紫陽
已矣又何以斥姚江為也偶序全書而附之於此浙西後

學臧眉錫書於吳門旅次

晦庵集序

論人者必取其平生之言考之而其人見焉況乎接往
聖之宗傳垂後學之標準如考亭朱子者乎今儒者
童而習長而遵莫非朱子之言也習之遵之而聞道之
人蓋寡則又何也朱子之學有體有用合內合外溯流以
窮源即末以知本教固因人而施詣亦與年俱進朱子之
為朱子未可淺窺而得也以其博綜羣說反覆講究精

誣余鈍根盲識未窺朱子之藩籬况前人且未能攷據
編輯余何敢妄有更定故悉依原本即續別二集亦未
依類附入惟字畫魚魯之訛則正之苟屬疑似寧仍其
舊聊存吾兩人慎重不苟之意云爾天下後世精心以
求徐思而自得之以見朱子之為朱子不惑於紛爭之
論而相期為聞道之人斯集之有繫于吾道豈小補哉
平江後學蔡方炳謹識

文忠集卷八十七

得獄廟謝宰相啓

陳情甚切自通公臺管記之前加惠至深俾綴獄鎮祠
官之後寬僭煩之大戮循省侍之寸誠埏埴恩隆銘藏
志極竊以重莫重於三旌之位微莫微於九品之官既
霄壤之勢分宜鑪錘之理絕三上書而不報昔焉事有
至難一出言而遽從今也談何容易蓋上相曠至仁之
政故匹夫無不獲之私伏念某資本妄庸迹仍閨阨既

才力難充於晏御何姓名敢徹于膺門昨以賞延許親
簿領雖官期之浸邇顧親膝之滋遙中實徬徨勢惟怵
迫念終始受恩之厚誠無越于大人則恢宏播物之功
必不遺于小子用漉肺肝之懇自投鈇鉞之誅豈謂竿
牘甫聞甄陶已登俾釋鈎稽之繁劇容忝卜祝之優閒
家請官供坐竊代耕之祿冬溫夏清行趨學禮之庭一
被洪私兩諧素願此蓋伏遇某官道公母我德大有容
象極承天運四方於掌上垂紳正笏應萬變於胸中雖

彌縫輔贊之莫窺而汲引招賢之可考凡名片善已悉
使之逢辰曾是微生亦并令其遂性門墻在望頂踵知
歸某敢不靜言厚幸之來推本曲成之自寬仁傑太行
之顧將歸覲於嚴君反翰林蜀道之難願追蹤于前輩
其如報効何憚靡捐

賀吏部周侍郎綰啓

同前

詔褒壽雋位列禁塗周子先生已著作成之効天官小

宰正資鑒我之公上眷至隆人言無間恭惟某官鍾英
靈嶽藹譽儒林克釀舜醺粹矣淵源之學周情孔思煥
然黼黻之文早被選掄屢戡盤錯叱馭屢辭于西土埋
輪幾徧于中州歲適凝寒獨見堅剛之操時方更化宜
先耆舊之圖暫假道于賢闕果升華于法從矧是銓曹
之要實為政地之儲蓋為國求賢既已坐清于流品則
得時行道自能叅幹于鈞樞揆理必然指期可俟某昔
叨聯事今睹除書憶別浦之班荆未周歲月仰明庭之

持橐恍隔烟霄惟欣頌之交懷匪叙陳之能究

賀禮部侍郎曾幾啓

光膺書贊進貳儀曹陪紫橐之近班寵清時之宿望伏
惟某官氣全剛大學造深醇有令聞廣譽而施諸身識
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先朝涵養早叅麟臺槐市之聯上
聖選掄屢付龍節竹符之寄比圖壽雉再踐周行方總
羣儒明二星于東壁俄升宗伯亞八坐于文昌惟中興
議禮之秋且大報躬郊之歲假塗禁路姑蒐輯于上儀

論政法宮即咨詢于故老某傾風舊矣聞問欣然屬司
留鑰之嚴莫展高閣之慶其為頌詠罔罄敷陳

止齋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止齋集後序

長繁少游泮庠學作文字時有同志者語及古有止齋
之文可法求其本弗獲抑疑其言為未足徵遂置之去
秋轉官於溫過杭謁欽差侍御張公蒙以止齋之文見
示且語之曰是文今亦罕得抄於內翰可梓行於世以
傳長繁以先生之文素所願見而不可得者遂欣躍拜
領出至道次舟中披而閱之見先生之文平淡簡古有

行雲流水之勢冠冕玉珮之聲無陳腐無險怪又非所謂徒飾者真可法也而前同志者之言於是乎徵乃作而嘆曰自六經之後世之以文自鳴者多矣求其如先生之文者竟不多得惜乎得之不早也使非吾侍御張公喜於知文其宅心公溥則是文恐終不得見矣嗚呼今日得見先生之文長繁之幸也抑後學之幸也萬世斯文之幸也遂篋至溫謀諸僚友咸樂捐俸共市梓以盡其傳既訖工輒僭書於末以記其所自云若夫先生

其名氏暨出處履歷有行狀以識之詳王內翰先生已
序其端故不復贅正德改元春三月既望賜進士第同
知温州府事莆田後學侯山林長繁書

澹軒集卷一

宋 李吕 撰

次張文潛龍圖寄黃魯直太史韻

詩翁署門無客訪
妻孥不譏官漫浪
載醪問字人掃軌
舉案齊眉婦供餉
久甘造化相疾苦
白墮醪中獨無恙
從來文字煥星斗
落筆風雲隨軼蕩
不停聲鳴更少日
挑抉化工窮想像
故令糝糊強舌本
暮年洗心推意向
只今颺蕭素垂領
筆力尚幹千鈞壯
忍飢未悟詩能窮
得飽懸憂福無妄
憐翁判與身世遺
顧我強嬰兒女愴

詩翁事業故不貧與人胸中無盡藏

蠹齋鉛刀編卷十四

送崇長老

渺渺天童路今年草又秋
淨餅誰解趂鈍斧子牢收
作客如投子生涯只趙州
山田一盂飯此外更何求

卷之十四
金定已月全三
嘉齊鉛刀編

止堂集卷一

宋 彭龜年 撰

應雷雪之異詔陳時政得失奏議

案此疏從名臣奏議補入

臣伏讀詔書喜至於泣臣官為侍從義則世臣不能遇事而論思致勤詔旨之訪問退揣私分甘受重誅儻復略舉細微而言何以仰稱懇惻之意謹昧萬死條列以上唯陛下留神臣聞雷者陽精之發雪為陰氣之凝雷震於驚蟄之前陽已不固雪作於雷震之後陰又太彊唯陰縱而不收故陽微而受制驗之古昔具有證詳春

秋所書晉漢所志雖人事感召之類不一而陰氣過盛之證則同故自一家而言則男為陽而女為陰自一朝而言則君為陽而臣為陰自羣臣而言則君子為陽而小人為陰自天下而言則中國為陽而外國為陰陰或侵陽故為此變志壹動氣實在乎君然欲尋災異之源必致精微之察儻有人事少有不盡是於天理猶未為純宜殫聖心廣求其類故在內則陽教不可以不立在外則君道不可以不明言路不通則小人或得以蔽欺

折衝無人則強敵必至於侵侮何謂陽教不可以不立
夫姤卦以五陽之盛猶畏一柔之牽成湯無聲色之娛
尚有女謁之戒私情難制自古則然儻有隙之可投雖
一毫而可畏且如崇飲尤懼傷和若禁門啟閉之不時
有緩急憂虞之當慮冀因警戒少屈皇明何謂君道不
可以不明夫賞必有功罰必有罪操此二柄是為大君
若賞罰無所勸懲則善惡何由分別且如近日廷臣之
補外多因中旨而徑除若以為有罪而可懲何不明言

其過若以為有材而可任何不因事而除惟舉直錯枉之道不能昭明故乘間抵巇之徒竊以賣弄遂使人各解體士不盡心苟且偷安緩急難保君臣之情如此天人之際昭然可不明示過功公行黜陟庶免賞刑之過可召陰陽之和何謂言路不通則小人得以蔽欺竊謂臺諫之臣乃寄耳目之責儻無事之不達雖有姦而莫容陛下聽受直言超邁前古質之近日之事似有拒人之疑蕭鵬巴節鉞之除全臺論之而不聽周昭遙刺之命

給舍繳之而不回雖能申令出不反之威然殊非改過
不吝之道恐致姦宄遂輕朝廷私託橫行公議漸廢欲
令沴氣之消弭當務奸慝之掃除盡室私門大開正路
何謂折衝無人則勁敵必致於侵侮近聞警報之至敵
有他族之兵雖啟攻人之謀未免懼我乘其後或於境
上略示疑形可不審詳遽作煩擾有兵不練又復招兵
兵多不精重以蠹國臣聞御敵之法莫若擇帥為先苟
得其人付以統御之寄俾久其任自為攻守之謀一聽

所為無從中制課之歲月必有成功豈必今日泛然之
圖祇為諸將自潤之計如此等事殆非一條以次推求
敢擇大者以瀆陳庶幾萬一之有補臣尚有瞽見上禪
聖明嘗以今日之災考之五行之傳唯劉歆以為恒寒
之罰在洪範是為聰之不謀陛下既盡求言之誠乃得
應天之道然嘗聞景祐之五載止因雷震於春初亟出
明綸博求直諫首及聖躬之闕失盡令百辟以箴規今
雖故事之循尚有未盡之旨止憂庶政未及反躬僅逮

館臣不能盡下求之既已不廣用之豈可不誠蓋言不難求其難在聽言不難聽難於必行若不能行徒文無補陛下自逐遺補之後屢出言論之臣雖皆假以他辭授之美職人終以其忤上而去故大率皆以盡言為愆况茲明詔之頒旋有渝古之責事雖中輟聲已四馳伏願亟取封章之言擇其剴切之論重加開獎與之施行以開天下疑沮之心以答蒼穹仁愛之意反禍為福如響應聲臣識淺言狂命輕意切俯伏私室敬竢大刑

止堂集卷六

宋 彭龜年 撰

代襄陽帥張尚書論邊防事宜疏

臣聞金人近有韃靼諸國之兵河北又遭水旱狎至之
變度其事勢和好必堅惟聞河南流入並無歸着未免
聚為盜賊又云流人往往有歸附之語亦知朝廷已有
指揮令沿邊諸州謹守疆場至即約迴但恐此輩以救
死為心彼既無從得食忽爾衝突而來未必可以攔約
儻或攔約不住又難驅逐以兵敵人亦恥于百姓流移

當必反以本朝誘引人過界為解設或至此不特失中原之士心又將失兩國之和好事當早圖不可坐待寧謀之而不用勿事至而旋圖欲望聖慈宣諭大臣令密與侍從臺諫兩省官熟議所以處之之道庶幾不致緩急誤事

代襄陽帥張尚書論邊防事宜畫一疏

臣材疎智淺不堪任使惟是先臣服役兩朝頗有時望而臣獲侍陛下又玷從班一旦出守極邊未免耳目所

屬所以舉措不敢不謹謀慮不敢不周然時方無事過
為隄防大似張皇豈免疑議然臣與其畏避小嫌而貽
憂于國孰若歷叙情實而預為之圖儻獲妄言之誅臣
亦甘心于此謹條列下項一鄂州副都統某人雖有麤
才為人亮橫向者卒棄疾之事實自某人啓之某人向
為環衛官臣嘗與執政言此人不可在人主左右某人
後聞此語頗出怨言今日忽有此除某人必更疑忌邊
事未動內隙先開主將不和緩急孰恃朝廷若不許臣

辭免即乞改某人別一等管軍差遣若以某人在襄陽
已著績効即乞別差臣遠小繁難州郡一照得襄陽在
今日最為上流重地既有屯兵又有民兵朝廷方擇守
臣增重其勢而猥及于臣顧臣之才何足及此但先臣
嘗服戎兩朝頗有時望臣復叨冒獲在從班一旦出守
屯戎民兵必屬耳目豈可不使其知帥意儻平時情既
不接則緩急使之甚難臣照得乾道八年葉衡出守荆
南嘗陳乞犒軍一次及從來閱習武藝亦乞時加犒賞

以為激勸朝廷並從其請欲望聖慈檢照乾道八年許
葉衡犒軍指揮劄付臣一例施行庶幾憑藉朝廷威靈
可以少効微勞一臣竊見襄陽係是極邊去處田土開
墾絕少租賦所入不多客旅亦稀商販尤薄雖有酒庫
緣諸境司賣酒稅其利甚輕平時亦費支吾緩急何以集
事臣照得向來陳天麟司馬倬吳琚守襄陽日皆嘗陳
乞財賦並蒙朝廷給降臣愚欲望聖慈下禮部給降度
牒一百道付臣前去變轉支用如後來無事支用不盡

當盡數繳納朝廷不敢妄費一臣照得本府雖有官屬與臣多不相識並未諳其性行竊恐緩急之際無人商畧事宜臣照得臣兄拭守荆南日嘗乞辟置官屬特蒙朝廷矜從臣愚欲望聖慈許臣辟置文臣幹辦一員武臣幹辦一員及書寫機宜文字一員乞從廣東朱安國例許辟外姓庶幾可擇盡心力耐辛苦之人與之協力濟事以報萬分伏候勅旨右臣條具到前件事宜欲望聖慈特賜詳酌如臣言可採乞付三省樞密院施行如

不可行即乞檢會臣前後累奏別與一遠小繁難州郡
別擇廷臣任此委寄伏取進止

止堂集卷七

宋 彭龜年 撰

辭免知贛州劄子

臣昨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王炎竝與郡臣
已具辭免今月初八日再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
彭某差知贛州替衛涇王炎差知湖州替周夢祥竝待
闕供職者威命洊至如履淵冰自揣凡庸何以稱此臣

本無材學僅以慙直誤蒙簡知負累十年忽叨錄用若
臣稍可勝任再三控辭是為欺罔聖明冒黷君父下虧
素守上負大恩若臣不知疾病不顧危亡徒戀寵私有
懷不吐則臣為以利事君雖死莫贖甚失陛下平日知
遇之意臣所以冒大譴大呵而再伸其不得已之請者
蓋為此也伏念臣自今年五月咯血之疾再動及今三
月屢止屢作已用之藥再投不效藥嘗中病後效復違
此非藥之罪也乃臣福過而災生所以何榮而疾作此

去闕期未迫尚可訪醫然使臣儻無知止之心必召虧
盈之罰病將益甚生不可期唯有罄竭愚誠仰投君父
免此除命庶獲保全此身苟存報德有所終祈淵鑒俯
徇忱情意迫辭危罪當萬死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
營之至伏候勅旨

再辭免知贛州劄子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彭某王炎並與郡
臣于八月初五日具辭免狀申省乞賜敷奏未准回降

再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差知贛州臣又於八月初九日再具辭免劄子奏聞今月二十日伏准省劄以臣乞免與郡指揮八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仍蒙進奏院附到告命一軸者臣洊貢忱詞已瀆淵聽威命狎至不勝恐懼臣竊惟人之于天臣子之于君父其勢至相遼絕而疾痛必呼者亦以死亡之難忍或冀君父之興憐況臣顛愚素辱知察今茲蒙恩予郡去家密邇地望隆重俸入不薄使臣自擇亦不能如此便利

臣自宜俯偃稟承而乃敢申不移之愚方已成之命者
政以實病爾臣固知闕次尚遠未應力辭然臣自聞命
之後辭受之際莫知所安緣此心志靡寧其疾復作一
月之間血凡再動尸居餘氣難望生全苟俟闕到而後
辭必以避事而罹罰臣今閑居無事尚不任勞強使臨
民豈不誤國臣所以瀝肝以寫不盡之悃忘軀而犯不
測之威惟恃君父知遇之深或察臣子危迫之意曲垂
恩眷再予閒祠使臣不唯今日可以免避事之譏後日

亦可以逭誤國之罪糜身殞命不足酬恩干冒宸嚴臣
下情無任祈天竢命之至所有告命臣未敢祇受除已
繳申臨江軍寄收軍資庫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代許國公辭免賜第劄子

伏念臣年弱冠性尚顓蒙方朝夕侍慈親之旁而頂踵
受隆天之施已為踰分深切負慚忽拜洪恩賜之列第
顧勝衣之未久豈大厦之敢專輒控忱辭仰祈矜許

代許國公乞立班行馬於宗室承宣使之下劄

子

臣不避斧鉞之誅輒控愚誠仰干天聽臣今月十五日
伏准尚書省劄備奉聖旨令赴赴朝參起居立班行馬
在宗室正任承宣使上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
年猶稚弱粗任衣冠自此日侍清光豈不榮幸但臣竊
見今朝參宗室臣行最早欲望聖慈只令臣於宗室承
宣使之下立班行馬庶幾可以少安愚分冒犯宸嚴臣
下情不勝殞越竢命之至伏取進止

代某官乞蠲積欠以安縣令劄子

臣竊觀今日縣令之難非特士大夫知之朝廷亦必知之夫朝廷以新政官人必使為縣是知其不可為而強之也獨知縣得以二年為任是慮其不可為而優之也然不求其不可為之實而去之何哉殆未有以此告陛下者乎臣出入州縣粗知其故凡今日縣令之所以難者蓋以財穀之出入不相補爾豈特不相補直有銖兩之入而鈞石之出甚相懸者臣不暇縷數但深所怪者

一責其出而不予其入也夫天下之財賦縣當受之民
州當受之縣而今之民輸財者皆在州矣縣之合輸于
州者初無額可取也唯無額可取故逋欠積壓有至十
數萬緡者夫州既以得之民者輸于上矣而其責之縣
而未得者皆以為逋也縣令初至新政未修舊欠已迫
那移借充所不能免猾吏假託以為姦大姓媒孽以為
訟而令不能久其職矣甚者嚴號令事筆楚誣良民
以為逋假公事以罰錢而監司不容不取問送勘而令

不得安其官矣此非獨令之罪盖有以使之然也臣愚欲
望陛下將諸路屬縣欠監司若州乾道九年以前未解
錢盡數竝與蠲放庶幾縣令不為積欠所壓可以少行
其志如此則雖不強之而可使就雖不優之而可使安
庶亦能使之為陛下盡撫綏之職矣實天下幸甚

止堂集卷八

宋 彭龜年 撰

辭免除司農寺丞申省狀

正月初一日伏準尚書省劄除司農寺丞某祇聞成命

跼蹐不皇伏念某近三具狀申尚書省乞免再辟御史
臺主簿仍乞在外差遣方懼得罪乃蒙遷擢不勝皇恐
緣某前狀所申不特以林侍御出臺法合隨罷實以某
在臺之日裨贊無狀今林侍御既以論事外補某義當
同出若乞出得遷實所難處欲望鈞慈檢會某前後所
申特賜敷奏與某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秘書郎申省狀

照得某今月初四日伏準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

某除秘書郎某微賤之官祇拜恩命自合即日供職不當辭免緣某疎庸不學濫厠班行三年三遷蔑有補報近嘗控告朝廷乞一在外差遣繼蒙除丞農扈僅涉兩月復有此命晉遷之數本自異恩揆之初心委實難處欲望檢會某前來陳乞補外各狀特賜敷奏與某一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起居舍人申省狀

某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可除起

居舍人日下供職者某忽拜隆恩不勝悚懼伏念某學
疎才下無以踰人濫廁班行疊叨遷用分當引去屢請
未從方此懷慚驟膺拔擢竊惟記注之職士林高選顧
如今日在廷之彥與夫寰宇未用之材若采其學識則
某最凡計以資望則某尚淺雖蒙睿簡有此親除既匪
其人難以冒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時
髦庶穆師言少安愚分伏候指揮

止堂集卷十四

宋 彭龜年 撰

致王母祝聖語

祥開虹渚實生天下之君節出龜臺來祝聖人之壽沸
雲和之琴瑟擁絳闕之旌旗嵩嶽聲中仙車縹緲山河
影裏帝座熒煌恭惟太上皇帝陛下輔相天地而莫名
其功師友造化而不見其跡遊心於淡不瑛訪安期羨
門之徒與物為春直可居伏羲黃帝之上唯清淨所以
長久而泰定是為康寧萬國嚮風不間仙凡之路千秋

紀節願依日月之光
妄玷籍玉京修身少廣自參朝會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不殊禱祈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輒陳口號用罄愚忠

宮闕巖巖碧水涯
團樂拱揖萬仙家
朝攜玉篋收雲實
暮濯瓊甌飲月華
翠蓋風帆辭弱水
飈車雲輅徑流沙
年年來祝君王壽
不記蟠桃幾度花

天申節祝聖語

琴度薰風適啟生商之旦
詩歌湛露爰頒在鎬之恩
歡

動兩宮福流四海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參天地而獨立
與日月而並明整齊乾坤一似成湯之勇智昭回雲漢
無非帝堯之文章而乃脫屣萬乘之尊遊心羣物之表
鬼神饗德產金芝十二莖壽考維祺過大椿五百歲恭
惟皇帝陛下心傳精一功邁往初天祐下民作之君已
見之授受之日子有天下尊於父不違於溫清之間式
逢繞電之祥大錫需雲之宴麒麟至止芬菲複殿之香
鳳凰來儀鼓舞彤墀之樂花嬌迎笑日暖留陰懽譁騰

山嶽之呼懇切効岡陵之禱臣等世蒙聖澤職在伶官
願祝君王輒陳口號

佳氣葱葱仰太空山河影裏混元宮巍巍太上如天大
日日官家問聖躬不老丹砂元自得無為事業有新功
阿誰得似金卮好長在唐虞揖遜中

象山外集卷四

宋 陸九淵 撰

象山先生謚議 附

孔焯撰

議曰學道以聖賢為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間域矣傳記所載不曰安而行安則久恭而安皆取諸

此也自軻既沒遠今千有五十餘年學者徇口耳之末昧天性之真凡軻之所以語來世者卒付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己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公生而穎悟器識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唱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
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嚮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
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逮其久也此心
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
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得盛行不
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
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已用
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

矩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說夾邁聽之者如指迷途如出荊棘質之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由其推是學以為文則辭達而不事雕鐫理勝而無庸繚繞無意於文而文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民如赤子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

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
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
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言立明道俾獲盡宣
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謚法敏
而好古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稟純明學無凝滯
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古乎抗志宏毅師道
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謚曰文安
於義為稱謹議

覆議

附

丁端祖撰

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
六經厄於秦而士以權謀

闕

尚申韓晉尚莊老

唐惟辭章是誇先王之道陵遲

闕

我本朝伊洛

諸公未出之時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
皇極詩之二南禮記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
皆未有能發明其指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之
學為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下
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
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之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
子奉常既已命謚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牖角時聞誦
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
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
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它特立
之見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學

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天性惜乎不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荆門小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迂濶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臨政處事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躁當乎人情而一循乎至理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真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為

過博士議是謹識

象山先生行狀

附

楊簡撰

先生姓陸諱九淵字子靜其先媯姓至齊闕王少子元
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為氏曾孫諱烈為吳
令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自吳公四十世為唐宰相文
公諱希聲是為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
遷五代末避地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演並
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諱賀生有異稟

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母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靴至三接手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厨常自灑埽林下宴坐終日立於門過者注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

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
廼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簡外視
雖若閑暇而實勤於攷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
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于後至今學者尊
敬講習之不替先生獨謂簡曰非角時聞人誦伊川語
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
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
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

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
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
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
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
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
登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
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歎陳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

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
一時俊傑咸從之游先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
不得寐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
言興起者甚衆還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
盛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
興容體自莊雍雍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真三
代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
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

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即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為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嗚呼

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大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孳孳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勅令所刪定官

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辨太信服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上屢俞所奏修寬恤詔今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昔時面對粗陳大議明主不以為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

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遷將作監丞後省疏
馭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自出學者輻輳愈盛雖
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憫時俗之通病
啓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至城邑環坐
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為設講坐於學
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比貴溪
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高五
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

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
人號象山先生十六年祠祿滿今上登極除知荆門軍
是年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
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
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
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
皆得展其所懷辨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候其是非
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曰

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喻以理義
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
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豪強先生皆得之
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遣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
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
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
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
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辨求

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
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嘗夜與僚屬坐吏白
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
子為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
知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
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
訊之伏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
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

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為患先生首申嚴之奸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遽集捕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田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

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陂池
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
制勝微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唯四山環合易於備
禦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
欲修築子城憚於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
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
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
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

荷葉渠護險墻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
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為耻吏惟好
衣閒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
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
事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
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
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
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摧杜奸弊而門吏取

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
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為
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
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
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
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
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
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

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廩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為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歛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朋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

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為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
徒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
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
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官
兵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
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
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
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禱莫

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
隨至荆門亦早先生每有所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治
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
愛問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
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為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
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遣人書有曰
荆門之政予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
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女兄盡然又嘗謂

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洒掃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乃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却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而卒郡屬棺歛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以叙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

某講學之地為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
生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
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鄉之
永興寺山距妣饒氏孺人墓為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
簡安得而知之惟簡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
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簡發本心
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清明
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簡雖凡下

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畧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謹狀

慈湖遺書

別集類三

南宋

慈湖遺書序

侍御史秦君祇命按大江之西不釐庶政罔不協於一
馴致融浹則深惜夫俗學惟馳騫口耳俾聖道不明於
人心畏難苟安恥論懼蹈支離為功辟若汎江河望茫
淼罔知源委若啖蔗脆服綺縠罔克問粟帛雖行以習
莫著莫察乃出舊所藏慈湖先生遺書若干篇手自勘
讐得十有八卷復節縮稍食以饒諸梓將眎夫世之學

者比訖功遺予一編讀且繹既終卷則識夫所謂天命之正與公人心之靈與廣理欲義利毫釐千里之異為學存省體克先後緩急之序古今禮樂制度之變之詳天地日月鬼神歷數高遠運行之與之幽人倫庶物之巨之細之要規模條貫濶大森整而詩文若賦諸什皆溫潤爾雅不規時好作俗下語沛乎若有契遂不辭贅言簡端於乎士君子為學以自命於聖賢必托諸言以昭示無極然立言亦未易也精思力踐恍若有悟措諸

詞說氣昌而意足以不背古訓道斯至矣有宋專門文章無慮數十家其言卒澤於道可以俟百世於不惑則惟濂洛關閩之學為然蓋其學以窮理尊道為本以明體適用為貴式是古訓以迪知忱恂靡有他適其或未得蚤夜孳孳不遑寧息真若卒歲者之於衣褐若農夫力穡以必求有秋又有若致遠負擔不弛於肩以求必造視古聖賢同賦均予弗敢多讓體認既真積習漸已久乃由中以出推於人人敦典厚俗凡上下內外罔不

章叙孚格比播諸言明粹洞徹指深慮遠與古訓若合符節於百世之上天下後世讀其書得以引伸觸類感發本然以不迷所適以不甘與草木鳥獸同罔罔於化育於乎君子之學至於是其效不亦遠且大哉邈厥所繇亦靡有他自吾心之正以求諸道優柔涵泳用俟自得焉耳慈湖先生之書其殆若是也與哉聞先生之書尚多茲特其什之四五耳然非侍御君篤信而好之亦并歸於散佚也已先生姓楊名簡字敬仲浙東慈谿人

宋乾道中進士終寶謨閣學士侍御名鉞字懋功正德
甲戌進士蓋與先生同邑云皇明嘉靖四年歲在乙酉
十月庚子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奉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武陵陳洪謨宗禹謹序

慈湖遺書卷十九

續集

宋楊公伯明封志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強人之必明
孔子大聖其所啓明惟顏子三月不違餘則月至日至

當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不能強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學而能之良能寥寥千載無所考見我宋邵康節程明道至矣而偏象山陸夫子生而清明某先大夫顛沛而拱如初伯兄諱籌字伯明晚而頓覺不勉不思云為變化易筭之言曰昔猶今今猶昔有能覺斯隨意而適於乎斯豈庸衆所能知時嘉定三年二月

庚申壽七十有八月中申塋於慈谿縣之石臺鄉句容村孝順里王舉先大夫墓左娶李氏塋同域子恬惟悌
悌愉孟女歸顏衮仲歸舒鉞季歸李竦孫圭至學仲弟
朝請郎新差權發遣温州兼管內勸農事某興哀起敬
以書

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先已覺惟向有
微礙某刻其碍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始終無作止日

用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後遣家子撫奉書至并
其妣徐氏家傳紀其孝敬燭疑事如見族人事有難決
就問一言而定閨閭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杵米給隣
里有生子貧不能舉者急諭止之給以酒米其抹活餓
死不可殫紀棺槨野殍捐地數畝為蒿里其夫號筠坡
翁字晦仲吳越文穆王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合子是起
敬請誌銘其墓某與子是道心洞照無一毫間阻某亦
嘗為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於乎有吳延陵季子

之墓異乎後世繁辭某已戒子孫我死後母為誌銘子是欲其考妣之善譽垂於不朽子是之子樞字誠甫亦近於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於乎子孫皆覺又皆兢業仁守足以垂名於後載之家傳亦垂不朽奚假誌銘誠甫其以此紙告於父

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

自古罕知孝之即道矣止不知孝之即道亦不知日用庸常之即道聖人患斯道之不明曰夫孝天之經地之

義可謂昭白而學者習讀夫天經地義之言猶罕達天
經地義之旨就闕近似終非本真孩提無不知愛其親
斯愛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斯愛無體貌不可推其所始
又不可窮其所終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不自信惜
哉慈谿之金川鷄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翰少志於學
孝行著于鄉母疾病且革文舉封體取肝為粥以進母
越夕如醉而醒迺底於寧隣里以其實上於縣縣上於
州時郡侯嗣秀王聞而異之國大夫人亦願見命縣勸

駕嗣王溫顏褒稱將聞於朝文舉曰本心救他無覬嗣
王嘉其誠不奪其志致饋帖敘其事吁人情驚異為甚
難也以此為難則夫人皆知愛其親之心為異乎道無
難易人自難易心無難易動乎意者自難易使文舉以
為難則不為矣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因物有遷生意
起異始析難易而道心始不明孝德始衰當知日奉甘
旨扶持先後出告反面昏定晨省無非大道毋以為庸
常而忽之自不知自不信文舉居親喪里人稱哀厚于

昆弟睦于親族周急矜亡先義後利嘉泰壬戌六月庚寅以微疾終壽六十有六開禧三年三月壬寅葬于五磊之明山銘曰道心大同孝弟無所不通伐一木不以其時非孝戰陳無勇非孝不難不易天經地義

宋故孺人蔣氏墓誌銘

先聖有訓曰吾行在孝經孝其至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此某所以盡心焉矧某外氏乎矧外氏而有致政承務臧楷之妻如蔣氏之淑德者乎蔣氏名處定字常

一妣氏之姪婦也曾祖俊明贈金紫光祿大夫祖璿左
朝議大夫知江陰軍父怡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母
陸氏封孺人某老矣思妣氏之不復見見妣氏之家賢
婦則如妣氏存焉某既誌舅氏墓茲又誌舅氏之孫婦
墓於予傷今思昔尚忍言之蔣氏在母家志趣高潔來
歸外氏敬事舅姑默符禮經淑質凝重悉能先見閨門
之內進退有度安心澹然不以處約為恥子女衆多人
不堪其憂其心若固有之宗族敬之家用平和上下無

怨克相夫子義訓諸子悉有成績嘗曰心自坦夷吾何
慊乎哉疾甚命子曰吾其已乎勉其力學清明不亂如
此生於紹興丁丑卒於寶慶乙酉塋於鄞之桃源封孺
人子四曰夢祥曰元凱俱入學請舉升舍曰元哲曰元
圭登癸未科修職郎新婺州司戶叅軍女三適里世魯
文郁李正君姚鑰孫震亨吳亨夢祥領諸請銘某以外
氏之義不敢辭乃引筆而銘之曰人心即道一貫不二
外氏賢婦慈湖敬誌

盤洲文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拾遺

戶部乞免發見錢劄子

某近准省符令將本州諸色錢並行裝發見錢不得買銀已具因依申稟切念本州在崇山峻嶺之間婺源到州二百里有五嶺之限難於登天黟縣績溪皆是陸路祈門水路乃通饒州自有郡以來不可漕運所以秋苗却折納絹帛發往諸處逐縣苗米各行據數催科雖本

州有小溪遇春夏水漲始可通行客人作排筏隔年伺
候梅雨方趁勢發下才晴便阻又灘勢險惡載物舟船
所不敢行切念本州買銀係本省則即不虧損省部用
度每貫却又有回收頭子錢今若必欲令本州發錢則
諸縣錢物無水可以行舟及雨退水落城下小溪亦通
舟不得必致稽留省限又有灘險不測之患雖使官吏
坐罪何益於事欲望矜察特賜憐免

又

某近以本州水路不可發錢具事目漚懇方慮妄發獲
譴過蒙誨諭裁減一半足見仁人之心即合依稟奉行
然事有利害不容拙口所賴鉅賢理財灼知其故方敢
再三瀆尊伏念本州六縣只是休寧有小水路到州城
遇春夏之交時雨連併方能通行木筏地高勢下轉眼
傾瀉常時淺涸可涉今本州官錢常有水之際又無緣
椿辦數足而外縣之錙銖登陟山險一一般運倍有所費
州縣例皆窘乏脚乘之費何所從出又無水可以趲水

同時遣一歲之內或得水而無錢或有錢而無水其不可一也小郡在山谷之間無積鏹之家富商大賈足跡不到貨泉之流通于廊肆者甚少民間皆是出會子往來允使今若一旦拘刷見錢發納不半年一歲即見錢竭無流布善後其不可二也水道灘險阻皆是亂石與賴梗相類舟破錢沒雖坐罪官吏禁錮管押人何從追理其不可三也自有郡以來因水不通流故苗米無上供之綱一切折絹而以錢作銀行之已久故本州發納

浪語集卷九

嘲欲借予雜藁者

神文道本可
言形退也
收藏用即行
要得任牽驢
狗在無端何似
借書生

郎君到底亦何知
奪卷書生真數奇
惡語故應多艾氣
殘藤無用寫來詩

浪語集卷三十二

八陣圖贊

八陣圖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中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在高平者自酈道元已言傾褫難識在廣都者隆土為魁基在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十在魚復者因江鳥執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却月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廣都舊無聞焉惟見於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財舉其

半趙抃成都記稱耆老之說以為江石兵數魁應六十
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體乾坤門戶法象之所由
生也然其陣居平地束於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
道蘊魚復陣於江路而因水成形七八以為經九六以
為緯體方於八陣形圓於却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
却月可以識奇正之變故雖長江東注夏流湍駛轟雷
犇馬不足以擬其勢回山捲石不足以言其怒我我八
陣實瀨其衝子石拳如灘沙攸積而歷年千數未嘗回

撓隱若敵國屹然長城故桓溫以為常山之蛇杜甫偉
其江流而石不轉也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鉤連隊陣相
容觸處為首則廣都魚復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修
諸壁壘出則備其行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於正而已
李興不在孫吳之頌端有以焉先王寓兵於農而居之
以丘井折衝尊俎而舞之以行綴經國有途軌之制畫
野有鄉遂之法文事武備未始判為二途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爾在易先天之象天圓而

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而天文地理備焉先天之文愚於八陣見之矣八陣之作寧武侯私智自營之乎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龍鳥蛇虎之名則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常以立秋月斬牲祠白帝肄孫吳六十四陣則六十四卦之象也中興罷郡國都肄而陣勢浸亡非有王佐之才明於天人之奧則八陣之變化其誰能嗣興之愚以為八陣之施非徒教戰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虛言

也至於洞當中黃龍騰鳥飛折衝禽翼握機衡陣之法
本諸孫武方圓牝牡衡方杲且車輪鴈行之制唐人裴
緒之論非無所起六十四陣之變其出也亡窮知此八
名特八陣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十有六
奇正相準庸可盡名之乎觀古思今敬為之贊曰

堂堂八陣法地之維經緯從衡端如置碁左右有行後
先有列錯綜相成鉤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直道
如繩循如象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

奮陣形維八天七攸存回轅轉隊虛實斯分亦有握竒
列于陣後翕闔乾坤混融六九風雲天地體則陰陽虎
旂蛇旒龍旗鳥章竒正相生方圓遞出混沌紛紜杳冥
恍惚其闢無方其闔有儀幽若鬼神夫誰知之轅門之
設實司啟闕無鍵而闕視之孔易行而為陣居則為營
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途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
知適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阿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
所為衆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擒孟獲先王體國卽由本

兵千戚之容萬舞于庭四頭八尾文成井字旁睽斜窺
孰知其次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惟典常在
帝有熊其臣風后爰作握奇蚩尤是討六十四陣演自
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三代往矣漢墮都肄誰其興
之天啟明智惟此武侯器宏管樂龍隱隆中雲蒸左蜀
先王遺法尚克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墜蒼
蒼叵測心服奇才歎興勅敵廣都之墨雲守儲胥匪石
凌江邱陵屹如甘棠古木尚云勿敗此道之存其何能

壞率然之地無頭無尾易象先天於乎不已

石湖詩集卷十二

龍津橋

在燕山宣陽門外以玉石為之引西山水灌其下

燕石扶欄玉作堆柳塘南北抱城迴西山剩放龍津水
留待官軍飲馬來

劍南詩稿卷十三

舟中

木落霜清水鳥呼扁舟夜泊古城隅
吹殘畫角鐘初動
低盡寒空斗欲無
浪迹已同鷗境界
遠遊方羨雁程途
高檣健席從今始
遍歷三湘與五湖

劍南詩稿卷二十七

癸丑重九登山亭追懷在興元常以是日獵中梁
山下樂甚慨然賦詩予于是生六十有九年矣

生年六十九重陽轍遍秦吳歲月長南鄭從戎嗟尚壯
中梁縱獵最難忘離披雉拂雕鞍墮奔竄狐穿古冢藏
夢斷酒醒今萬里亦逢佳節重悲傷

劍南詩稿卷六十六

北窗雨中作

鬱蒸作不解風雨來有信豈惟窗戶清更喜草木潤簡
編旣陳前燈火亦可近跂予望聖賢傾河洗驕吝扶衰
幸未死吾道其少進安得平生歡懷抱為君盡

戲書觸目

狸奴閒占薰籠臥燕子橫穿翠徑飛我亦人間好事者
憑闌小立試單衣

四月二十八日作

四月欲盡五月初九十未及八十餘開口何曾談世事
收身且復愛吾廬

又

行徧人間病不禁鬚毛飽受雪霜侵茅簷一夜蕭蕭雨

洗盡平生幻妄心

劍南詩稿卷八十三

秋日遣懷

又

今年秋氣早風露應時令晨起換熟衣殘暑已退聽松
聲滿庭戶蕭然失衰病人衆何足言天固不可勝
跋

孝宗一日御華文閣問周益公曰今代詩人亦有如唐

太白者乎益公以放翁對由是人競呼為小太白篇什
富以萬計今古無雙或評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或評
如翠嶺明霞碧溪初月何足盡其勝槩耶近來坊刻寡
陋不成帙劉須溪本子亦十僅二三甲子秋得翁子虞
編輯劍南詩稿又吳錢兩先生嚴定者真名秘本
也亟梓行之以公同好其命名次第具載跋語云湖南
毛晉記

宋 張鉉 撰

敬和東宮春日泛湖韻二首

畫鷁風隨舞燕輕
鏡中天地著佳晴
湖山自古詩多少
妙處青宮為發明

壬寅立春

路轉脩林特地殊
九光霞氣幕仙廬
蒼瑤不刻飛天篆
盡是三清玉帝書

南澗甲乙稿卷十八

宋 韓元吉 撰

戒先酒文

處之公醕多敗賓至率取酒他所人以為病紹興十五年易庫於郡解之西南負山嚮明下臨大川地極爽塏其冬之閏遷焉好事卜日之吉以桃茢葦索取釀具而板之命巫祝以戒於先酒曰咨汝帝羸儀氏之英下逮唐杜誕著厥靈窺竊造化合和黍稷頒天之祿伊酒是職導養血氣五味之醇已疾扶老以壽我民凡禮之大

賓嘉吉凶非爾不成萬方攸同夏王胼胝弗克爾旨唯
商之高良弼是視周登太平有醉之既叔季厭德崇酒
於池亂性傷生上惑下迷嗟汝基胎允罪允功利將害
除為世所容今我是邦公厨百壺泉有並醴米有稌珠
汝胡曠瘼弗即乃事惟醯惟醢是類是比口則起羞罍
則受耻邯鄲之圍貽誚萬世吉日良辰爾居告新甕盎
潔清翹藥載成却除不祥屏蚋去蠅徃其協心悉效汝
能希於聖賢毋受惡名我侯在堂歌舞具設獻酬徜徉

一飲千日汝莫汝祭醉飽有餘唾罵弗興百神與俱變
毀為譽不亦美乎敢陳訓言請問何如巫對曰唯唯

易足堂上梁文

生長番陽因早孤而背井飄流胥浦適久住以成家乃
結茅茨以避寒暑轉菴居士世間長物海內窮民書劬
遠將老作諸侯之客簞瓢獨樂常多長者之車定居雖
愛於江山高卧每憂於風雨賴豐歲石田之入兼故人
草堂之資始辦數椽僅容雙膝焚香讀易知天命以何

疑延景揮觴稱吾心而易足修梁斯舉善頌攸同

兒郎偉拋梁東五十今成一老翁
騰種秫田留客飲醉鄉無日不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秋水年年滿稻畦
四老堂中揮翰手甘心壟畝把鋤犁

兒郎偉拋梁南鄉國羣峰碧玉簪
夜鶴曉猿休悵望江鷗沙鷺久相諳

兒郎偉拋梁北邊頭無事民休息
諸塵不染在家僧一

切隨緣安樂國

兒郎偉拋梁上青面老人譚實相大鵬斥鷃永逍遙明
月清風無盡藏

兒郎偉拋梁下親戚時來共情話感懷誰復助蒸嘗勞
力從今畢婚嫁伏願上梁之後四大輕安五窮辟易里
社同春秋之宴田園了伏臘之需有餘閒之人過門
問字無催科之吏妨我吟詩永佚餘生式貽後

嗣

雙蓮堂上梁文

草滿池塘喜謝公之得句花深林館稱韓老之投竿地
接仙都時容吏隱疏別蓁蕪之舊畫還水竹之幽湯齋
主人意廣才疎心勞政拙自愛桑榆之暖靡辭枳棘之
栖挂笏看山寄吟情於天外移牀對月橫逸興於座中
視執扑於兩筵方儔功於一堵清香畫戟雖無燕寢之
風流官柳野梅猶有草堂之氣味闢軒窓而面水浮枕
簞以生風式舉修梁用伸善頌

拋梁東山鎖溪流一箭通江路數行新柳綠海天千頃

斷霞紅

拋梁南千步虹橋跨碧潭玉匣雙龍人不見劍池寒水

夜光涵

拋梁西金碧琳宮寶篆題介福舊開元命殿觚稜鬬角

與天齊

拋梁北令尹堂中民訟息村歌且和竹枝詞社酒猶嫌

醅甕窄

拋梁上目盡青天連疊嶂長安家信日邊來千里白雲
長在望

拋梁下水竹光中詩酒社菱葉荷花取次生天香國
色俱無價伏望上梁之後冠攘永息水沴不興樽酒
追歡賓友來過於稷下詩書解說主公毋滯於周南
從犬吠之相聞任烏來之亦好長為盛事以燕後
昆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816

SS□=12315530

□□□□=2006.06

